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爱的圈套

〔西班牙〕安·马·德雷拉 著



AIDEQUANTAO

爱的圈套

〔西班牙〕安·马·德雷拉 著

赵淑奇 刘建敏 译 赵绍天 校

新平船
PDG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GEL MARIA DE ERA TRAMPA

AGUILAR—MADRID

1 9 6 4

责任编辑：李宇宏
封面设计：邢运幅

爱的圈套

Ai De Quantao

(西班牙) 安·马·德雷拉 著

赵淑奇 刘建敏 译 赵绍天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9²/₁₆·插页2

字数：180,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300

ISBN 7-207-00468-0/I·74 定价：2.9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一个家庭的婚姻悲剧，尖锐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私生活的荒淫糜烂，男女青年的堕落放荡以及性变态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严重危害。

秀外慧中、俏丽绝伦的埃伦娜与男友华金初恋时过从甚密，发生过性关系，但华金却逃避责任抛弃了她。她嫁给了对她的失身佯表同情和理解的另一男青年阿尔瓦罗，不料对方却是个同性恋者，娶她是别有所图。结婚后阿尔瓦罗终日狂赌滥嫖，通奸幽会，声色犬马，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样一个不堪救药的赌棍加淫棍，埃伦娜悔恨交加，毅然决然地开枪杀死了这个下流胚，然后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

作品故事情节紧张生动，扣人心弦，人物性格复杂而又鲜明，读后将带给您无尽的反思。

译 本 前 言

西班牙是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在文学史上曾经有过象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作家和象《堂·吉珂德》这样伟大的作品。但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班牙文学的发展由于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进入毫无生气、青黄不接的时期。经过10年的沉寂，从50年代开始，以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米格尔·德利维斯（1921～）为首的一批作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他们敢于直面社会和人生，大胆运用现实主义与欧洲现代派相结合的艺术技巧，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从而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喜爱，称赞他们是“敢于革新的文学新潮”。本书作者安赫尔·马利亚·德雷拉便是这新浪潮中的一员闯将。

德雷拉出生于1912年。1936年内战爆发时，他坚决站在人民阵线一边，参加了共和国保卫战，与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进行了拼死的决斗。人民阵线失败后，德雷拉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1947年大赦时获释。他出狱后的境遇极为困难，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几乎陷入绝境。从1955年开始，德雷拉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被遗忘的人们》、《恐怖的号角》、《婚礼》、《酷暑》、《无人继承的田产》、《最后的旗帜》等。前4部小说均已被搬上银

幕并多次获奖。

进步的思想和坎坷的经历使得德雷拉十分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疾苦，因此他的作品总是无情地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与黑暗，总是热情讴歌劳动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这里介绍的《爱的圈套》就是一个明证。作者通过女主人公埃伦娜的爱情悲剧，刻画了一个伪善、奸诈的花花公子阿尔瓦罗。此公出身资产阶级贵族家庭，依仗金钱势力，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狂赌滥嫖，通奸幽会，酷爱男风，声色犬马，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样一个浪荡逍遥的赌棍加淫棍，在家庭生活中却总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俨然以正人君子自居，不时地挖苦、嘲弄甚至攻击埃伦娜与另一青年华金的初恋生活。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活画出西班牙资产阶级贵族的伪善面孔，尖锐地揭露出他们腐朽的阶级本质。女主人公埃伦娜则是一个具有多种复杂性格的典型。她美丽、善良，渴望得到纯真的爱情，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先是被初恋的情人抛弃，继而嫁给一个十足的坏蛋。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她依然试图用爱心来换取丈夫的爱心；她顽强地要拯救丈夫和家庭，她忍耐，她等待，她真正做到了“打掉牙齿也要吞咽下去”的地步。但是无情的事实迫使她从爱转向恨，她终于发现丈夫是个不堪救药的下流胚，痛定思痛之余，她变得坚强起来，开始仇恨这个毁灭了她青春、爱情、家庭的“魔鬼”，最后毅然决然地开枪杀死了阿尔瓦罗，然后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埃伦娜的遭遇表明，美好和善良的追求之所以化成仇恨与凶杀，完全是社会制度支持为富不仁者所造成的矛盾转化。她别无选择，只有

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才能达到复仇的目的。但是，阿尔瓦罗虽然被除掉了，产生这类痼疾的病灶并未根除，这才是掩卷之后令人深思的根本问题。

作者在描写阿尔瓦罗这种人的寄生生活的同时，还以热情的笔墨抒发了对劳动人民之爱，他盛赞工人豪爽、正直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不回避他们身上的缺点和局限性。作者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颇为广大中下层读者所称道。

《爱的圈套》使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它突出的特点是：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复杂而又鲜明。埃伦娜与华金的初恋，后者的背信弃义，阿尔瓦罗的无耻行径及其暴露，埃伦娜的犹豫、徬徨以及随后而来的果敢行动，都是写得十分紧凑而又注意到节奏的舒缓的。对于人物性格的处理，作者不搞单一化和脸谱化。阿尔瓦罗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但是他的种种恶行却是戴着“温文尔雅”的“高贵”面罩去干的，道貌岸然与心如蛇蝎浑然成一体，使得这个人物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爱的圈套》问世于1963年，25年来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在欧洲其它国家也受到好评。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有该书的英、法、俄、德、意等多种文字的译本问世。这种传播的广度，大概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该书的成功吧。现在中译本又问世了，笔者相信，本书所展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图画和书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会对我国读者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这也是我们西

班牙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企盼。

赵德明

1987年12月于北大燕东园

此图是作者为《西班牙文学研究》一书所绘，一直保存至今。

双人床上的床罩已经掀去，床头那盏罩着紫罗兰色玻璃罩的灯在枕头上映出一片紫光。宽敞的卧室里其它地方光线却十分昏暗，室内陈设的新式家具线条简单，光洁平滑。床对面壁橱上的大镜子闪闪发亮。

崭新的家具和洁净的织物上飘浮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室内静悄悄的，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有人正向这里走来。

卧室正对着一条直通屋门的又短又窄的通道。来人没进卧室，却首先打开房间左侧的浴室。一盏亮灯把小小的浴室照得通明。进来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她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凝视着，精心地最后一次整理着她的夜间装束。

她那光亮的微微拳曲的头发披在细嫩的脖颈上，赤裸的双肩上坠着一件睡衣，睡衣象亚麻薄绸纱一样透明，几乎遮不住她那热乎乎的身体。此时，她对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眼睛，神秘地微微一笑，又爱抚似地摸摸脸颊，咬咬丰满的嘴唇，揪揪耳朵，直揪得双耳发红。

她一边整理头发，一边欣慰地凝视着自己那稍稍晒黑的

半月形袒胸。此刻，从她一双栗色的眼睛里射出一种激情的光芒。漫长的等待就要结束了，她却又显出一种忧虑的神情。她转身准备离开，朝放在三脚凳上叠得好好的男睡衣扫了一眼。那是一件蓝色睡衣，她不由自主地顺手用指尖摸了摸。

她穿着丝绒拖鞋，露着涂有指甲油的脚趾，走出了浴室。那轻盈的脚步和带花边的薄纱睡衣使她呈现出一副飘渺的姿态。

来到卧室，她走到放电话机的小桌旁，拿起电话，话筒在她手中颤抖。台灯的光线映出她罩在纱衣里的赤裸的身体。这是一个妙龄女子的身体，富有弹性，微微抖动着。但是她外表却很冷静，仿佛是长在树上的一颗新鲜生硬的青果子。

“可以替我找一下埃斯皮诺萨先生吗？”

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时吃了一惊，一条腿跪在床沿上等待着。她颤抖着，下意识地咬着一个指甲，心不在焉地扫视一下周围。她平静下来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一只脚尖。短暂的几秒钟过去之后，听筒里响起沙哑的声音。

“你可以上来了，阿尔瓦罗。”她把这话说了两遍，停了一会儿补充道：“我给你半分钟。”

她挂上电话，显出一副踌躇的神情，然而眼睛却被对面大镜子的闪光吸引住了。这时，仿佛有一种欲望从她心底升起，很快遍及全身，她哆嗦了一下，双臂交叉，跑到那富有魔力的镜子前自我欣赏起来。她挥动了几次手臂，然后很快地原地转了一圈，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扫视一遍：遮着窗户

的长窗帘，铺好的床，叠好的衣服，幽暗的灯光……

一阵神经质的不安使她几乎失去了自制。她快步走出卧室，来到了外间门口，怀着期待的心情站在那儿，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着，静静地看着。她听到自己断断续续的喘气声和嘤嘤的心跳声。

不一会儿，听到远处电梯响，接着，她感觉到踩在地毯上的脚步正在走近，于是便飞快地退回去，躲进了卧室。她是那样激动，脚被饰带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她跳上床躺下，把被单一直盖到眼睛上。刚刚躺好，便听到外间的门响，接着又响起钥匙声。她下巴一使劲把嘴露出被单外，低声说：

“在浴室里给你准备好了衣服。”

她闭上眼睛，又把被单往上拉了拉，等待着。但是除了他进来时发出的响声外，没有回音。只听到浴室门砰地一下关上的声音，三脚凳倒在地上的响声和后来水龙头的流水声。

她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自己的呼吸声都使她生气。她不时地从被单上向壁橱的镜子望望，每望一次都要向床的另一边轻轻滑动一下。等待的时间对她绷紧的神经也许是太长了，她一冲动，坐起来关掉了旁边的灯。于是她的脸在枕头上难以辨认了，她的轮廓也模糊不清了。

一会儿，流水声停了，她低声叫道：

“阿尔瓦罗！”

她听到他在浴室的响动声，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又大声叫他，这时，门响了。一只有力的手打开了门。她闭上双眼，

使劲吸了口气。

粗重的喘息声使她睁开眼睛望去，一个高大、魁梧，光着上身的男人出现在她眼前。他倚在卧室的门框上半张着嘴，一副麻木、疲倦的表情。他透过披在前额散乱的头发不安地瞧着，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表示。他的沉默和刺人的目光使她感到吃惊、慌乱。她又一次亲热地叫着他的名字：

“阿尔瓦罗！”

此时，他挺直身子，紧张得直发抖，向前走了几步，又马上停住了，仿佛什么意外的东西阻止了他，也许是因为她用臂肘支起身子，竭力想笑又笑不出来，却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使得他呆立不动。

灯光完全照亮了他，他眨了眨眼，想继续向她走去，却不得不在黑暗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因为她已经把唯一亮着的灯关掉了。她听到他愁苦地叫了一声：

“埃伦娜！”

埃伦娜很快从淡淡的睡意中醒来，不过她仍闭着眼睛，畏缩在床边。而他占据了床的其余部分，双臂伸直放在枕头上，脸朝下睡着，还不时发出鼾声和舌头舔着发干的嘴唇的响声。

后来，埃伦娜决定睁开眼看看周围。从窗帘的窄缝里透进一线淡淡的亮光，亮光里飘动着金色的尘雾。然而对面的镜子却还是一片朦胧，门象一块长方形的黑块。那些扶手椅仍然影影绰绰的，只有屋子正中的玻璃灯罩上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她从床上坐起来，看到她的脸在镜子中仍是一片黑

影，而阿尔瓦罗仿佛是棵砍倒的树干。窗外远处低沉的喧闹声在渐渐增强。

她溜下床，光着脚走到阳台门口，起初小心翼翼地，接着便用力拉开门帘，光线涌进来，屋内亮堂堂的。同时，街上的喧闹声也传了进来，阿尔瓦罗却一动也没动。埃伦娜向外眺望，看到阳光下辽阔的大海在棕榈树林荫道的那一边闪烁着粼粼碧波。

她又回到阿尔瓦罗的身旁。他什么也没盖，宽大的身体，强健的肌肉，滚圆的侧身完全裸露在这个年轻女人的眼前。她凝视着他那赤裸的身体，真可以说是长久缓慢地用目光爱抚着他。她弯下腰，伸手要去抚摸他，但快要碰到他时却停住了，然后严肃地蓦地直起腰来，转过身去。

她拿起衣服搭在胳膊上，拎着鞋离开卧室，向浴室走去。浴室里的小镜子映出她的面容，不过不是昨晚那副欢快的样子了，而是苍白，阴郁，流露出一副怅惘的神情。她眼中闪烁的那种炽热的光芒消失了，夜晚的雾霭仍包围着她。

淋浴的冷水刺激了她的血液，唤醒了她身上最后一个沉睡的细胞。她的皮肤发红了，最后的一点儿困倦的阴影从她脸上冲掉了，她的双眼又开始闪烁着青春的光芒。

她急急忙忙穿好衣服，脚步很响地走出浴室，从卧室门口又看了看阿尔瓦罗，然而他仍在酣睡，丝毫没有感觉。她快快不快，厌烦地转过身去，高跟鞋噔噔地敲打着走廊的镶嵌地板，走了出去。

电梯上的年轻服务员在电梯下降时，一直偷偷打量她，但是直到打开电梯门她要离开时，才敢瞅她的眼睛，埃伦娜

却不安地眨了眨眼。她穿过铺着地毯的前厅，看到电话室，迟疑地停了一会儿，不过那些招待员的目光使她径直向餐厅走去。

餐厅里除了招待员没有别人，他们心不在焉地透过窗子的纱幔望着大街，无疑时间尚早。她选了最边上的桌子坐下。

“请给我拿早饭来。”她向走过来的那个头发锃亮的年轻招待员叫道。

他施了一礼问道：

“只要一份吗？”

埃伦娜低着头答道：

“是的，我丈夫过一会儿才下来。”

另外两个招待员转过身来望着她，埃伦娜不安起来，她整了整裙子上的皱痕，用手摸了摸前额和鬓角，转了转珍珠项链，看了看小手表。她不知道该做什么，猛地抬起头，向那几个男人投去了轻蔑、嗔怒的炯炯目光。他们惊慌地躲避开，一个招待员向窗外望去，另一个向厨房走去。

她慢慢地吃着，消遣地用指甲在又白又结实的台布上描画着阿拉伯式装饰图案，时而看看表，时而用指尖弹掉面包屑。她甚至默默地数数餐厅的桌子，又默默地数数椅子。她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食欲，只是想消磨时光而已。明媚、洁净的阳光静静地笼罩着一切，给人以舒适之感。明朗的色彩，柔和的气氛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她推开餐具，叹了一口气，细心地叠好餐巾，凝视了一会儿从玻璃窗射进的光束，接着又看了一眼表，便从桌旁站

起来。招待过她的侍者从远处冲她点了一下头，另一个略略侧过头微笑着看她离去。

埃伦娜不去看那些头发锃亮、面带微笑的招待员。她走进电话间，关上了门。

电话铃声使阿尔瓦罗翻了个身，铃声继续不断，阿尔瓦罗一只手在空中挥动着，似乎在驱赶什么讨厌的东西。然而电话铃象机枪一样刺耳地响个不停，受惊的阿尔瓦罗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坐起身来，拿起了听筒。他仍然昏昏沉沉、肌肉麻木，睡意朦胧的眼睛仍带有浓重的困意。

他听到埃伦娜的声音，把黑色电话机向面前移了移，先是吃惊地张大嘴，而后看看姑娘晚上躺过的，而现在却空了的地方。他微微抖动了一下。

“是你？你在哪儿？什么？”他喃喃地说。

对方说话的嗡嗡声在话筒里激昂起来，阿尔瓦罗这时清醒了一些说：

“我下去，马上就下去……”

他用闲着的那只手抚摸着胸脯，听她在电话里讲着：

“这些招待真没皮没脸，无礼地盯着我……”

阿尔瓦罗喑哑地笑着说道：

“啊！他们很殷勤，是为那些寻找阳光和奇事的外国女游客服务的……”

“你喜欢这些，可我在这旅馆一小时也忍耐不下去了。”

阿尔瓦罗又茫然地听了几秒钟，然后放下电话，用脚往床头蹬了蹬被单，在对面的镜子中照照，看到自己那蓬乱的头发，不由自主地用手拢了拢。他打了一个呵欠，又以肌肉

发达的人所特有的惬意伸了个懒腰，最后，双腿很快一转，站到了地板上。

他走过镜子时，站住端详起自己来。他瞧瞧牙齿和眼睛，用手背摸了摸下巴，又看看凸起的胸脯和胳膊上绷得紧紧的肌肉，最后又侧过身看了看。

然后他搔着头走向阳台，把门完全敞开，迎面进来的气流使他做了个深呼吸，一阵舒适的感觉沁透全身。他又开双腿，开始活动腰部，同时有节奏地低声数着：

“一，二；一，二；……”

2

前面弯曲的道路堵塞了，阿尔瓦罗不得不往回倒车，这时埃伦娜睁开眼睛看了看他。阿尔瓦罗有力的双手握着方向盘，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公路，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他们沿着海边行驶着，每当从耸立在水边的峭壁脚下绕过时，大海便看不到了。傍晚西沉的落日宛如一个大橘子。

一些外国人——尽管是一月份，男男女女却穿着夏季的短裤——正在一片柠檬树林里搭帐篷。一辆轿车鸣着喇叭超

过了他们向前开去。这时，阿尔瓦罗的目光仿佛是射出的火焰，他咬着牙，使劲地加大油门。埃伦娜颤栗着说：

“让他们超过去吧，我们又没有急事，再说，开这么快我害怕。”

阿尔瓦罗没说什么，不过按照埃伦娜的要求，汽车又恢复了原来的速度。

“我也喜欢在野营的帐篷里过一夜，”过了一会儿，埃伦娜说，“你呢？”

“说真的，在帐篷里过夜是很不舒服的。”他把脸向她凑了凑答道。

“我知道，不过我喜欢。”

“要是你在马德里时对我说了，我们就可能把帐篷带来了。”

“那时我没有想起来，下次我们再旅行时带上好吗？”

阿尔瓦罗皱起了眉头。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他不得不向右让了让，即使这样，这个大家伙经过时扇起的一股风还是向他们袭来。

“这些卡车司机简直不是人。”阿尔瓦罗生气地咕哝道。

“算了，算了，好在你的车开得很好。”

埃伦娜微笑着去看他的眼睛，可是阿尔瓦罗没有转向她，对她的话没有任何微小的赞同表示。

“你的车开得太妙了！”埃伦娜重复道，接着又说，“真看不出你还是一位地道的竞技者呢。”

阿尔瓦罗没吭声，于是埃伦娜闭上了眼睛，又是一阵长

时间的沉默。

（一个青年在一位老练的游泳者注视下穿过游泳池，用手向他的女伴撩水。那位端庄的金发姑娘用手捂住脸，尖声地喊叫着。）

“他是谁？”埃伦娜问。

“大概是那天莉莉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的那个小伙子，”她的朋友玛莉答道，“是个了不起的游泳家。”

埃伦娜微笑着同意道：

“我看是这样。”

她们坐在游泳池边，脚泡在水中踢水玩。这是七月里一个骄阳似火的宁静上午。急于想凉快的游泳者越来越多，一帮一帮穿着游泳衣裤的姑娘、小伙子从人群边经过。到处都是身上擦着油的女人，她们十分高兴地在火一样的阳光下晒着，还不时地变换着姿势。

“我想去年横渡佩尼拉腊湖，他准是获胜者。”玛莉接着说道。

“这一定是莉莉最新的目标，自从她成了寡妇以来就没有闲过。”埃伦娜说。

“是啊，是啊。”玛莉附和道。她撇了撇灵巧的小嘴又说：“看来寡妇更有魔力。”

“或者说跟寡妇交往冒险性小些。”

“是这样。”华金直起身子插嘴道。他在说话之前，一直脸朝太阳躺在埃伦娜身旁。

“你认识他吗？”埃伦娜问华金，没理会他的奸笑。

“不太认识。”他回答道：“我想他是桑坦德尔人，他父母在那里有一座饼干厂，要不就是类似这类的工厂。”

这时，那个游泳的人双臂托着莉莉向他们走来，时而把她的头浸入水中，莉莉笑着，叫他冒失鬼，大力士。

“他在马德里干什么？”埃伦娜又问。

华金耸耸肩膀说：

“我想他所做的就象我们中任何人一样，尽量生活得更开心些，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玛莉插嘴说：

“他是一个狂热的体育爱好者。”

“噢，对了，”华金补充说，“除了娱乐，他什么也不做，是一个神枪手，还练习角斗……是人们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啊！”

华金嘲讽地看看埃伦娜，而她却把目光转向那个游泳者。只见他双臂托着莉莉站在人群面前。

“我把你扔在哪儿？”他问道，把她举到空中，威胁着要把她扔到水中去。

莉莉头发上淌着水，两条长腿悬在空中，搂着他的脖子，对他喊道：

“畜生，比畜生还坏！”

大家都笑了。于是他把莉莉放到游泳池边上，玛莉的身旁，他自己却凝视着埃伦娜。池里的水并不深，游泳者上半身裸露在水面上，表现出男性的青春力量，阳光和水汽使他显得更加英俊，他那一双眼睛里闪烁着深邃的目光，挂着一丝傲慢的微笑。

“华金，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埃伦娜请求道，毫不掩饰她对游泳者那豪爽气度的敬佩。

华金无精打彩地向新来者打了一个招呼。

“你好！”然后他指着姑娘们说，“这是埃伦娜和玛莉。”

她俩分开一些，于是阿尔瓦罗一跳就坐到了她们中间。这使得莉莉紧蹙双眉，因为这样一来，她和她的游泳伙伴就分开了。

“华金刚才告诉我们说你是桑坦德尔人。”埃伦娜说。

阿尔瓦罗把手伸给了两位姑娘，她们握住了他的手，而他也紧紧地抓着她们的手，同时回答道：

“是的。我来给你们作一番自我介绍吧：单身，没有专门职业，没有参加过内战，对人们经常谈论的那些生活上的琐碎事情毫不感兴趣。”

“太好了，”玛莉兴奋地喊道，“你是郊游团挑选的好对象。”

阿尔瓦罗松开了姑娘们的手，说道：

“我真高兴。我必须告诉你们，跳舞和喝白兰地是我感到很开心的两件事。”

华金望着远处吹着口哨。

“好吧！不过你住在马德里吗？”埃伦娜问。

莉莉当然笑了。她低头看了看华金，又问：“你们还听到了我些什么？”但是华金没有理会他的暗示，继续吹着口哨。

“奇怪，”莉莉说，“我们在桑坦德尔怎么没见过面？除了去年

到加斯特罗度夏外，每年夏天我都到桑坦德尔去的。”埃伦娜说。

“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讨厌我的家乡，除了圣诞节很少留在那儿。”

这时埃伦娜转向莉莉问：

“你怎么认识他的？”

“几天前在公路上认识的。”莉莉回答道。

阿尔瓦罗笑起来。

“如果你们那时看到她……”他说，“她带着小舟躺在路边，我不得不帮她一把，差不多可以说我救了她。”

“言过其实。”寡妇抗议道。

“可是，我帮了你没有？”

“帮了，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并没有给你不好好对待我的权利。”

大家都笑了。只有华金没笑，他一直看着从他旁边走过的姑娘们的腿。

“我父母在新建的政府大楼附近有一层楼。但是他们几乎从不到马德里来，房子又不能长时间空着，我不得不住在那里。如果今天下午你们愿意去，我们可以在那里组织一下，玩个痛快。我有酒和饮料，还有好听的流行唱片和一个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什么也不懂的老女仆，怎么样？”

玛莉发疯似地拍巴掌，而华金却从牙缝里挤出一声：

“好啊！”

“今天下午我不能去！今天是本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我得陪我妈妈去耶稣教堂。”埃伦娜说道。

“那么，我们可以改在明天。”阿尔瓦罗建议道。

“你的建议对我来说更糟，”埃伦娜微笑着回答道，“明天我们要去桑坦德尔。”

“哎呀！真是太不凑巧了！”阿尔瓦罗喊道，“那么，由于我不去桑坦德尔……”

埃伦娜瞧着他的眼睛说：

“你那么讨厌你的故乡！”

“我也去桑坦德尔。”玛莉插话说。

“莉莉，你也去吗？”华金一只手放在埃伦娜双膝上，探出头看着那寡妇问。

“有什么办法！”莉莉答道。

阿尔瓦罗一直注视着埃伦娜说：

“那么，不管怎样，我也去。”

“好啊！”华金喊道。

游泳的人十分拥挤，池水象沸腾了一样，玛莉指着他们，撇了撇嘴说：

“这里没法游，还是赶快离开马德里吧，啊，小伙子们？”

“当然啦！”莉莉赞同道。

华金抓住埃伦娜一支胳膊问：

“咱们还下最后一次水吗？”

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便把她推下水去。接着他也跳下水。

埃伦娜被拖到游泳池中心，不好反抗。她扎进水中想潜游，但是其他许多游泳者勒住她的胳膊，腿使她没法潜游。当她把

头露出水面时，华金问她说：

“今天下午咱们见面吗？”

她抖掉头上的水，而他又固执地说：

“你别拿去耶稣教堂来搪塞我，你陪你妈到那儿后，你就溜了。”

这时阿尔瓦罗问埃伦娜的朋友们：

“她去耶稣教堂是真的吗？”

“怎么不是真的呢？”玛莉反问道。

阿尔瓦罗耸耸肩膀，撇了一下嘴，做了个轻蔑的表情说：

“好吧，你们俩可以去，我再叫几位朋友……”

莉莉点头同意，不过玛莉却打断说：

“不行啊！我也得去耶稣教堂。”

埃伦娜在对岸看着玛莉和莉莉怎样一人抓住阿尔瓦罗一支胳膊，而他又怎样推她们，三人翻落水中。她没看华金喃喃地说：

“是啊，今天下午要见面的，我们必须谈谈。”

现在他们飞速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风从车旁呼啸而过，只能看到远处高山上落日的一片晚霞。

“你睡着了？”阿尔瓦罗问。

“差不多要睡着了。”她挺起胸叹着气回答。

阿尔瓦罗把脸稍稍转向她说：

“这辆车里热得实在受不了，如果不影响你，我想把车窗稍微打开些。”

他说话时，前额上滚动着汗珠。

“风也会使你清醒清醒。”他微笑着补充道。

“随你的便。”她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答道。

阿尔瓦罗打开车窗玻璃，把光着的胳膊放在车窗上。风从袖口吹进来，把他那蓝色毛衬衫的胸部吹得鼓膨膨的。

“真痛快！”阿尔瓦罗高兴地喊道，鼻翼翕动着使劲吸着带有田野芳香的凉风。

埃伦娜打了个寒噤，觉得有点儿凉。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散乱在前额上，她不得不向后仰头，让阿尔瓦罗的身子为她挡风。

“马德里大概现在正冷呢……”她说，把手伸进袖口里抚摸着手臂。

“冷着哪。”他赞同道。

他的车转过一道弯便背向大海朝西驶去。已经西沉的太阳射出的耀眼红光不时地照着他们。阿尔瓦罗只好把帽檐拉低。

“我们回到马德里时，会见到你的父母吗？”

阿尔瓦罗耸耸肩膀。

“这是你父亲在我们婚礼那天向我保证过的。”埃伦娜说道。

“咳，你别太理会他的许诺了，我母亲是主事人，如果不逼她，她是不会到马德里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希望我们到桑坦德尔去住，要我们在她身边。”

埃伦娜微笑着说：

“对我来说……我不能说到那儿住一年，不过比如说住半年，我倒无所谓。”

阿尔瓦罗皱起眉头，身子更加伏向方向盘。

“别提这事了！”阿尔瓦罗猛然喊道，“别说半年，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也不行……”

埃伦娜从侧面看着他，对他断然拒绝有点吃惊。

“你这个人，我们在那儿不至于过得很糟。”

“也许你不会，不过我会过得很糟的。”

“我不懂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这是非常清楚的。”

阿尔瓦罗开始激动地讲起来，把直到此时一直隐瞒着妻子的那些激愤感情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他们想把我拴在工厂里，让我学习管理，这样过不了多久，我就必须担负起管理工厂的责任。”

“就为这件事吗？你说的是什么呢，阿尔瓦罗！”埃伦娜笑了起来。

“对，就为这件事。”阿尔瓦罗又肯定了一遍。接着不耐烦地说：“你不会认为我说的是蠢话吧？！”

“不过这很自然。”埃伦娜活泼地做着手势说，“你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那么有谁能比你更好地管理那个工厂呢？你管理工厂，你父亲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但是我不愿意干，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学那些经济学够了。”

一辆车行驶在公路中间，阿尔瓦罗只好把车来了个急转

弯避免和它相撞，同时发出的狂怒喇叭声打破了田野的寂静。埃伦娜被抛起，撞到阿尔瓦罗身上，她下意识地抓住他的衬衫。

“没什么。”他嚷道，满不在乎地把双手从方向盘上抬起，接着又握着方向盘把车转到原来的方向，变了一副腔调说：“你已经看到了吧，正当我们傻乎乎地争论我父母的计划时，我们的脑袋都差点撞破了。”

埃伦娜已经恢复常态，又坐到她的位子上，仍带着余悸说：

“这倒是真的，不过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出事。”

阿尔瓦罗噘起嘴反驳道：

“多亏我的反应快，这你不用怀疑。”

这时，埃伦娜坐正身子看着他，而阿尔瓦罗的侧脸正巧完全象硬币上的头像。

“不过，阿尔瓦罗……你不要说得太过分了。”

“我刚才说得一点儿也不过分。”他语调严肃地断言答道，“我只不过说得恰如其分罢了。”

埃伦娜感到诧异。

“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情，”她说，“可你……”

阿尔瓦罗阴沉着脸，打断她的话说：

“我认为应该趁年轻娱乐娱乐，享受享受生活的乐趣，别的什么也不要想。车祸、心脏病、癌症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可能中途夺去我们的生命。寿终正寝只是一派胡言。而且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会活到老年……即使我们活到老年，难道为了一个贫困的晚年值得牺牲终生吗？”

阿尔瓦罗的话仿佛是公路上的黑影在诅咒。这时公路两旁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后面仿佛有一堵黑墙在跟着车奔跑，车前面的灯光仿佛是一盘颤动的蜘蛛网，一碰即破。

“阿尔瓦罗，我们不能总去旅行，不能总是过一个节又一个节，日子还长着哪，干什么还来得及。”埃伦娜胆怯地提示道。

“正相反，日子不长了，干什么也来不及了。”他毫不容情地反对道，“你不要反来复去说这些了，一不留神就没命了。”

“可是……”

“你不要再反来复去地说了。”他打断她的话，又重说一遍，“死神随时就等着我们哪，能干什么？”

埃伦娜的脸象田野一样黑沉沉的，她反驳道：

“那上帝呢？”

阿尔瓦罗没有回答，她又补充了一句：

“人必须有所信仰。”

这时，阿尔瓦罗噤着嘴说：

“你不要对我说教。”

“听着，我不是对你说教。”

“你是，你是，你们所有的女人都是。当然，你们把一支蜡烛奉献给上帝，却把另一支奉献给魔鬼。”他笑了起来。

埃伦娜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好象突然一下子感到不舒服，而且很不舒服。

“幸好上帝不会注意你这些胡言乱语……因为你所说的

只不过是胡说八道。”

阿尔瓦罗对他妻子的惶惑和不快无动于衷，反而语调轻浮地说：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悲伤事情的时候，你不这样认为吗？生活是美好的，正因为如此，要尽可能抓紧去享受，没有必要去想别的。”说完，他吹起口哨。

埃伦娜诧异地嘟哝道：

“瞧你，说我是在说教……”

阿尔瓦罗不再吹口哨了，说：

“好了，我打开收音机，看看这样能否使你头脑清醒清醒，怎么样？”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把白色旋钮转了半圈，立刻，车内充满了音乐。车灯射出的光束照亮了道路，车向前行驶着。埃伦娜把头靠到了座背上。

（七月里那个闷热的夜晚，拉科鲁尼亚公路旁那个客店里也响着音乐。埃伦娜和华金坐在花园最偏远僻静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远远望去，马德里笼罩在一片雾濛濛的灯光里。几对舞伴在露天舞场翩翩起舞。这里有风时，吹来庄稼收割后田地的气味和炽热的土味，而没风时便是汽油味。尽管有蹒跚树和一簇簇的松树，热气还是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

华金脸上汗津津的，他解开了短袖衬衫的一个钮扣。埃伦娜一手端着盛有黑色饮料的高高的杯子，杯子里边的冰块叮当作响，另一只手解开衬衫的衣领。他们沉默不语，情绪

沮丧。过了一会儿，华金无疑又开始了中断的长谈，声音哑哑地说：

“我没有引诱过你，埃伦娜。”

“这我知道。”她微微笑着说。

“也没有骗过你。”

“当然没有。”

“那么……”他耸耸肩膀，以恳求的目光注视着她。

“华金，事情不能总这样下去。”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

“我早就这样想了。”

“不会是……今天上午在游泳池决定的吧？”

“为什么要到游泳池呢？”

“因为在那里你认识了那个出色的游泳家。”

“当然，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知道他没有故意迷惑人。”

“差不多，你不要否认。”

“真实的情况是我想在避暑之前把事情告诉你。”

华金惨然地一笑：

“好吧，不是这样的结局，就是那样的结局，还能给我什么呢？但愿你走运。真心地祝福你！”

“你所指的运气是什么呢？”

“哎，当一个人事事如意，人们就说他走运，反之就不走运呗。”

“那么，如果是这样，我谢谢你。”

“对你所给予我的东西，我是感恩不尽的。”

埃伦娜猛然抓住他的一只手，看着他的眼睛说：

“华金，如果你爱我，为什么我们不结婚呢？”

华金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千遍了，”他说，松开埃伦娜的手，抽出一支烟，“什么都不值得去做。正当我们走运时……不知哪一天，原子弹或共产主义，或意想不到的事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埃伦娜一边听他说一边摇头。

“听你这么讲我很难过，你很聪明而又……”

“谢谢，”华金微微笑笑，“正因为我很聪明才这样说。”

埃伦娜喝了一口饮料，华金燃着了香烟。

“你把事情看得多么糟啊！”

华金向空中吐一口烟，答道：

“是很糟。洪水暴发时……唉，如果不暴发更好，不过我认为是会暴发的。”他看看周围补充说：“我们太需要洪水暴发了。自然总有一天人们会容忍不了我们的。”

他们又一次沉默不语。乐曲继续放着，一对对舞伴懒洋洋地跳着。女的一般都是年轻女子，穿着浅色的薄衣服；男的正巧相反，都上了年纪，大部分是秃顶、大腹便便的老头，几乎都已经脱去了外套。这个聚会就由这些人组成，人数不多，令人生厌。

“我们什么用也没有，”华金用脚踩灭了烟头，喃喃地说，“我们的毛病就在于时间太多了，感到无聊。我了解，一个职员是有所追求的。首先他要吃饭，然后要娶妻，最后

要一所好房子，一架电视机，一辆汽车……看到别人有这些而自己却没有，于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而劳碌。这样他除了象一个罪犯那样拚命干活外没有别的时间，可是我们……

他凄楚地笑笑接着说：

“对我来说，我也许喜欢我的父亲是个泥瓦匠，请你相信我，这会儿我可能和一位勤劳的姑娘坐在夸特罗卡米诺的一所酒吧间，兴许正幻想着成为一个建筑能手或成为一个建筑师呢。你不要否认，那将是一个诱人的计划。”

埃伦娜几次想打断他的话，可是华金气也不喘地说着，流畅的话就象声音单调的细流一样，她终于忍耐不住了，烦躁地说：

“那你干吧！”

华金用手捂一下嘴，仿佛为了不使自己突然发笑似的。

“不值得，”他慢慢摇摇头说，“为挣钱干活，还是出于习惯干活呢？钱我有的是，更谈不上出于习惯干活。”

埃伦娜想笑。

“我看，你把一切事情看得过于黑暗了，以前你不这么悲观。”

华金抓住她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两只手热乎乎、汗津津的。

“这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不想伪装了。当然，”他更使劲地握住她的手，“你完全有理由做你想做的事，我不会阻止你，也不会打扰你。我真地爱你，你知道吗？”

埃伦娜躲开了华金的目光。

“我必须使自己变得坚强些。”她喃喃地说道。

“这我知道。”他说，同时凄楚地看着她，他那痛苦的目光里流露出脉脉温情。

“我不愿意也不能总这样，亲爱的，我想换种方式生活。”

“我知道，不过我不能帮助你。”

“你是不愿意帮助我。”

“真的，我没有能力帮助你。”

“华金，爱情也是一种帮助么？”

“这我也知道，现在你要抛弃我。好吧，我等着你。”

“什么？”

“是这么回事……”他凑近她，几乎擦着她的脸，对着她耳朵咕哝道，“要是你失败了，请不要忘了，我总是在等待着你。我们一起出走，到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处海滩到另一处海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直到我们感到疲劳，或是我们停下来……也许你还不满意，可这是我所能给予你的一切。”他蓦地站起来，脸抽动一下，闪出一丝微笑，问她：“你想跳舞吗？”

埃伦娜闷闷不乐，她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只是摇了摇头，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

“送我回家吧。”她低声说。

“随你的便。”

华金向招待员付了钱。）

次日，华金在报纸上看到

天已黑漆漆的。一辆重型大卡车迎面开来，车灯扫视着他们。阿尔瓦罗叽哩咕叻骂着什么，埃伦娜关掉收音机问：

“还远着哪吗？”

“差不多还有二十公里吧。”

看到埃伦娜在座位上局促不安，他问：

“你累啦？”

“太累了，你呢？”

“一般。糟糕的是由于那些卡车司机的缘故，我不喜欢夜晚开车。他们总不想着关灯，别人就得冒着撞车的危险。”

然而夜间的公路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魅力。在一个拐弯处，车的光束突然照到峭壁对面的岩石，这些岩石宛如一群刚刚走出浴室的女人，看到人，正要躲避。有时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树木迎面而来，宛如一个凯旋门，又好象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隧道。当他们从小村落的农舍间穿过时，看到一张张眨着眼睛痴痴呆呆微笑着的面孔。在表面寂静的田野上，他们还能听到犬吠声和看不到的人们的喊叫声，甚至在车灯照耀下还能看到有人向他们挥手致意。

埃伦娜从容地坐在位子上，凝神地望着奇异的夜景。她再次打开了收音机，乐曲从半开的车窗传出，被车旁呼啸的风吞没了。

（埃伦娜身上仍淌着水，刚刚坐到岩石上，便看到阿尔瓦罗正向这里游来，象鱼一样姿势优美而灵活。郊游团的其他人仍在远处海滩上宽大的遮阳伞下。她努力辨认着那个刚

刚站起身来向她这里招手的人，从那人的—双长腿和黑色的游泳衣，她认出一定是莉莉。

阿尔瓦罗划了最后一下水，双手抓住岩石。埃伦娜缩回自己的脚。他用力抖动一下站了起来，响起了水流声，顷刻之间，他的影子遮住了埃伦娜的脸。

阿尔瓦罗坐到埃伦娜身旁，挥动双臂向留在海滩上的朋友们打招呼。只有莉莉回答了他，然后她向水边跑去。他们看见她拍击着水，划着水游着，后来潜入水中不见了。广阔的海面上涌起一道道泛着泡沫的细浪。阳光灿烂，微风习习，使人心旷神怡。

“你为什么躲着我？”沉默了几秒钟后，阿尔瓦罗望着远处问道。

埃伦娜颤抖着，她感觉到他那滴着水的身体离她那么近。她也望着远处答道：

“我没有躲着你。”

“你是在躲着我，”阿尔瓦罗坚持说，“我从来不能单独见到你，你总是设法让别人陪着你。”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已经告诉你这一切，我想应该得到一个答复了吧。”

“你可以得到。”她回答。

“什么样的答复呢？”

她没有马上回答。阿尔瓦罗修长而健美的腿猛然一转，埃伦娜转过脸去，接着低声说：

“你能肯定你愿意同我结婚吗？”

“非常肯定！”

他的声音总是一个样子，语调柔和、平静。但是，也许是他主动地下意识地那样靠近埃伦娜，于是两人凑在一起了。他用一只有力的手端住了她的下巴，她只好瞧着他的眼睛。

“这你还怀疑吗？”他面带微笑地问她。

埃伦娜从小伙子的眼睛中看到亲热、信赖的沉着目光，目光中没有夹杂任何热切的激情，没有任何含混的狂热欲念。

“难道你不喜欢我作你的丈夫？”他问，“请你马上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她想站起来，可是阿尔瓦罗仍面带微笑地抓着她的一支胳膊，阻止了她。这时莉莉正向他们游来，她的一声喊叫使他们向海中望去。

“我和华金的事你不在乎吗？”她没看他问。

阿尔瓦罗抓住她一只手说：

“那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不只是她的手，在一定程度上她整个人都成了阿尔瓦罗手中的猎物。她被包围在他的话语声和呼吸的气流中。

“当然已经结束了。”

于是她严肃地看着他的眼睛。

“你全都知道了？”她问。

阿尔瓦罗没有回答却指指莉莉。那位出色的游泳好手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缩短与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他说：

“她不会让我们安静的。”

埃伦娜板起面孔又问：

“你真地全都知道了？”

阿尔瓦罗没有看她，低声地说：

“对，我全都知道。”

“你不在乎吗？”

阿尔瓦罗只是挑起眉毛，叹息地说：

“咳，你呀，这是荒谬的偏见。我不关心你和华金的亲密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从现在起，你对我的关系。”

埃伦娜激动地问：

“真的吗？”

阿尔瓦罗温情地搂住她的腰答道：

“你根本不用怀疑。”接着微微笑笑反问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埃伦娜感到轻松了，她那神经上的紧张，内心里的忧虑都烟消云散了。

“阿尔瓦罗，谁告诉你的？”

“如果郊游团的人都知道的话……”

“可是你不是郊游团的人。”

阿尔瓦罗耸耸肩说：

“谁告诉我的又有什么关系？”

她抓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说：

“真诚相待么，是谁告诉你的？”

阿尔瓦罗注视了一会儿她的眼睛，说：

“是莉莉。”

埃伦娜的眼中射出了一道闪光，阿尔瓦罗忙不迭地说：

“你现在不去……？”

她猛然摇头打断了他的话，搂住他的脖子，生气地要求他说：

“现在你紧紧地拥抱我吧，吻我吧，快。”

她把自己的嘴贴到他的嘴唇上，这时只听很近的地方一声喊叫。那是莉莉的叫声，她象一只海豚跳出水来，然后又消失了。）

阿尔瓦罗的一只手放到埃伦娜的腿上，这时她才发现车已经停了。她看到客店前面灯光通明，听到他打着呵欠说：

“我现在比饿狼还饿，咱们走吧！”

他的手捏了一下她的腿。

“我也一样。”她徐徐伸着懒腰说。

阿尔瓦罗只穿着睡裤，用一条红色的毛巾对着浴室门上的镜子揉擦着头发，室内响着淋浴的水流声。

“快要把我烫死了，阿尔瓦罗！”他听到埃伦娜嚷道。

他没有吭声，甩了甩头，不再用毛巾擦了。他那卷曲的短头发乱蓬蓬地在前额上形成一圈优雅的小卷。

这里的卧室就象同类旅馆中所有的卧室一模一样，行李架上放着打开的，翻得乱七八糟的手提箱。阿尔瓦罗的小提箱放在扶手椅上。室内摆着相似的家具，相似的台灯。常见的窗帘遮着窗户……

水流声停了，又听到埃伦娜说：

“我不愿意象昨天晚上那样，让你一个人等得厌烦……”

停了一会儿，又说：“我马上就出来。”

阿尔瓦罗离开镜子去找他的小提箱。

“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埃伦娜问。

阿尔瓦罗回过头来回答道：

“听到了，我听着你说话呢！”

“昨天晚上，”埃伦娜接着说，这时阿尔瓦罗打开小提箱在里面翻找着，“我让你等的太长了，是吗？”

阿尔瓦罗手里拿着一个又窄又扁的金属酒瓶，因为这种形状人们把它叫做烟盒。他旋开了盖子。

“因此你喝酒，嗯？”

唯一回答她的是阿尔瓦罗急切地喝白兰地的咕嘟咕嘟的声音。

“今天晚上不同了，我半分钟也不耽误。”埃伦娜开始哼着欢快、有力的流行小调。

听到门开了，阿尔瓦罗转过身又把酒瓶举到嘴边。突然，歌声、笑意全都从埃伦娜的嘴边消失了。

“你干什么？”她愕然地问。

他们仿佛在一张照片里，一动不动地对视了一会，然后埃伦娜向他跑去说：

“别喝了！别喝了！”

阿尔瓦罗猛地把酒瓶举到嘴边又喝起来，作为对她的全部回答。埃伦娜抓住他的胳膊，用恳求的语气坚持说：

“阿尔瓦罗，别喝了！不管你是怎么想的，别喝了！”

他们俩争执着，她用尽所有的力量拉住丈夫的胳膊，甚至离地悬了起来，来回摇晃着。酒从他嘴上，从他的胸脯

上洒落下来，溅到埃伦娜脸上和睡衣上。他们喘息着，相互愠怒地对视着。

“放开我！”他吼道，猛地甩掉埃伦娜的胳膊。

埃伦娜打了个趔趄，一个乳房从露胸袒背的宽大领口处露了出来。她穿着一件拂到脚面，镶着黑边的红色睡衣。她惶恐惊愕地讷讷地问：

“你为什么喝酒？”

她的表情是谦卑的，说话的声音是温柔的。她自己本能的胆怯使她的外形也显得渺小了。

阿尔瓦罗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答道：

“难道你没有看见，还要我告诉你吗？”

埃伦娜摇摇头。

“你还不明白？”阿尔瓦罗向她走近一步说道。

她又摇摇头，木然地看着他。

“这再明显不过了，”他在她面前挺直身子，暗暗庆幸地一字一字地说，“因为不喝酒，我就不能……”他虚伪地咧嘴一笑，露出了满嘴的牙齿。

这时，仿佛有人刺了埃伦娜一下，她挺直身子，鼻翼抖动着，抬起头来，在傲慢感情的驱使下说：

“难道我使你失望了，是吗？”

阿尔瓦罗简短地匆匆回答道：

“是这样。”

他们又相对直视，好象两个准备角斗的敌人。此刻她显得美貌非凡，脸上泛着红晕，光彩照人，美得象朵绽开的花。她把露出的乳房塞了回去。而与此同时，阿尔瓦罗耸耸双肩

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走上几步把酒瓶放到小桌上。她说：

“可是过去的事你是知道的，我把实情告诉过你，而你对我说过你不在乎。现在你没有权利给我来这一套，阿尔瓦罗！”

他转过脸去背对着她喃喃地说：

“从言语中知道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事，昨晚你才喝酒，对吗？”

“当然啦。”他一动也不动，语调不变地答道。“我独自一人呆着等你呼唤时，感到没有几杯白兰地就不能战胜那偏见。那时我发现已经自己欺骗了自己。我不信鬼神，然而，最后鬼神还是胜过了我。”

听到埃伦娜的悲叹，他转过身来望着她。她扑倒在床上，想用枕头压抑住她的嚤嚤啜泣，但是徒劳。悲痛使她那穿着薄纱夜服的身体抖动。从前激励她，使她的美貌增加光彩的勇气突然泯灭了。现在她只是一个受辱的女人。

阿尔瓦罗走到她身边坐下，褥子被他压得陷下去。她哆嗦了一下。他把手放到她的肩上，埃伦娜屏住呼吸，微微抬起头，等待着。可是他只是含蓄地说：

“算了，你不必太往心里去啦，亲爱的！”

她好象又被刺了一下，蓦地转向他，满脸泪水莹莹，但是眼睛里闪烁出一道怒火。

“什么别太往心里去，嗯？我们新婚之夜是那种情况，现在刚新婚第二夜，你又告诉我你不能亲近我，你想我能象你那样平静吗？”

她从床上坐起来，脸气得通红，对着她丈夫那毫无表情的脸，一句接一句地说着。

“你以为你同什么人结婚了？我既不是一个老废物，也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不象她们可以忍受这种处境而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她两眼灼灼地盯着他，接着说：“现在我们怎么办？你说！你说吧！”

阿尔瓦罗不能忍受她那绝望的咄咄逼人的目光，站了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又追逐着他。

“你说，你说啊！你现在就说！”

阿尔瓦罗背过脸去，踱着步子，暗哑地说：

“什么我们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她毫不容情地说。

缄默了一会儿，这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沉默。然后阿尔瓦罗也绝望地说：

“等着吧！现在暂时没有别的出路，只好等待。”

“可是等待什么呢？”

阿尔瓦罗走到墙边停下来，双手扶着墙，他那强健、富有弹性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这算什么事啊！”他用拳头敲打着墙，喊叫道，“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不要再折磨我了！”

埃伦娜沮丧地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这时阿尔瓦罗的身体仿佛一位竞技者使出了最大的力量一样，猛烈地紧缩着。

3

昏暗的灯光使得室内和家具黯然失色，模糊不清，同样也使大厅里这群感到厌倦无聊的青年男女的面目如同罩上面纱一般阴暗。

玛莉，那个翘鼻子，嘴巴大而漂亮的姑娘，挨着内娜坐在长沙发上，一本正经地说：

“照我妈妈说，如果没有穷人，她会觉得生活厌倦得可怕。在那些慈善太太们的集会上她尤其感到厌倦。”

内娜目光里总是带着一种好奇的稚气，她呆头呆脑地叫道：

“讨厌的穷人！我妈妈也总是参加这些慈善活动。她用花剩下的零钱买些便宜的毛线，然后让我和女佣们给她那些住在市郊的主顾们织毛衣。当然我是不织的，除非她发火时我才织一两天。然后，由那些佣人继续织，把毛活织完。”

她做了一个鬼脸，叹口气又说：

“可是，她说起她的穷人就跟爸爸谈起进口货物一样来劲儿。”

“这是一笔交易。”华金倚在莉莉坐的扶手椅的靠背上说。

“你说什么！”内娜感到惊奇，“与那些穷人是一笔交易？”

华金笑了。

“当然是。如果穷人只满足这些毛衣，那事情对我们来说就太棒了，懂吗？”

“明白啦！”莉莉把腿交叉在一起，一边插嘴道。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内娜问道。

“别理他，”莉莉劝她道：“他又要扯到共产主义上了。”

华金打了一个响指。

“妙哉！”他喊道，“当一个人说的是真理时，哪怕是小小的一点真理，人们也要用最坏的词诽谤他……”接着，他转向莉莉，说：“不过，小姐，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分子吗？而且是不可救药的，就是说，毫无希望了。”

“你还是可以做点儿什么的。”内娜说。

“现在已经晚了。”华金答道。

“你现在还不到三十岁就说晚了？”内娜坚持道。

“很快就三十岁了。”华金做了一个茫然的表情。

“小伙子，你真让人捉摸不透。”内娜表情忧伤地说，把她的手镯弄得叮当响。

玛丽娅·赫苏斯恬静而忧郁地微微笑着，而她的丈夫，肥胖的安德烈斯，对华金的话默默地点头表示赞同。最后，他插嘴道：

“我知道华金是怎么想的。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结束。”

“我们的时代？什么时代？”内娜问道。

“‘父亲的儿子’的时代啊。”

“这是什么话！”玛莉撇着嘴喊道。

“我们的特权是什么呢？”内娜又问道。

“就是生来就富有。你说呢，华金？”安德烈斯友好地在华金的肩上拍了一下。

“就是这么一回事。”华金答道。

这时，宽肩膀、小脑袋上长着一头卷发的何塞丘插嘴说：

“我认为这是白痴的想法。这么看来，我们利用父母的积蓄是不合理的啦？可他们就是为我们而操劳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大家面面相觑。何塞丘站在内娜身后，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华金耸了耸肩膀，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别的人也工作，可是什么也没积蓄下来。现在，他们的孩子必须接受那些慈善太太们的毛衣，或者不如说，那些慈善太太的女佣们织的毛衣。总有一天，他们会对如此施舍感到厌恶。那时……”他打了一个响指，接着说，“将轮到我们去勉强接受这些东西。我倒愿意什么也不干等着那天。”他最后笑着说：“这就是现在什么也不干的理由。”

华金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一阵放声大笑，不过这是一阵神经质的大笑。玛莉借机说道：

“哎，亲爱的，你不能把这些高论留到别的日子讲吗？让我说下去好不好？”

华金平静地伸伸胳膊，答道：

“对不起，我根本无意打断你的话。”

玛莉看了看内娜，然后又转向莉莉，说：

“可我的思路断了，我忘了我刚才在说什么啦。”

“说你母亲对那些穷人行善事。”华金用一种稍带揶揄的口气提醒道。

“啊，对！”玛莉又扯起话头：“现在她们开始了打牌冠军赛，所有赢的钱都捐给恩特雷维加斯郊区的穷孩子们。”

这时她环视了一下整个大厅，象是在找什么人，最后的眼光停在一个青年身上，这青年正向他们走来，手里拿着一只盛糖的小碟子，玛莉问他：

“罗德里，这是往哪儿送？”

那个面孔又长又窄的干瘦青年耸了耸肩膀。

“给那些穷孩子，要不他们会把我身上搜个遍。”他说道。

“向穷孩子施舍，是不是上年纪的阔太太们的一大发明？”华金问罗德里。莉莉飞快地转过来在他的一只手臂上捏了一下。

“别说了！”她拉长语调对他说：“我瞧你倒挺愿意争吵的。可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消遣。”

华金用手指做了一个封闭嘴巴的动作，然后，向阳台走去，顺便在罗德里的小碟子里拨拉了一下。莉莉也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出去，她那深色紧身外套，使她的金发和白皙的脖颈格外醒目。

“来，罗德里，坐在这儿。”玛莉说。

小伙子把糖盘放在茶几上以后，挨近姑娘坐在长沙发上。玛莉马上把他往跟前拉了拉，端住他的下巴颏儿做了一个怪相，嚷道：

“哟，你真可爱啊！”

罗德里象小狗一样尖叫着去咬她的手。玛莉笑着藏着手，最后终于伸给他，让他舔舔了事。

华金和莉莉靠在阳台上低声交谈着。雨继续下着，风摇着路旁树木的光秃秃的枝条。夜色笼罩着城市，路灯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撒下一层黄色的光斑。

“你不要对我否认到这儿来是愚蠢的，”莉莉闷闷不乐地说，“到别的任何地方也比这儿强，我们都可以玩得更痛快：到电影院或到……”

华金连脸也没转，斜瞥了她一眼。

“我再对你重复一遍，我想瞧瞧埃伦娜是什么样的脸色来见大家。”

“算了吧，为瞧瞧脸色，还是瞧你自己的脸色吧。”

华金耸耸肩膀，而她继续说道：

“肯定，阿尔瓦罗看见今天你在这儿不会感到多高兴。”

华金象是心不在焉地瞧着街道，嘟哝着：

“他不会关心我是否可以做出使他高兴或者使他不高兴的事”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在另一堆人中，玛莉摇着脑袋，她那高高盘起的发髻使人感到有点怪异，她微微撇撇嘴，对她的伙伴说道：

“来，内娜，给我讲点什么。”

内娜挑起眉毛说：

“我？”

“是啊，你。你不要以为全由我来谈天，”她指指那些

男人们，接着说：“你没看见这些家伙谈得多么兴奋吗？”

那些男人似乎感到惊奇。他们相互望了一下，都做了一个容忍顺从的表情。安德烈斯拉了拉短上衣的翻领，说：

“你们想喝点儿什么吗？”

玛莉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

“你倒是来得快。”

“放段音乐吧？”玛丽娅·赫苏斯提议道。

何塞丘插嘴说：

“等一下，我有一个主意。”

“你？”玛莉笑了起来。

何塞丘不动声色地说：

“玛丽娅·赫苏斯，你和安德烈斯结婚多长时间啦？”

“这时候问这个干什么？”安德烈斯责备道。

“纯属好奇。另外，想计算一下。”何塞丘看着玛丽娅·赫苏斯坚持道：“你说，多长时间啦？”

“到上个月就整整两年啦。”她笑咪咪地答道。

何塞丘闭上眼睛象是陷入深奥的心算，而玛莉的眼神里闪现着狐疑，面对着玛丽娅·赫苏斯说：

“那么你们早已厌烦了吧。”

玛丽娅和安德烈斯相视而笑。于是玛丽娅在得到安德烈斯一个不易觉察的同意表示后，答道：

“是的，有时……”她搓着手，补充说：“还过得去。”

玛莉的眼睛烁烁闪光，而内娜睁大了双眼。罗德里张着嘴显出一副惊愕的表情。这时何塞丘叫道：

“算出来啦！”

内娜盯着他。

“你怎么啦？”她问他。

罗德里说：

“去他的，又是什么傻话。”

玛莉用胳膊肘碰了一下罗德里，说：

“咳，闭上嘴吧！”又用手指尖戳了戳他的嘴唇。

就在罗德里又要说风凉话时，何塞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的估计没错儿。”他肯定道。接着又说：“在玛丽娅·赫苏斯和安德烈斯结婚两周年时，埃伦娜和阿尔瓦罗结婚了。因此，如果照这样算下去，在我们中间必有另一对两年后又要结婚了。该轮到谁啦？”

罗德里闭上嘴象要清清嗓子说什么，但是内娜抢先说：

“得，该轮到华金和莉莉结婚。”

“哎，你想到哪去啦，小姐！”罗德里晃着脑袋喊道。

“难道不是他们岁数最大吗？”内娜坚持说。

罗德里反驳道：

“可是，你不明白他们是不需要结婚的吗？”

姑娘有些生气，固执地答道：

“那我们中的任何人也不需要结婚。”

“好！”罗德里使劲拍了一下巴掌喊道。

掌声和笑声使正在窃窃私语的莉莉和华金转过身来。他们觉察到对面影影绰绰的人堆中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屋里的人们只能从阳台不太透明的玻璃上看到华金的侧影，他张大嘴，拉长语调厉声地问：

“怎么啦，傻瓜们，发生了什么事？”

安德烈斯迎着他走过去。

“别理会，”他对华金说道，“不过是开个玩笑。”

“我猜到他们说什么了，真没办法。”华金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手臂。

何塞丘连蹦带跳地朝他们跑去：

“你听着，我只不过计算了一下。”

“对。”玛莉插嘴道，“他对我们说再过两年我们中必有另一对要结婚。”

“去他的，何塞丘想给我们做媒人了。”还呆在阳台上的莉莉挖苦地说：“如果内娜决定做一个榜样，那倒挺合适。”

“那你呢，亲爱的？你可是最大的啊！”内娜尖声叫道。

“姑娘，我在你这个年龄就已经结婚了。”

华金挥了一下手臂让她们听他讲：

“你们看何塞丘不象是爱因斯坦之类的人吧？”

“那自然。”安德烈斯在何塞丘的肩膀上拍了拍。

“当然你是讲究实际的啦，嗯，华金？”

玛莉的声音象黄蜂嗡嗡似地叫起来，但是被华金打断了。

“实际今天应该到电影院去，不该到这儿。真是无聊透了。”

华金望着大家，严峻的神情加强了他的话的力量。玛莉张着嘴，一时不知说什么。

“言之有理，华金。”罗德里调和道，“最好先去电影院，然后咱们再聚在一起喝几杯。”

内娜使劲撇撇上嘴唇做了一个轻蔑的表情：

“但是，如果所有放映的片子我们都看过了呢……”

“这倒也是事实。”罗德里咧着厚嘴唇表示同意。

这时，玛丽娅·赫苏斯语调稍带刻薄地说：

“在我家里就这样不舒服吗？”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难堪地沉默不语。还是华金打破沉默的气氛，带着歉意道：

“请原谅，玛丽娅·赫苏斯。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电灯突然亮了起来，原来安德烈斯不声不响地走到门边，打开了灯。于是大厅里充满了生气。所有的人相视而笑，就象长期分别后重逢时那么高兴，华金喊道：

“太棒啦！”

莉莉大笑起来。何塞丘指着安德烈斯说：

“你们瞧多容易的事。”

安德烈斯用手捂着脸，就象小孩做了蠢事被人抓住似的，然后露出了笑脸冲小伙子们说：

“咱们是不是去喝点什么，省得光等着显得时间怪长的？怎么样？”

“行！”其他的人异口同声答道。

小伙子们一起向隔壁酒吧间走去时，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室内的摆设、家具更显得醒目突出了。一直离开大家的莉莉，也和女友们凑到一起了。于是她们各随其便，无拘无束地谈起了她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那一对最晚也应该在半小时前到这儿了。”玛丽娅·赫苏斯说。

玛莉向前倾着身子，用神秘的声音说道：

“可是，他们不是要一直旅游到圣礼拜节^①吗？”

“他们离开时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内娜附和道。

“那么……，难道发生了什么事？”玛莉接着说。

莉莉没有说话，不停地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玛丽娅·赫苏斯耸了耸肩，噘着嘴说：

“我怎么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概八天或十天前……，”玛丽娅·赫苏斯接着说：“昨天安德烈斯偶然碰到了阿尔瓦罗。”

她们四人困惑地相互望了望。然后，内娜说：

“我说，他们既然回来了，埃伦娜早该给我们打电话啦。我们毕竟是朋友么，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那是正常的，”玛丽娅·赫苏斯答道，“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正是在三天前，我给埃伦娜的母亲打电话，向她打听埃伦娜的情况。她对我说这对新婚夫妇在继续旅行，没有什么消息。其实他们早回来了。”

“可能这位好心的太太受到嘱托什么都不要说。因为她肯定知道，这是自然的。”玛莉说。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呢？”内娜刨根问底道。“因为他们走的时候说过他们要出去四个月左右，到好几个国家去旅行，结果一个半月就回来了……，所以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她非常严肃地又象是感到吃惊似地看了看每一个

①复活节前一周末，西班牙人举行狂欢节，人们化装游行，跳舞，喝酒，狂欢。

人，用戏剧性的腔调问道：“难道他们破产了吗？”

玛莉不由自主地一怔，好象“破产”这个词刺了一下她的耳朵一样。玛丽娅·赫苏斯的话语驱走了这个词带来的不快。

“天哪！”她喊道：“你想到哪里去啦，内娜。一切正相反。”

“因为埃伦娜的父亲是那样好色……，”内娜的目光又环视了一下大家，继续说：“不是你们对我说过埃伦娜的父亲为他的情妇们花了很多钱么？我相信，他给雷米，就是以前在他们家的那个女佣人，在卡斯特列亚纳附近买了一套豪华的住房。”

“对，但是这和他现在的收入相比也算不了什么。”玛丽娅·赫苏斯插嘴道，“再说，自从马里奥想去做修道士，好象这位先生有所收敛啦。”

“阿尔瓦罗呢？”内娜问。

“他是个独子。”玛丽娅·赫苏斯说，“而且他父母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加在一起还要多。”

内娜和玛莉同意地点点头。然后玛莉问：

“埃伦娜的哥哥想去做修道士是真的吗？说真的，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总觉得他是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

玛丽娅·赫苏斯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只是传说而已。”

“据罗德里说，在办公室，人们都认为他神经有点儿错乱。现在他几乎和谁都不说话，以前有段时间他对他们讲起来没个完。”玛莉说。

“是的，好象这怪癖有好长时间了。有一次埃伦娜对我说，在中学学习时，他就想参加一个宗教团体。幸亏他父亲极力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同意把问题放到以后解

决，等马里奥长大成人再说。”停了一会儿，玛丽娅·赫苏斯又接着说：“所以现在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当然不奇怪，”玛莉打断她的话，“我从来没看见他笑过，有一次我开玩笑去咬他的耳朵，他盯着我就象要把我吞了似的。”

内娜在她的座位上挪了挪身子，显出不耐烦的神情说：

“马里奥从来没有对我亲热过。不管他做一个嘉布遣会教士还是做一个卡尔特修道士都与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明白的是，什么原因使埃伦娜和阿尔瓦罗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还要对我们保密。”

姑娘们一阵沉默。外面已经全黑了，阳台的玻璃外什么也看不见。街上的嘈杂声听起来隐约难辨。突然在小伙子们喝酒的房间响起了一阵男人们的哈哈大笑声。

“这帮人又在那儿说些什么傻话！”玛莉往椅背上一靠说道。

一直沉默不语的莉莉微微笑笑对玛丽娅·赫苏斯说：

“要猜着他们说什么并不难，是吧？”

“他们男人单独在一起时，就知道……”玛丽娅·赫苏斯点着头强调地说道。

莉莉缓缓地说道：

“肯定是华金在讲话。可能他在给他们讲那天晚上在一家夜总会发生的事。”

另外几个人立刻来了兴趣，纷纷问她。

“很有意思吧？”内娜几乎扑向她。

“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肯定。”玛丽娅·赫苏斯判断道。

“是不是风流事，非常风流的事？那更好。”玛莉搓着手强调说，“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但我高兴听你讲。”

“因为你是最风流的……”内娜说。

莉莉微微一笑，她眯起的双眼好象射出两道火花飞溅的光芒。然后说：

“这事一开始华金还不相信呢，但一连四五个晚上，他都发现阿尔瓦罗在一家夜总会，喝得醉醺醺的，和两个妓女混得十分起劲。当然，华金不想惊动他，阿尔瓦罗还没有发现他，他就走了。”

这一揭示就象一颗炸弹掉到女人们中间一样，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真可怕！”内娜嚷道，“刚刚结婚，就又有约会，而且一次就两个……新鲜……！”

“当然，”玛莉评论道，“那样健美的体形，发达的肌肉……，可怜的埃伦娜！他要把她毁了。”

玛丽娅·赫苏斯也掩饰不住惊奇地说：

“我以前以为……，现在看来，安德烈斯十分规矩……”

“你以前以为什么？”内娜问她。

玛丽娅·赫苏斯摇了摇头。

“就是……我知道是什么！可靠的婚姻、习惯势力和其他的因素将会使男人安分下来。起码新婚的阶段，不会到外面去惹是生非。你瞧，不是总是这样讲的嘛，可这却是不可信的。”

玛莉压低声音说：

“大概是因为阿尔瓦罗知道了埃伦娜和华金的事情的全部细节。”

“全部细节……”内娜笑道。

“当然他可能知道，”莉莉说：“这些事是不可能隐瞒的，最好是及时讲出来。”

“我们中间有人早就对他讲了，好象以后就没时间讲了似的！”玛丽娅·赫苏斯没有瞧莉莉说道，同时掏出个小手帕擦擦眼睛，“埃伦娜是个真诚自尊的姑娘。她那样快地宣布要和阿尔瓦罗结婚时，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问她。正象预料的一样，她对我承认道：‘阿尔瓦罗完全了解我与华金的关系，这对他无所谓。’阿尔瓦罗具有新式的思想方式，而且是非常新式的。他说关于性的偏见在泥敷剂时代是有益的，而在抗生素的时代就是可笑的啦。”

玛莉、莉莉和内娜默默地点头赞同。等了一会儿，玛莉喊起来：

“真新鲜！”接着说，“显然，与一个如此令人热恋的男子联姻一定是一种折磨。幸好我们脱离了这种危险，姑娘们。特别是你，莉莉，你和他接触最多。”

莉莉面对玛莉，瞧着她的眼睛，然后闭上双眼说：

“你别否认，他也曾使你精神恍惚过。”

玛莉只得闭上眼睛。而内娜天真地承认：

“他也使我迷恋过，使我们大家都迷恋过。阿尔瓦罗是个典型的打动人心的人，”停了一下，她继续说：“真的，在他身旁就不愿意理其他小伙子了。所以，对他一个人独占夜总会的女人我并不感到奇怪。你们想想当他穿着游泳衣出现在海滩上的情景……还有，甚至在教堂里，他差不多总是在弥撒快结束时到那里。我们所有的女人几乎都不自觉地慢慢

地转过头去看他。”

玛丽娅·赫苏斯稍稍提出抗议说：

“姑娘，你不觉得有点夸张了吗？”

但是玛莉支持内娜的见解，说：

“内娜说的有理，阿尔瓦罗是属于一句话也不用说就能使女人们神魂颠倒的那种人，这点必须承认。”

“可是对我……” 玛丽娅·赫苏斯又说。

“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但是很多有夫之妇和二婚的女人都被这小子弄得心神不定。他在男人之中是布瑞吉特·巴托特或是玛丽琳·梦露^①之类的人物。”

屋里的铃响了，玛丽娅·赫苏斯看了一下手表，迅速地站起身来说：

“他们来了。”

其他人有点慌张，也都自动地站了起来。这时，玛丽娅·赫苏斯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提醒她们说：

“就象我们早就准备好一样，嗯？”

她们看见她站在另一个房间门口，对男人们说：

“喂，他们刚到。看看是否都顺利。”

玛丽娅·赫苏斯后来从门口走了出去，这时，莉莉、玛莉和内娜也向前走去，走到大厅的中间碰上了走过来的几位小伙子，他们每人双手端着斟满酒的高玻璃杯。他们把杯子分给姑娘们，然后，安德烈斯挤挤眼，对她们说：

“现在，唱歌。”

^①布瑞吉特·巴托特是法国著名女影星；玛丽琳·梦露是美国著名女电影明星。

于是大家在安德烈斯的权当指挥棒的玻璃杯的指挥下，一齐开始唱道：

“我们喜欢可口可乐，
音乐、威士忌和杜松子酒。
我们是好青年，那些只想，
那些只想，
饮酒、跳舞和欢笑的好青年。”

当重复唱到“那些只想”这一句时，埃伦娜在玛丽娅·赫苏斯的陪伴下，在门口出现了。她坦然地微笑着望着大家，和大家一起唱完歌。然后她张开双臂接受女友们在她双颊上的亲吻和男人们在她的双手上的亲吻。亲吻的响声和问候的话语交织在一起，而埃伦娜一直微笑着，她的眼睛、牙齿和嘴唇都洋溢着笑意。她整个人就象阳光照耀下的美丽的景色一样光彩夺目。她的眼睛马上紧紧盯住了华金。她的目光是那样逼人，使眼花缭乱的华金不得不眨眨眼睛。

在这混乱的当儿，玛莉问道：

“阿尔瓦罗哪？”

埃伦娜的微笑一下子消失了。她踮起脚从围着她的那圈人头上看过去，问道：

“他还没来吗？”大家一致摇头否认，她喊道：“这家伙！他告诉我他在这儿等我。”

“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内娜问。

埃伦娜迅速地转向这个冒傻气的姑娘，她那神采奕奕的

美丽面容又闪出了微笑。

“不是，亲爱的。他必须先去看望今天下午到达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朋友们。”

“这是实话。”何塞丘插嘴说：“明天，毕尔巴鄂队要和马德里队比赛。我倒忘了。”

“当然，因为桑坦德尔队尽失利，阿尔瓦罗就倒向了毕尔巴鄂队。”罗德里开着玩笑说，接着又补充道：“这些身强力壮的北方佬……”

但是，内娜坚持问：

“不过，埃伦娜，他怎么突然想起去光顾那些家伙而不顾你呢？”

埃伦娜扬扬眉，笑了起来：

“内娜，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他不会耽搁很长时间。他除了应付应付没有办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早就来了。”

玛丽娅·赫苏斯插话说：

“事情很清楚，现在我们不谈这个，给我们讲讲你们的情况，走。”她挽住埃伦娜的一只胳膊。

“等一下，亲爱的，”安德烈斯拦住她们的去路，“有始有终，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

安德烈斯递给埃伦娜一只杯子，然后举起他自己的杯子，喊道：

“来啊，年轻人。”

于是大家又一起唱道：

“我们是好青年，那些只想，
那些只想，
饮酒、跳舞和欢笑的好青年。”

而后，一个人喊道：

“万岁！万岁！万岁！”

其余的人应道：

“乌拉！”

埃伦娜几乎不曾沾湿她的嘴唇。别的人大口大口地喝干了。然后女友们领着埃伦娜朝长沙发走去。她们急不可待地问她，只有莉莉一言不发。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就回来啦？”玛莉迫不及待地问道。

玛丽娅·赫苏斯推着埃伦娜，催促着：

“你坐下。讲给我们听听。从头讲起。”

埃伦娜被推坐在沙发上。

“你们要把她压死啊！”安德烈斯抗议道。

埃伦娜喘了一口气后，仍然微笑着讲起来：

“别急，别急……，”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你们知道，我们原想到意大利和法国转一圈，这是我们的计划。但是……”她看了大家一眼，又笑了笑，接下去说：“我们从马拉加起程，从那儿，我们到阿利坎特……”

玛莉克制不住地打断她的话：

“不错，但是最初的日子，怎么样？”

埃伦娜举起双臂，向小伙们深情地一瞥，喊道：

“好极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玛丽娅·赫苏斯向埃伦娜挤了挤眼，说：

“讲完一个问题啦，嗯？”于是，她指着内娜和玛莉说：“她们要是想知道，那就结婚尝尝滋味。”

“胡说八道！”玛莉喊道：“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新鲜，而是想再听一次。”

内娜象小孩似地亲热地拉着埃伦娜说：

“得了，美人儿，讲吧。”

可是，无情的玛丽娅·赫苏斯反对道：

“得了，得了，一句也不要说了。”

华金一直默默地喝着酒，眼睛望着埃伦娜。这时他说道：

“你讲到你们在阿利坎特，最好还是接着讲，怎么样？至于具体详情，每个人自己去随意想象好了。”

埃伦娜看了他一眼，只有注意地观察着他俩的莉莉发现了他们用眼睛进行的交谈。

华金接着说：

“结果明摆着：我觉得埃伦娜比任何时候都更漂亮了。”

“同意！”安德烈斯喊道。

“幸福向来使女人更漂亮。”玛丽娅·赫苏斯说。

埃伦娜向小伙子们做了个想抽烟的手势，罗德里向前递给她一支烟并替她点着。她刚抽了头两口烟时，玛莉就追问她说：

“象华金说的，你们在阿利坎特，还有什么？”

“我们沿着海岸前进，不时转向内陆去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地方参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停留一两天，有时还要多。总之，我们到达巴塞罗那时，已经旅行一个多月了。”她向前欠了欠身子，往烟灰缸里磕磕烟灰，继续说：“巴塞罗那真使我着迷。不管是阿尔瓦罗还是我现在对那里都很熟悉。我们在那儿花了一个多星期到处游览，而且有些我们感兴趣的地方，还参观过两次。我们说：‘行了，明天我们走吧。’但是，当准备去法国继续旅行的所有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象我们的劲儿已经没了。于是，我们马上决定把到国外旅行留到下一次。真的，我们已经疲劳了，而且我们那时最大的愿望是要在我们的家中开始新生活。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回来时什么也没对你们说。我们想不通知你们过两个星期，然后，突然出现，让你们大吃一惊。”于是她用胜利者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

玛莉表情失望地喊道：“咳！”

莉莉的神情仍然无动于衷，而内娜说：

“不坏。”

何塞丘说：

“阿尔瓦罗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丈夫的榜样……”

埃伦娜耸了耸肩膀。

“一个人结婚不只是为了游览……”然后，她伸出一只胳膊放在玛丽娅·赫苏斯的肩上，在她的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

玛丽娅·赫苏斯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大声地问她：

“可能吗？可能现在就……？”

埃伦娜点点头。

其余的三个姑娘兴致勃勃地追问着埃伦娜和玛丽娅、赫苏斯说什么悄悄话。小伙子们在安德烈斯默默的手势下，离开了她们一点儿另成一堆儿。华金趁此机会领着他们到酒吧间去，说：

“她们闲扯，咱们去喝点儿。”

他们背后传来压抑的感叹声，断断续续的话语和女人们的掌声，听起来象是咯咯咯的鸡叫。

“咱们的埃伦娜现在真是光彩照人，嗯，小伙子们？”安德烈斯说。

“她总是那么漂亮。”华金语调缓慢地赞同道。

“我看她好象……红光满面，你们不觉得吗？”何塞丘评论道。

“不错，”安德烈斯同意道，“她一直是咱们这伙里最漂亮、最好的姑娘，不过，也是一个没有生气、忧郁的姑娘……我该怎么说呢？就是：忧郁。不过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华金伸出一只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说：

“这就是胜利，你别怀疑。她和一个出众超群的男子结合，也受到了感染。因为阿尔瓦罗是个不平凡的家伙，必须承认这一点。看起来，她很幸福，”他语气严肃地说，“而且她正想向我们显示显示。”

安德烈斯看着华金的眼睛，沉思地摇摇头，终于说道：

“那可能，可能她想向我们大家显示显示，尤其向你。”

华金勉强笑了笑，松开安德烈斯，走过去拿酒杯。

他们开始喝了起来。

大厅里，姑娘们正聊得起劲。罗德里伸着下巴，问：

“她们现在在聊什么呢？”

与此同时，安德烈斯在华金耳旁悄声问道：

“怎么样？”

华金似笑非笑地耸耸肩膀，但是他那双大而忧伤的眼睛与他外表上的无动于衷的表情极不相称。为了摆脱安德烈斯探询的目光，他把杯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然后，哼唱着：

“我们是好青年……”

安德烈斯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离开他去往一些杯子里斟酒。

“明天你去看毕尔巴鄂队与马德里队的比赛吗？”罗德里问华金。

“当然去，”安德烈斯急忙答道，“我们大家都去。明天的比赛一定很精彩。”

“我们都去看，”华金答道，“现在先给姑娘们拿点儿喝的去。”

当小伙子们出现在大厅时，姑娘们欢快的交谈打住了。他们还没有走到她们跟前，玛莉就喊道：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傻瓜们。”

小伙子们站住了，等待着。姑娘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尽管玛丽娅·赫苏斯马上向玛莉打手势不让她说，可是她没理会。

“因为埃伦娜……”

埃伦娜本能地用手捂住了脸。华金皱起了眉头，感到惊异。安德烈斯、罗德里和何塞丘不约而同地耸了耸肩膀。

“姑娘，这样的事不能用吵架的嗓门嚷嚷。”玛丽娅·赫苏斯对感情冲动的玛莉斥责道。

这时，埃伦娜放开手露出脸，随之而来的是难堪的短暂沉默，然后她用高傲而挑战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

安德烈斯打破了由玛莉的话引起的紧张气氛，问他的妻子：

“亲爱的，可以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玛丽娅·赫苏斯笑着答道：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简单说就是埃伦娜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些主要的征兆……，当然也可能只不过是虚惊一场。”

“好家伙！”何塞丘喊了声，“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华金想去瞧瞧埃伦娜的眼睛，但没瞧见。安德烈斯嚷嚷道：

“真惊人，这么快就有了。必须现在就庆祝一番！”

他举起他的杯子，祝贺道：

“为了埃伦娜！万岁，万岁，万岁！”

其余的人急忙齐声应道：

“乌拉！”

喝完之后，埃伦娜有点吞吞吐吐地说：

“可能没那么回事，而且……”

“肯定是的，”安德烈斯打断她的话说，“因为你应该有。”

但是，一种令人厌烦的索然无味的情绪一直压抑着大家。因此，为了缓和一下气氛，罗德里所提出的建议立即受到欢迎。

“跳舞吧！”

姑娘们兴高采烈地站了起来。

“对，跳舞。”内娜说着拉了拉裙子。

玛莉用手拢了拢蓬松的头发。而玛丽娅·赫苏斯拍了一下巴掌喊道：

“跳舞啊，大家都跳啊！”

安德烈斯跑过去打开唱机。唯有埃伦娜没有舞伴，小伙子们都自愿与她结伴跳。但是玛丽娅·赫苏斯强制道：

“安德烈斯和她跳。”

于是靡靡的乐曲响起来，粗胖的安德烈斯扒拉开围着埃伦娜的人，挽住她的一只胳膊，埃伦娜推托道：

“真的，我没有一点跳舞的兴趣，再说……”

“你不用担心，这支曲子可以闭着眼跳。”安德烈斯不顾她的托辞反驳道。

“跳吧，你别太夸大其词了。”玛丽娅·赫苏斯给她鼓劲并把她推向自己丈夫的怀中说，“你可以放心，不会出什么事的。”

看起来，埃伦娜找不到别的理由坚持反对，只好顺从地让安德烈斯挽住双臂。随即一对一对舞伴开始在大厅那光滑闪亮的地面上缓缓地转动起来。在大厅中央灯光的照射下，女人们的头发上闪耀着五彩缤纷的光芒。男男女女都闭着眼睛半张着嘴，脸贴着脸跳着舞，只有脚一直不停地合着拍子

移动着。和安德烈斯在一起，埃伦娜显得更苗条更文雅。非常合身的灰色衣服明显地呈现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身体曲线。她的栗色头发掺杂着缕缕红丝。唯有她没有把脸贴在男人脸上，唯有她在睁着眼睛跳舞。

乐曲缠绵，抑扬动听。玛丽娅·赫苏斯关掉了大厅中央的大灯。镶嵌在房檐上的灯尽管还亮着，但是跳舞的人却象罩在灰色纱幕中的隐隐约约移动着的影子。这时大家睁开了眼睛，开始低声简短地对话。

“你觉得她的脸色如何？”

华金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跟过节一样兴奋。”

莉莉紧接着问：

“你至今还抱有幻想吗？”

华金移开脸看着她的眼睛回答道：

“任何幻想也没有。”

莉莉紧紧地拥抱着他没有说话。

玛莉在罗德里的耳边说：

“你相信埃伦娜已经怀孕了吗？”

“为什么不信呢？”他答道。

“你也相信她象她表现的那样幸福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小丫头。”

“傻瓜！”

“那要是真的话，她倒是挺走运的。”

“真的，说实话，走运的是阿尔瓦罗。”

玛莉紧绷着脸，显得不高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蹦出

一句：

“瞧你今天那个蠢相。”

“小心我咬你……”罗德里低声嘟哝着，要去咬她的耳垂。

玛莉掐了一下他的胳膊，压抑着怒火说：

“老实点！现在我可是相当不耐烦。”

而那边，内娜和何塞丘专心地跳着舞。只是乐曲停下时，内娜说：

“这时候阿尔瓦罗还没来，真烦人。”

何塞丘茫然不知所措，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玛丽娅·赫苏斯就喊大家去酒吧间，同时她打开了中央的大灯。

他们蜂拥进入另一个房间，在那儿，靠墙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好多盛着糖食和开胃食品的托盘和小碟子。安德烈斯走过去站到一个弯曲的小柜台后面，准备为他的朋友们配饮料。

每个人都挑选最合自己胃口的。安德烈斯喊道：

“谁要玻璃杯？”

埃伦娜犹豫不决地独自站在一边。玛丽娅·赫苏斯走近她问：

“你怎么啦？”

埃伦娜看了一下手表指示的时间，答道：

“我有点儿放心不下。阿尔瓦罗早该到了。因为他开车是那样地冒失……”

“你呀……”

但埃伦娜用指甲在手表的玻璃蒙上敲了几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给家里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留下了什么话，你说呢？”

“好，去吧，你知道电话在什么地方。”

埃伦娜走了出去，大家都询问地盯着玛丽娅·赫苏斯。

“没什么事，”她说，“只不过她奇怪为什么现在阿尔瓦罗还没到这儿，她去打个电话。”

“你不觉得有点新鲜？”玛莉问她。

玛丽娅·赫苏斯耸了耸肩膀，回答：

“阿尔瓦罗有点疯疯癫癫的，她怕他玩得忘乎所以出车祸。”

大家的表情都很茫然。内娜舔舔沾着奶油巧克力的上唇，打破沉默开口说：

“真叫人生气！今天下午我是多想同阿尔瓦罗跳舞……”

玛莉笑了起来，然后说：

“埃伦娜也一样，肯定无疑。”

“你不想吗？”何塞丘问她。

“也许吧，阿尔瓦罗一表人材，而且跳得与众不同。”她答道。

“这么说，我太象个白痴啦。”何塞丘反驳道。

“妒忌吗，小伙子？”内娜按了一下他的鼻子。

“你别向我挑战，姑娘，”他粗暴地回答：“我觉得他把埃伦娜孤独地扔下太不合情理。”

玛丽娅·赫苏斯插话道：

“他们正在蜜月之中，是最容易做出蠢事的时候。”

华金站在莉莉身旁默默地喝着酒。他把杯子从嘴边拿开，

用力向大家嘘了一声，这时埃伦娜恰好出现在门口。大家都转过身去看着她。她微笑着，坦然自若地向前走了几步。

“怎么样？”玛丽娅·赫苏斯问她。

埃伦娜好象对他们的期待感到愕然，把手垂到身旁，说：

“很抱歉，我必须走了。”

“出了什么事吗？”内娜惊诧地睁大了眼睛问。

埃伦娜又笑了起来。

“没有，没出什么事。阿尔瓦罗想回家去，我想他是喝多了点儿。我打电话时他也正要给我打电话。因此……”

“真遗憾，你这么快就走！”玛丽娅·赫苏斯打断她的话叫道。

“要我送你吗？”安德烈斯问道。

“谢谢，我自己开小车来的。”埃伦娜又转向大伙儿，接着说：“阿尔瓦罗要我代他请你们原谅。”

华金皱起了眉头，好象对莉莉插他的一下子毫无感觉。

向朋友们一一告别之后，埃伦娜在玛丽娅·赫苏斯和安德烈斯的陪伴下，走了出去。随之是一阵沉默。大伙儿一动不动地愣着，望着门口。后来，玛莉转向大家，问道：

“你们不觉得稀奇吗，小伙子们？”

谁也没有回答她。华金一口喝干了他杯中的酒。

埃伦娜一钻进小汽车就象揭掉了假面具一样，脸色马上就变了。她的眼睛、牙齿和嘴唇上闪耀着的微笑变成了沮丧的表情。她一屁股坐到座位上，象是散了架似地泄了劲。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呆了会儿，然后，喘了口气，使劲一

踩，开动了汽车。

光滑的道路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她缓慢地开车行驶着。行人打着雨伞，有的头也不抬地盯着路面以防踩到水里，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横穿马路，有的在街道拐角处也不管有车没车就穿过马路。埃伦娜只得驶驶停停，频繁得令人恼火。每一次，她的手脚一动，脸也随之而动，就象身体上的剧痛所表现出的痛苦表情。有一次车停在一个象球灯一样的玻璃橱窗旁边，她从反射镜中照了照自己，看到自己眼中的痛苦表情感到吃惊。于是，她眨了眨眼睛，几乎闭着眼睛下意识地起动了汽车，开得那样莽撞，车一下子就向前冲去。她没看见一个手拉着小男孩的男子惊险地躲避开她的冲击，也永远不知道他向她吼道：

“小心点儿，醉娘儿们！”

尽管雨刷紧张地来回摆动，也扫不尽不停地落在玻璃上的雨水，这使埃伦娜驾驶汽车失去了把握。车子弯来拐去地前进，一会儿突然减速，一会儿又突然加速。这使她招来阵阵的喇叭的鸣叫和出租汽车司机以及其他人不耐烦的大声喊叫：

“笨蛋！”

“你毕竟是女人，回家洗碗去吧！”

“这方向盘可不是为打扮用的，美人儿！”

她终于把车开进了家里的车库。上了电梯，迎面碰上她的侍女胡利塔，她机械地把大衣交给她，又机械地问道：

“先生打电话来了吗？”

“是的，太太。不过只告诉今晚他还不在家吃饭，叫你

不要等他。”

埃伦娜没有说话，穿过前厅，胡利塔跟在她身后直摇头。她一直向前走去，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把药给我准备好。”

“那您先不吃饭啦，太太？”

“先不吃了。”她站住脚，转过身去看胡利塔，胡利塔胳膊上还搭着她的大衣。“不过，一会儿我要喝一杯牛奶，吃点饼干。你把这些放在我卧室的床头柜上。现在我到先生书房去。”

胡利塔点点头。埃伦娜又向前走去，不一会儿，她站在门前，悄悄地打开门，似乎想不被发现就能看到里边在干什么。房间里黑洞洞静悄悄的。埃伦娜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她打开了灯，整个房间亮堂堂的。室内摆设着不配套的家具和独出心裁的怪异装饰品，迎面一个大玻璃柜放在靠平台一边。一边放着一只非常简易的行军床，另一边，放着一张象画案似的栗木桌子，后边，书橱里放着留声机唱片，书乱七八糟地摆在书架上。室内中间，放一张矮小的桌子，周围摆着小软凳。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练拳击用的吊袋，另一个角落里，放着各式各样的钓鱼竿。在房间的正面，一个武器架上架着两只闪闪发光的旧式长火枪。练体操用的吊环系在墙上。到处挂着拳击手套和三两一组的左轮手枪、自动手枪和其它短武器。还有一个胡桃木的枪架上面架着六支猎枪和六支来复枪。一只电唱机放在门旁边。这儿，一只足球；那儿，一只狩猎用的背囊或一条钓鱼用的袋子；打火机、烟灰缸、烟斗……，一个转动式的小酒柜上面搁着杯子和瓶

子。房间里的空气中散发着黄烟味和花露水的香气。

埃伦娜慢腾腾地把所有的东西扫视一遍，然后又缓慢地一件一件地巡视一番，有时爱抚似地望着这些，有时又用手指摸摸那些。她走到一张壁画前，拉开伪装在画后边的门，衣柜露了出来。礼服和运动服挂在各自的衣架上，五颜六色的领带搭在金属横杆上……。她又把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开，里边放着衬衫、睡衣、睡裤、手帕……。埃伦娜摸摸衣物，然后，关上抽屉，而当她最后要关衣柜时，她抱住其中一件松软的衣服，贴到脸上，用双颊在衣服的肩部磨蹭着。

她慢慢地关上柜子，突然，心里一阵难受，忙用手捂住了嘴，她用力止住了恶心，额上漾出了细细的汗珠。她走过去坐在床上。床垫软极了，她坐上去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就凹陷下去，她伸出双臂抚摸着床，然后趴在枕头上。

书房里一片安逸寂静，直到响起了叩门声，埃伦娜才急忙爬起来，两眼象火烧似地发红，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口。敲门声又响起来，她笑了，猛然站起来说：

“进来！”

门开了，胡利塔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盛着水的杯子和一只小匣子。埃伦娜表情的突然变化吓得胡利塔走了一半就站住了。埃伦娜闭上了眼睛，双手扶住她那摇晃的脑袋。

“太太，太太，天哪！”胡利塔喊着，向她跑去。

但是埃伦娜已经仰面倒下了。

4

埃伦娜的母亲格拉西娅在靠背椅上坐下，叹着气，嘟哝道：

“我累极了，就象人们常说的疲惫不堪了。”

格拉西娅的相貌至今还保留着年轻时的美丽。她的肌肉已经松弛，但身体还算结实，还有非常小心保养的双手，仍然使她具有魅力。她就象不愿退去的晚霞一样正缓缓地衰老。她的衰老可以明显地从眼镜的遮掩下布满皱纹的眼睛看出。

“您喝茶吗？”埃伦娜关心地问。

格拉西娅拒绝道：

“还用不着，孩子。”

这时，帕洛玛那双傲慢的大眼睛悠然地东瞅瞅西瞧瞧。她是埃伦娜的小妹妹，是一个剪着短发穿着平底鞋的少女。突然她转向埃伦娜问道：

“阿尔瓦罗哪？”

“他刚出去，还不到十分钟。”埃伦娜平静地说。

“哼！”帕洛玛皱皱鼻子表示反对，“那他上哪儿去

啦？”

埃伦娜耸了耸肩膀：

“我怎么知道。”

“得了！”帕洛玛喊道，“那么我必须去问警察啦。”
她的脸冲着她的姐姐，接着说：“这么说你不知道你丈夫上哪儿去啦？”

埃伦娜笑笑，摇摇头。

“可你还这样稳当！对一个象阿尔瓦罗那样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单独行动。那天你告诉我说他在外边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那你干什么呢？在家里，是吧？要是换上我，我向你起誓，我要象影子一样跟着他。”

“孩子，不要随便起誓。”她的母亲对她训斥道。

“对于这些事，你知道什么？”埃伦娜问她。

帕洛玛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好了，”她对姐姐说，“你总是这样守旧。”

埃伦娜嫣然一笑，但是格拉西娅反驳道：

“做一个好妻子，既不是守旧，也不是赶时髦，你懂吗？”

帕洛玛耸耸肩膀，不高兴地说：

“是的。”然后身子一扭又说道：“谈你们的陈谷子烂芝麻吧，我到阿尔瓦罗的书房去转转。那儿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倒使人着迷。”

埃伦娜和格拉西娅相互望了望，而这时帕洛玛已经没影了。

“这丫头可使我操心了，你信吧？”格拉西娅又一次叹

着气说：“有时她无拘无束，没脸没皮的……”

埃伦娜抚摸着母亲的手。

“嗨，她年纪还小呢。”

“你那会儿就不这样。”

一片阴影从埃伦娜的脸上掠过，驱散了她的微笑。她低下头看着脚，低声说：

“这是性格的关系。也要考虑到帕洛玛是个幸运的女孩，当然……”

“是的，她太受宠了。今天我带她来做一件慈善事，想让她以后习惯这种事情。可她一点儿也不喜欢。你想不到，你父亲不得不刺儿她一顿。她非常难管束。一路上一直抱怨，直到看见我们要看的情景时，她才住了嘴，整个时间又一声不吭。由于她对这方面的事没有经历过……”

埃伦娜点头同意，等着她母亲继续讲下去。

“就和以前很多次一样，见到一个穷女人——一个刚生完第十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失业了。是他自己说的。我看他是个酒鬼。瞧这些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们，总是这样不停地把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当然，到时候了，去产院！然后，大喊大叫地说他们是穷人，希望有谁帮助他们一把。他们没有丝毫责任感。你父亲在这方面说得有道理，他总是对我说：‘格拉西娅，你是在补救无法补救的东西。’可是，孩子，一个基督徒为了……”

两个女人周围放着舒适的靠背椅，她们的脚下，是一块毛织地毯。透过透明的窗帘向外望去，二月寒峭的下午，空中阴沉沉的，云被北风推拥而过。小小的起居室里，暖气散

发出差不多和人体一样的温度，暖烘烘的，使空气变得令人愉快。室内光线明亮充足，家具光洁悦目。

“那你想让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埃伦娜不由自主地战栗着低声说。

格拉西娅看了女儿一眼，皱着眉头，眼睛眯了起来。

“但是，你以为他们会感激这件事吗？哈！救济委员会的人早告诉我了，因此我把东西加了一倍：五米白布，两公斤菜豆，一公斤扁豆，一公升油，半磅巧克力和一罐炼乳。你觉得怎么样？”

埃伦娜把头歪在肩上，撇了撇嘴，什么也没说。

“你知道，”格拉西娅接着说：“他们的家境多多少少总是那样：一间肮脏的屋子。为什么那些女人要那么脏呢？我的天啊！我告诉你，里边光线昏暗，还散发着汗臭和尿味。”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鼻子说，“那个女人躺在一张没有铺床单的硬床上，又黄又瘦，头发蓬乱。她身边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女孩在缝着一条男人的裤子。其余更小的孩子在屋里到处乱跑，要不就钻到床下象鬼似地乱吵乱闹。那女人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刚出生的男孩，几乎要把他憋死似地裹在一条旧毛披肩里。当然，屋里很冷，尽管在那么个小屋里有那么多人……”

埃伦娜闭上眼睛，把身子仰到椅子的靠背上，用手擦了擦已经冒汗的前额。格拉西娅继续说：

“我忘了告诉你，走进那家时，我们在一间没有门大概是厨房的屋子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一只小凳上，一顶贝雷帽压到眼睛上，低着头，象是睡着了，要不就是喝醉了。他没

有向我们打招呼，甚至连动都没动。而那些孩子看见我们都不吭声了，在屋角挤成一团，一会儿都不见了。只有那个缝衣服的女孩向我们笑笑，回答我们一句问候话。给我们开门的那个老太太在外边没进来。床上的那个女人，当我要和她说话时，转过头去呻吟起来了。这时听到那个男人厉声地喊道：“滚出去！我们不需要施舍，我们需要工作。”格拉西娅停了一下，深深喘了口气，接着说：“你想想！我们把带去的東西扔下，就赶快离开了那家。唉，和这样一个醉鬼打交道，真吓了我们一跳！”

她停住不说了，在软扶手椅里舒舒服服地坐稳，埃伦娜闭着眼睛没动。小起居室里，钟就象睡着了，在间歇和寂静中，就象一只懒猫打着呼噜。格拉西娅的对面，是一幅大蜡笔画，画的是在一片陂陀起伏长着大树的草原上飞马纵犬的狩猎图。

“知道你妹妹后来对我说什么吗？”

埃伦娜睁开双眼，看着她的母亲，但是她的眼睛还是朦朦胧胧的。她没听清母亲的问话。格拉西娅只好自己来回答：

“她说别让我再带她去看这类的情景了，即使你爸爸命令她去，她也不再去啦。”

埃伦娜浅浅一笑。

“对帕洛玛来说可能刺激太大了。”她说。

“当然，她对我也这样说。但是，由于天主的恩慈，对于过着另一种生活的我们来说，除了乐善好施之外，还要常常想到其他人的穷困，为的是每天要感谢天主的恩惠，做善良的人。我也对她讲了这些话，但是没用。我讲的时候，帕

洛玛非常恼火，摇着脑袋不同意。我问她：“我的话是使你害怕，还是使你恶心，孩子？”于是她对我说：“我觉得我们是在侮辱他们，妈妈。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清楚，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他们不叫我去，我可不想再到他们任何一家去。”

格拉西娅显得悲伤的样子举起双臂，然后说：

“唉，你理解吗？侮辱那些没有东西可以糊口的人？”

埃伦娜耸耸肩膀。

“你不要为这操心，妈妈。我觉得不值得。”她说，“他们也同样不理解我们。就是这样，没办法。”

“可是……”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

“而天主无所不在，这我早知道。”

“这就是了。”

住宅里突然爆发出一阵铿锵声，而且这种不同音响的刺耳的乐曲声立刻充塞了过道和房间，格拉西娅不解地摇着头。由于相隔的距离加上传送时受到阻力，这种气喘一样嘶哑的声音传到小起居室时已经柔和多了，即使这样，她们两人也不由得一震，就象一阵飓风吹断了她们的思路。

“帕洛玛迷上了阿尔瓦罗的电唱机。”埃伦娜说。

“她没有个安静的时候，肯定正在一个人跳舞。”

“这很可能。”

“这孩子没心没肺。”

“别这样说，妈妈。帕洛玛是个宝贝儿。”

“是啊。”

格拉西娅又叹了口气。美国音乐继续响着，象浪潮般地从阿尔瓦罗的书房传来。埃伦娜把头靠在椅子靠背上，望着天花板，象是在听。

“你的脸色可不太好。”停了一会儿格拉西娅说道。

“我？”埃伦娜好象一惊问道。

她在座位上一下子挺直了，然后又红着脸微笑着说：

“我，妈妈？”

“当然是你。你瘦了，眼圈都黑了……，你哭过，你怎么啦？”

女儿笑起来。好象要用手止住笑声似地捂了下嘴，她又重复道：

“我的眼圈黑了？我哭过？”

埃伦娜哈哈的笑声太响了，不过是装出来的，从她那向来白皙的细脖子暴出的青筋上就可以看出她是费了很大的劲儿装出来的。格拉西娅摇摇头，埃伦娜突然止住了笑，对她说：

“妈妈，这是你的幻觉。”

格拉西娅布满皱纹的忧愁的双眼平静而又深沉地看着女儿，一眨也不眨。

“我看你现在相当憔悴，一定有什么事。”

一阵阵狂烈的音乐声传来，如同令人讨厌的蝉鸣，又象醉汉撕人心肺的狂喊乱叫。但她们已经不去听了。埃伦娜把手放在脖颈上，承认道：

“是怀孕使我不时产生的不适造成的，特别是早晨更厉

害。真难受……，就象要把五脏六腑通通从嘴里吐出来似的。”

“这我知道，孩子。这我是了解的，我经历过。第一次怀孕时，我还以为我熬不过去呢。”

“当然，时好时坏，要不……”

格拉西娅双手握住女儿的一只手。

“总的来说，”她说，“这是事情顺利的征兆。你等着，三个月以后，所有的不适感觉就会消失。你到时候看看吧，你吃药吗？”

“噢，我现在全仗药挨日子呢。不过药使我晕晕乎乎。”

“当然，当然了，药也不能滥用。你罪已经受了一半，说不定一半多了呢，所以用不了多久，就象没事了一样。”

格拉西娅一直盯着女儿，埃伦娜低下了头，用手抹了抹眼睛，就象光线刺得她难受似的。格拉西娅摇摇头，低声说：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你不放心什么，妈妈？”埃伦娜姿势没变地问道。

“我不放心，不放心啊！”格拉西娅抱怨道。

埃伦娜抬起头看着母亲。她看见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慈爱的目光。

“你别想瞒我，埃伦娜，你并不幸福。”

埃伦娜突然慌乱起来，怔住了。她问：

“你说什么呀，妈妈？”

然后她用手捂住嘴，就象不是要止住马上发出的大笑就

是要止住即将到来的恶心。格拉西娅精神专注地直视着她。

“哎哟，大概我又要折腾了。”埃伦娜艰难地说道。

可是格拉西娅的眼睛仍然象锥子一样盯着女儿。

“埃伦娜，”她摇着头说：“我看对于穷人们的事，对于行善的事，我不太在行。这些事搅得我晕头转向，稀里糊涂的。不过对于夫妻之间的事，我还是很有经验的。”她侧过身来又说：“你父亲就是那么个人，他并不坏，并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坏……甚至可以说不错，这是对你们，对他的朋友们和其他人而言。但是对于我，他可使我伤心透了，我受了不知多少说不出的苦。你还记得你曾经多少次想安慰我吗？”

埃伦娜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地靠近她，用手扶住她的头，在额上吻了一下。

“现在你把它忘了吧，妈妈。事情已经过去了。”

格拉西娅看着双手，想平静下来，又转动了几下结婚戒指。

“妈妈，你不要担心。我是幸福的。”

母女俩相互看了看。母亲凄然一笑说：

“但愿是我看错了，不过在你身上看不到女人的幸福神情。在这方面我是没有错的。”

“那是为什么？”埃伦娜又坦然地笑了起来，眼睛炯炯有神。

于是，格拉西娅打消了最后的顾虑，毫不容情、单刀直入地把问题和盘托出：

“好吧，阿尔瓦罗和你不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这是怎

么回事？”埃伦娜想要解释，可是不等她开口格拉西娅就接下去说：“是的，是的，我知道：说什么这样卫生，更有益，方便啊……说什么这样更容易引起亲密之情……胡说八道！”

“不是胡说八道，妈妈。”埃伦娜退让地轻轻反驳道。

“那阿尔瓦罗不带着你而一个人到处乱窜是怎么回事？”

埃伦娜摇摇头：

“我总恶心，吃药吃得头昏脑胀的，怎么能和他一起出去呢？”

“好吧。”格拉西娅把身子侧向女儿，逼视着她，越说越激动，她打算不顾一切地得到真实情况。

“如果阿尔瓦罗过的是一种正常生活，你所说的理由可能是非常对的，不过他清晨五六点回家，睡到下午三四点，又走了。不是这样吗？”

听了母亲的一番话和揭示，埃伦娜蜷缩在椅子上，掩饰不住自己的惊骇。

“你怎么知道的？”她小声问道。

“孩子，一个作母亲的为了知道她的女婿是个什么东西，有责任了解这些事。我向来信不过阿尔瓦罗的为人。他是一个过分漂亮的美男子，太过分了……”她耸耸肩，最后说：“我知道什么！哼！”

一阵沉默。埃伦娜的脸阴沉着。格拉西娅又恢复了原来的姿态，这样就解除了刚才加在女儿身上的负担。

“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讲这些事情。这些日子只需每天打

一次电话问问就够了。你自己也向我说过，可你没发觉。”

埃伦娜侧对着母亲，瞧着画着马群和狗群的那张画。

“我认为，阿尔瓦罗精力相当大，他要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话从她嘴里一字一字缓慢地吐出来，似乎她正在发明这些词似的。

“他安静不下来，”她继续说道，“在家里，他就象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转来转去。要不就关在书房里，开始做体操，练拳，跳跃。你听听他所喜欢的音乐……”她停住不说了，她们又听见另一张唱片传来一阵猛烈的敲击乐声，夹杂着咚咚的鼓点和令人不快的刺耳的音乐。“只有当他回来感到累了的时候，他才能安静地呆着，才能平静地听你说话。可是这样的时间不长。因为马上他就困了，困得随时随地都能睡着……”

她停了一下看了看母亲。格拉西娅还是不眨眼睛地盯着女儿，目光透过镜片而变得刺人。接着埃伦娜注视着那张狩猎图又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他长得帅，非常帅。但是私下亲热时看他和在海滩上看他别有一番感觉。这样对你讲我真有点难为情。他使我感到惊奇……”她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特别是他睡着时。我觉得我在他身边简直无足轻重，这我承认。不管我们一起走到哪里，人们都转过头来瞧我们，但是更多地是看他而不是看我。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所有的女人都向他暗送秋波。你明白吗？”

格拉西娅沉思着，埃伦娜说完这一番话后，她仍在沉思

着。可女儿的嘴实际上已经停住了，她的眼睛仍然停留在那张绿色原野的画面上。过了一会儿，格拉西娅说道：

“也许他不该结婚。”

埃伦娜慢慢地转过头来：

“为什么？”

“他过的生活……”她耸了耸肩。“算了，别说了！”

“他什么也不管，妈妈。别看他什么也不管，可不能小看他。等到非要他管不可的时候……”

“但是，据我所知，他连听都不愿听关于工作之类的事情……”

“啊，当然，而且连提都不提。不过将来总有一天他会让步的。也许这孩子……”

她打住了话头。格拉西娅原来紧绷着的脸放松了。她眼睛周围细碎的小皱纹也部分地消失了，这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她温情地问：

“他知道了吗？”

“我还没有告诉他。”

“但是，你……”

埃伦娜打断了她：

“不，等到有了更大的把握再告诉他。”

格拉西娅微微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就象一只随时都能破裂的玻璃杯一样。”埃伦娜继续说：“而且，当然，完全可能更糟糕。”

突然，美国音乐声音更大地响了起来，同时帕洛玛也跟

着低声哼唱起来。埃伦娜又说道：

“还是任其发展吧，我认为最好再等几个星期，你觉得怎样？”

“大概你是有道理的。”母亲叹着气答道。然后，她又不舒服地动了动，终于急不可耐地把一直在嘴边的一个问题提出来。她没有看着女儿就说了出来：

“那，作为丈夫，他对你……，怎么样？”

埃伦娜颤栗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

“你想问他是否做到了丈夫应该做的？”

“对，就是这个。”

格拉西娅细眯着眼睛直视着她，等着回答。埃伦娜看着双手，微笑着回答：

“做到了，我认为做得够多的了，妈妈。”

这时帕洛玛闯了进来，一边走一边随着音乐的节拍扭着身子。看到她们两人沉思的神情，就停住问道：

“哎，你们怎么啦？”

埃伦娜与格拉西娅看了看她，莞尔一笑。

“你的脸色难看极了，”帕洛玛对她姐姐说道，“你不舒服吗？”

格拉西娅挥了一下手臂要阻止帕洛玛。

“现在该是让你知道的时候啦，你姐姐现在正为怀孕反应感到不适。如果上帝保佑，你将要做姨啦。”

帕洛玛的脸上露出了惊奇的神情。她双臂垂直端端正正地站在她姐姐面前，低声说：

“哟，哟……，看起来你没有白过啊。”

“帕洛玛！”

但是帕洛玛没有理会母亲的喊声，继续嘲讽地看着宽容地朝她微笑着的姐姐。

“会作什么呢？”

埃伦娜耸耸肩。

“作姨，嗯？”

埃伦娜肯定地点点头。

“要是生个男孩，一定长得非常象阿尔瓦罗。”她说走近姐姐去拥抱她，吻她。

“好了，你什么也不要对别人说，”埃伦娜在回答妹妹的亲热时说道，“现在嚷嚷出去还太早。而且，特别是对阿尔瓦罗，一个字也不能说，你懂吗？”

“对，”格拉西娅补充道：“任何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把事情全弄糟的，这对阿尔瓦罗来说，可能太了不得了，你明白吗？”

音乐不时地高声响着，她们三人的说话只得随着提高嗓门才能听清。

帕洛玛机械地点头答应着。然后轻蔑地撇撇嘴说：

“好吧，我不说，”她伸开双臂，接着说：“说话算话！但是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阿尔瓦罗会一点都不知道。”

“男人们不常注意到这些事。”格拉西娅断然地说。

“那我就不明白了。”帕洛玛睁大眼睛，耸着肩膀说。

“算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埃伦娜说道。

“你们总是这样：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好象谁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

格拉西娅眯缝着眼睛狠狠地向帕洛玛瞥了一眼，这时，埃伦娜问她们：

“你们现在想喝茶吗？”

她想站起来，但是一阵恶心的预感使她没能站起来。这时格拉西娅站起身来，帕洛玛走到姐姐身旁。

“不啦，孩子，我们要回去啦。”

“什么事也没有啦，”埃伦娜说，“已经过去啦，你们不是瞧见了么？”她勉强笑笑。

但是，母亲坚持道：

“你要听我的，躺着去吧。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尽可能地休息。”她用手摸了摸埃伦娜汗津津冰凉的前额，更加温存地接着说：“现在你已经自顾不暇了。你应该为自己着想，要保养自己，不要去管别人。”

帕洛玛望着姐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埃伦娜脸色苍白，病恹恹地终于站了起来，陪她们到前厅。在走廊里，帕洛玛开始兴奋地说起来，她的声音压过了音乐声。

“我要去市中心，妈妈。我要到一家咖啡馆去吃午餐，然后，去利亚尔影院看电影。是罗得·哈得逊¹主演的片子，埃伦娜，我可不愿失去这次机会！我认为罗得·哈得逊是最象阿尔瓦罗的电影演员。”

要离开时，格拉西娅提醒胡利塔：

“你已经知道，不管什么时间，有一点儿不好你就要打电话给我。”

¹ 罗得·哈得逊：美国好莱坞明星。

埃伦娜再也支持不住了。她转回来时，在走廊里摇摇晃晃地走着。

“药！胡利塔，药！”她喊道，然后靠在墙上，愤怒地吼道：“这个鬼唱机！都要让人发疯啦！”

马里奥长得就象和埃伦娜是孪生兄妹一样。同一颜色的眼睛和头发，非常相似的端正的鼻子，一模一样的嘴巴，身材也很相似，甚至连神情也很相象。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他们是双胞胎。唯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下巴和目光，埃伦娜的下巴是圆的，而马里奥的下巴则是尖的；埃伦娜的目光一般总是目空一切的，而马里奥的目光却富于幻想，捉摸不定，而且，马里奥常常以热切而敏锐的目光去观察事物，揭示事物。从他的表情和他的一举一动中可以发现他对自己的行动和意志有严格的约束力，同时这其中还隐含着一种长期以来内心的痛苦。

赫尔曼和格拉西娅结婚时，由于他们的名字，人们就说他们的结合是两个G的结合^①。赫尔曼已经五十岁了，但仍然精力充沛，他那有力的双手、笔挺的身板儿和稳健的步伐都是很好的证明。他目光锐利，看东西既傲慢又贪欲。他的脸上流露着内心里过分得意的表情，这是象常春藤攀援住其它植物一样紧紧抓住了命运的人的得意之情。

那天晚上，一家人象往常一样聚在一起。帕洛玛在电视屏幕前修剪指甲。格拉西娅默默地织着毛活。赫尔曼懒洋洋地坐着，翻阅着晚报。马里奥在看书。小桌上，放着几只空

^①赫尔曼和格拉西娅的名字在西班牙文中均以字母G开头。

咖啡杯和一只盛着烟蒂的瓷烟缸。

突然，帕洛玛关掉了电视，于是那单调而颤悠悠的声音消失了。

“谢天谢地！”格拉西娅眼睛没有离开她的活计喊道。

“这些节目一天比一天没意思。”帕洛玛评论道，她劈开双腿坐在扶手椅上，继续磨着她的指甲。

一阵沉默过后，帕洛玛谁也不看地又开口讲话了：

“马里奥，你想不想知道今天妈妈和我发生的事……”她吹了吹指甲说。

赫尔曼丢下报纸，马里奥抬起头看着他的妹妹。

“你这孩子可真爱瞎扯。”格拉西娅从眼镜上面瞪了帕洛玛一眼。

但是帕洛玛没有被母亲吓住，对她哥哥说道：

“和意大利电影一样，不过这可是真的。”

马里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而赫尔曼，则从侧面瞧着她。

“你说吧。”马里奥说道。

帕洛玛在椅子上缩起身子，说：

“没有这样的法律，简直难以相信，哪有允许那种人那样生活的法律。但是，更糟糕的是，我们偏要向他们表明他们是一些不幸的人，”帕洛玛更激动地讲起来，“就因为这事那个男人把我们 from 他们家赶出来了。”

“把你们从他家赶出来了？”赫尔曼欠起身子问她。

帕洛玛点点头，又补充道：

“是的，而且当他向我们喊‘我们不需要施舍，我们需

要工作’时，好象都要哭出来啦。”

马里奥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把书放到小桌上。

“我认为他是喝醉了。”格拉西娅停下活插嘴说。

“因为这种看法在你脑子里已经习以为常了，妈妈。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喝醉。”帕洛玛反驳道。

“因为他们除了喝酒不想别的，”格拉西娅答道，“因此他们不工作，也不干任何有益的事。”

马里奥一边对他母亲的话温和地表示不同意，一边说：

“你不要不公平，妈妈。”

“她的看法是改变不了的，马里奥。”帕洛玛说。

赫尔曼又拿起报纸，嘟哝着：

“你不愿听我的话，总有一天你和你的慈悲事儿要碰钉子的。”

格拉西娅透过镜片看着大家，悲伤地说：

“所有人之中就是你们想让我放弃慈善工作，”她似乎徒然地等着人劝说她一样，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象你们一样想，我不知道那会对穷人产生什么后果。他们不感激这种事吗？那么结果会对他们更糟。”

“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为这种事感恩呢？”马里奥反驳道。

这时赫尔曼把脸冲向儿子：

“我觉得你母亲与其他和她一样的太太们做的所有那些慈善事都是徒劳的。我已经对她说过上千次了。但那是一回事。而这种人竟然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去救济他们的人，这是

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马里奥冷冷一笑，女人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父子之间似乎又要展开一场争论。

“你忘了一件事，爸爸，那就是他们没有理由成为这种接受救济的人。是的，是的，你不要摇头。我们总是在这一点上兜圈子。他们不工作吗？”

“有时工作。”父亲退让地承认道。

“我是讲总的情况。”

赫尔曼没有迟疑就点头同意了。

“那么，既然他们工作，”马里奥继续说下去，“他们就完全有权利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食物、医疗费、衣服、娱乐品……一句话，活着，就得象有自主权利的人一样生活。”

格拉西娅睨视着丈夫，毫无疑问，等着他驳倒马里奥。但是当她看到丈夫哑口无言，只想以长辈的目光压服儿子时，她说道：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把什么都给他们吗？”

“不，这不是给或送的问题，”马里奥摇着头答道，“而是要实现一个使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在哪里都行不通的公正社会。”

“不错，不错，马里奥，”格拉西娅又戴上眼镜，似乎要继续织她的毛活，“富人和穷人是一直就存在着的。”

马里奥用食指点了一下说：

“正是这两个词我们必须忘掉，”他又以蔑视的口气强调说：“穷人和富人！”

“天哪！”她母亲喊道。

“理应如此，因为我们是基督徒。难道我们不是吗？”

“当然我们是！”赫尔曼再也克制不住地断然肯定道。

格拉西娅和女儿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摘掉了眼镜。

“请允许我提出疑问，爸爸。”马里奥低下头看着地板，低声说。

帕洛玛喊道：

“这才有意思！”

格拉西娅紧盯着帕洛玛，可是这女孩儿的眼睛只盯着她父亲和哥哥，窥视着他们的反应，别不旁顾。赫尔曼在椅子扶手上拍了一下，说道：

“你听着，小子。在这样舒适的小客厅里，坐在这椅子上，吃过晚饭，喝完咖啡以后这样说是非常容易的。战争时我们的一切都还没着落的时候，我倒愿意在战壕里看到你，听你说这种话。”

马里奥抬起眼睛盯着天花板。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他说，“你不要又唠叨那场战争了。”

赫尔曼象对待敌人似地默默地打量一下马里奥，看上去就要爆发了。小伙子却冷静地等待着。母亲和女儿又悄悄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因此我们胜利了。”赫尔曼竭力控制着自己，终于说了出来，“他们什么都想要，就冲着我们来了，甚至想把上帝从我们这儿夺去。”

马里奥抬起了双手。

“对不起，爸爸。我知道这是你的痛处。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应该明白了。你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可能做出同样的事。他们一无所有，自然他们想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至少分享这些东西。至于从我们这儿把上帝夺去……我认为上帝是任何人也从我们这儿夺不走的。但是，尽管承认这一点，他们也可能说，我们不是想从他们那儿夺走上帝，而是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夺走了，使他们早就失去了上帝。”他看到赫尔曼强烈否定的表情，继续说道：“既然这事使你心里很不痛快，那么我们就换个话题，说说现在，现在存在不存在不平等呢？”

赫尔曼深深地喘着气，他那强劲有力的双手紧紧抓着椅子扶手，那样子就象要向他儿子扑过去一样，眼里射出愤怒的目光。不过，他尚能按捺住自己，短暂地沉默了会儿后，颤抖着声音说道：

“大家都抱怨，所有的人都抱怨。我说，这是为什么？现在不比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好吗？”他用手势制止马里奥，不让他打断他的话，接着说：“你知道我对象你一类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吗？”赫尔曼为了强调他要说的话停顿了一下，“那就是，你们没有注意到，你们正在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

马里奥好象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搞愣了，而赫尔曼也许认为他已经没法反驳了，那副进攻的表情马上变得非常宽容，甚至还讥讽地微微一笑。

年轻人摇摇头，然后严肃地说：

“因为我是一个信徒，我对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 and 处事

的方式感到羞愧，至于对某些事的看法与什么人的观点一致我不在乎。作为工程师，我也必须在提出和解决我们共同事业中的问题时和工人相一致。因为如同科学一样，正义感是所有的人所共有的。这就象我们大家都同意 $2 + 2 = 4$ 一样，我们也必须同意消灭对弱者的剥削，必须同意消除以多数人不可忍受的贫穷来换取少数人的富有。”

“但是他们随后会实行另一套。”赫尔曼迅速地反驳道。

“谁们？”

“共产主义者们。他们言行不一。”

“天哪！”格拉西娅喊道，“求你们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那几个字了。”

帕洛玛在她的座位上动来动去。

“还有比这更糟的，”她说，“经常听人们说起这事，我倒愿意听听是怎么回事。”

马里奥停了一会儿说道：

“这我没注意，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使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虚伪的道德和我们想凭借着基督的遗产过日子。我们拥有人世间的财富，而且还预先占据了另一个世界的财富。你瞧，这不是我们想从他们那儿甚至连上帝也要夺过来吗？耍两面派是非常聪明的，但是，我们是欺骗不了上帝的。”

赫尔曼张开双臂，声音响亮地说：

“但是，所有的人并不是一样的。连大自然产生时也同样存在着差别。”

马里奥极力地表示着反对。

“那是站不住脚的，是蛊惑宣传。它不是说我们所有人是平等的，而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只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人。在对宗教进行过多次吹嘘，在拥有如此发达的科学和神奇的技术之后，仍然没有达到人人平等，这就意味着是一种文明的失败，而且也意味着我们，基督教徒们实际上并不真正信仰上帝。”

赫尔曼哈哈大笑起来。格拉西娅这天晚上早已扔下她的毛活，好象被吸引过去一样，不由自主地一直在听着，她生气地喊道：

“天哪，马里奥，你说些什么啊！”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并不信奉上帝，是不是？”赫尔曼仍笑着问。

“实际上是不信的。”马里奥毫不犹豫地答道。

“对，对。”赫尔曼以保护人的神气向他伸出双臂，说：“我喜欢你的诚实，但不喜欢你的冲动。”

马里奥耸耸肩，也微笑着说：

“你看得很清楚，我现在是冷静的。以前谈起这些事我不知所措。现在，不了。我已经看到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他站起身来，接着说：“但是我决不甘心事物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而且我要尽力使自己不与之同流合污。”

“什么？”赫尔曼问。

马里奥用双臂在空中做了一个含糊的表示。

“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不是那种要祈祷着度过一生的人，尽管有人可能认为我会去作修道士。我也不知道我将来

到底作什么。但是我一定要做点儿什么，这你不用怀疑。”

他从他父亲的脸上发现了神经质的抽搐，便闭上了嘴。随即是一阵沉默。马里奥借机吻过母亲，用手在父亲的肩上拍了拍，最后，又亲热地摸了摸帕洛玛的下巴走了。

他离开以后，格拉西娅说：

“我不明白……”但她又停住，用眼睛寻找着她的毛活袋子。

帕洛玛站了起来，伸着懒腰。而一直望着天花板的赫尔曼低声说：

“不管怎么说，这小子早晚不是修道士就是共产党。”

夫妻二人穿着睡衣准备躺下时，格拉西娅说：

“我非常担心。”

“别着急，等等看吧，老婆子。”

“是为埃伦娜。”

赫尔曼正在给表上弦，马上转过身来：

“埃伦娜？埃伦娜怎么啦？”

“她过得不幸福，赫尔曼。”

“算了，我看你对夫妇之间幸福的怪癖观念现在可有了深入研究的地方了。格拉西娅，什么时候你才能扔开这些幻觉呢？”

她正折叠着被单，这时停下来，反驳她的丈夫说：

“赫尔曼，你很清楚我并不总是凭幻觉的！”

他们谁也不瞧谁就躺下熄掉了灯。这时，赫尔曼低声温和地说：

“得了，告诉我吧。”

床很宽，而床垫非常柔软。床单轻薄，使人感到既温暖又柔软。格拉西娅早就仰面躺下。

“阿尔瓦罗是一个古怪的男人，我向来不喜欢他。”

“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丈夫懒洋洋地回答道。

“坏就坏在这里。”格拉西娅继续说。

“而且他还很阔。”赫尔曼打着呵欠补充道。

“正是这阔坑了他。他任何有益的事都不做，连听都不要听关于工作的事。”

“什么东西！”

她无所畏惧地说下去：

“当然，同样令人厌烦的是他整天东游西逛，没有一刻停歇。好些女人都追着他……”

“好了，好了……”

“你听着，他早上五点左右睡觉，下午三点钟起床。天天如此。”

“你说他什么时候起床？”赫尔曼朦朦胧胧地说。

“下午三点左右。”她继续单调地不停顿地说下去：“埃伦娜说最使她痛苦的是那些女人那样不知羞耻地追他。但是，为什么在他们结婚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他就如此厚颜无耻地这么干？我想埃伦娜隐瞒了真情。她怎么啦？如果他们结婚有几年……她长得漂亮，有吸引力，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或许这些日子她有点儿胆怯，过于害羞。当然，我不知道已经教育她多少次了，比当初我的父母教育我可要多得多。从外表看来，阿尔瓦罗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男子，也许是因为那些健身锻炼的缘故，有点儿野。但是这……起初你不

是也有点儿野。我学生时代的朋友格洛丽，就是头一天夜里嗓子哑的……，我也痛苦过。但是感谢上帝，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上帝就这样造就了我们女人，就不管了。埃伦娜能发生什么事呢？我不知道。阿尔瓦罗作为丈夫，过于苛求什么呢？我看这不是充分的理由……那么，是什么？我们都了解怀孕最初几个月的难受是什么滋味，好象我们不用那样大惊小怪就能度过去。不过，埃伦娜怀孕的事，她本不打算在医生给她诊断确实之前告诉你。你就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好了。而且，特别是，阿尔瓦罗可能没有猜到。她想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她停了一下，又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可是赫尔曼已经安然入睡了。格拉西娅不响了。这时响起了男人的第一声鼾声，接着，又响起带着颤音的第二声。格拉西娅侧过身去，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5

那天晚上，舞厅里死气沉沉。两个黄头发的美国人不停地和几个姑娘跳舞，不时地回到桌旁，一人站着喝一大杯威士忌，就象下了什么赌注似地立刻又回到舞场中。在靠边的一张桌子旁，一个只能看清楚眼睛和牙齿的黑人和一个瘦瘦

的满脸雀斑的白种姑娘正混得热乎。音乐几乎是不住声地响着，乐队不知疲倦地一边用鼻音哼唱着一边扭动着肢体弹奏着。在酒吧柜台旁，一帮打扮得非常齐整又过分讲究的青年人象办事员一样冷漠无聊地消磨着时间，但几乎并不曾沾杯。时而进来些单独的或成对的男女。他们向舞厅里扫一眼，随后，便从哪儿来又从哪儿走了。

唯一在那里说得起劲的是阿尔瓦罗。这时他正拼命地要挣脱陪着他的两个姑娘想站起来。她俩一人吊住他一只胳膊；你拉我拽，桌子上的空瓶子到处乱滚，两个招待赶来阻止阿尔瓦罗。阿尔瓦罗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放弃了与他的两个对手的抗争。两个招待松了口气。他们中只有一位过来，恭维地微笑着，整理好餐具，撤去所有已用过的东西。

“你们不打破这些笨牛仔的脑袋是错误的。我可以一人对付他们两个，对付他们全家……不信吗？”

他又想站起来，但是两个姑娘压住他不让他立起来。争斗很快结束了，而阿尔瓦罗象风箱似地喘着气，继续说：

“那天一个美国佬打了我的一个朋友。当然，他欺负我朋友体弱多病……因此我才想把他们中的一个揍个头破血流。你们明白了吗？”

他被酒精烧着，尽管已经是半清醒半糊涂了，但还没有到真醉的份上。他迟钝地不停地说着，不过还能连贯一致。从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中，更清楚地看出他心中的火花正在飞溅。

“把这顿拳头留到别的日子怎么样？”其中一个姑娘用恭维的口气说，一面用手给他理好头发。

这是一个略微有点憔悴，皮肤黝黑的姑娘。不过她那双撩拨人的黑黑的大眼睛和讨人喜欢的嘴巴还是有很大的诱惑力。

另一个是一位染着金发描眉抹红的姑娘，她皮肤白皙，几乎白得透明，是一个虽然漂亮却显得平淡无奇的姑娘。

“现在还不迟。”阿尔瓦罗呵斥道。

金发姑娘抓住他的胳膊，喊道：

“真讨厌！那些美国人这会儿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别的日子你再去揍他们吧，先生。”她捏紧他的上臂，大声叫嚷：

“可真有劲！你肯定会赢的。”

阿尔瓦罗的目光紧盯着和美国人跳舞的姑娘，因此他没听见也不想听金发姑娘跟他说的话：

“呆会儿我们上什么地方去，参孙^①？”

“嘿，那我就是达利拉^②。”黑姑娘对她的伙伴说。

但是阿尔瓦罗突然喊道：

“滚你的，一对狐狸精！”

金发女郎和黑姑娘互相看了看，微微一笑。

“用不着用这种方式说话，先生。”金头发说。

“我说滚你的，一对狐狸精。”他重复一遍，眼睛没离开跳舞的姑娘们。

金发姑娘和黑姑娘又相互看了一眼，黑姑娘问他：

① 参孙：古犹太人的大力士，他的头发是他力量的源泉。

② 达利拉：参孙之妻，她剪掉参孙的头发，使他失去了力量。

“你指的是谁？”

阿尔瓦罗下巴一扬，说：

“她们。”

“小伙子，那是为了美元。”金头发用清脆的声音说。

阿尔瓦罗把手插进她们的衣袋里，稍微用力搂紧，指着那个正在跟黑人厮混的女子，又问道：

“她也是为了美元？”

黑姑娘轻蔑地一撇嘴，答道：

“那当然，先生。”

“好一个狐狸精！”

金头发申辩道：

“黑人的美元也是美元。肤色是叫人恶心，但是……”

阿尔瓦罗轮番瞅了瞅黑姑娘和金发女郎之后，固执地问：

“但是，是狐狸精，不是吗？”

黑姑娘在他的胳膊上掐了一下，对他说：

“我们也是狐狸精，是不是？”

阿尔瓦罗发红的眼睛盯住她，然后爆发出一阵挑战性的震人的哈哈大笑，使得美国人和他们的舞伴，那个黑人和他的女伴，柜台旁的年轻人和招待们，甚至连乐队的人们都感到有点惊奇和讨厌，全转过身来看他。但是看到阿尔瓦罗还在前仰后合地开心地傻笑着，他们就不再看他了。

黑姑娘想用手止住他的大笑，这时金头发递给他一只杯子说：

“疯子，喝吧，喝了你就止住啦。”

笑声终于止住了，阿尔瓦罗喘着气，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狐狸精，美元，王八，我……都是一些什么人啊！”

她俩迷惑不解地彼此望了望。随即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停顿中阿尔瓦罗保持着缄默，出神地沉思着，既听不见，也看不见，深深地喘着气。

两个姑娘打着手势，不时地朝柜台旁的那伙年轻人望去，但是他们毫无知觉，他们的答复至多不过是喷出一口接一口的美国烟草的浓烟。金头发轻轻摇着阿尔瓦罗，鼓起勇气又问他一遍：

“呆会儿我们上什么地方去？”

阿尔瓦罗好象回过神来了，看着她。

“告诉我，”她执拗地说，“你要我们中的哪一个？”大概因为他仍然不吭声，她又补充一句：“最好现在你就挑好了，明白吗？”

出乎意料，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要你们两个一起走。我从来就是带着两个女人。”

金头发和黑姑娘面露惊愕之色，两个人挤了挤眼睛。

“好大的男子气概！”金头发叫道，“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你和两个女人从这儿出去，可我以为只不过是出去蹓蹓而已……”随后微微一笑。

黑姑娘胆儿更大，脸直冲着阿尔瓦罗：

“你象所有的人一样，是个吹牛家。”

他微笑着，于是黑姑娘吻了吻交叉在一起的手指，献媚地加上一句：

“这些女人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够受的，不信咱们就试试……”

阿尔瓦罗用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目光看着她。一种在他的眼中时燃时灭的光，既刺人而又使人不知所措。黑姑娘好象感到不安，避开了阿尔瓦罗的目光。

“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金头发带着很重的鼻音说，“马上他们就要从这儿赶我们走了。为什么我们不去波塔尔？”

“我兄弟大概已经在那儿啦。”黑姑娘说。

“我可不想和男的打任何交道。”阿尔瓦罗猛地跳起来。

两个女人笑了起来。

“我兄弟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卡尔德隆法兰达斯剧组工作。你放心好了，他可是个女性化了的男人。”

“他长得很象她，但是更漂亮。”金发姑娘解释说。

阿尔瓦罗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我们的聚会正需要一个娘们儿气的男人。”他笑了起来，不停地拍着大腿。

“嘿，”黑姑娘抓住他的一只手，“我兄弟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亲爱的。他是一个有身份的女性化了的男子。你知道，他的痉挛是在工作中留下的。他的手指是这样的，是马德里最好的舞蹈演员。”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抓着的阿尔瓦罗的手指并拢。

阿尔瓦罗嘴角上仍然挂着笑意，问她：

“不过是一个女里女气的人，对不对？”

“人们叫他佩特内拉¹。”金头发介绍说。

¹ 佩特内拉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一种民间歌舞。

阿尔瓦罗开始一个一个地把一只手的手指掰开，象是在心里数着，当数到小指时，他喊道：

“好一张名单！”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目光，黑姑娘把食指按在太阳穴上。金发姑娘象是一个不知劳累的锤子，又敲打起来了。

“你会带我们去波塔尔吗？”

这句话已经说过两遍了，阿尔瓦罗感到奇怪。

“你从来没到过波塔尔？”金头发又磨上了，看到阿尔瓦罗否定地摇摇头，她就接下去说：“不过，先生，象你这样自诩消息灵通的人会没有到过波塔尔？大概你是在装糊涂吧，讨厌鬼。”

“没有，真的没有，”阿尔瓦罗这会儿可有点儿好奇地说：“什么样？”

“白天，就和任何一家饭店一样；可是到了晚上……你知道在地下室都干的是什么事。有意思的都在地下室，那儿有一些不一般的专用间。为了开开胃口，先以民歌舞蹈开始，然后……你想不到非常阔气的人都到那儿去，什么样的事都看得见……”

金头发似乎感到太疲劳了，平平淡淡哼哼唧唧地说着，可是阿尔瓦罗却聚精会神眼也不眨地听她讲。

“小伙子们赶我们走啦。”黑姑娘提醒道，眼睛却盯着柜台旁的那伙青年人。

确实乐队已经收拾好了他们的乐器。美国人开始大声地说话，招呼招待过去。他们指着自己的手表，用听不懂的语言抗议着什么。黑人和他的女伴不声不响地走出去。柜台旁

的那伙人正背冲着大厅移动着凳子。这天晚上就这样在那儿结束了：伴随着美国音乐的回响，美国烟草的气味和美国话的抗议声，在实在令人厌倦的气氛中结束了。随着美国人的话音，灯也全熄灭了。

阿尔瓦罗慷慨地向招待付了钱。然后，看了看腕上的表说：

“时候还早，离母鸡们……”

“等一会儿，我到厕所去一下。”黑姑娘说。

“我也去。”金头发说。

但是阿尔瓦罗挡住她们，抓住她们一人一只胳膊。

“别动。你们必须等一会儿，姑娘们。”

她俩只好忍着。当他们三人从柜台前经过时，那伙青年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黑姑娘和金头发白白地回过头去，阿尔瓦罗拉着她们飞也似地走过去了。

在万籁俱寂的寒冷天空下，夜仿佛冷得发抖。开始下霜了，两个女人哆嗦起来。但是阿尔瓦罗无动于衷，继续拖着她们，一直拖到他的汽车旁。他没有松开她们就打开了车门，然后，把她们推了进去。

“你这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金头发问。

“如果带我们去波塔尔……”黑姑娘讨好地暗示道。

可是车已经开动了，而阿尔瓦罗缄口不语。很快暖气放出的热气使她们暖和过来。他们穿过寂静的街道，两个姑娘各自从旁边的车窗望见掠过的路灯，稀稀落落的步履匆忙的行人和汽车，一个个门廊接着又是一个个门廊。离市中心越远，外面越黑得厉害，而这座城市仿佛越来越呈现出一片荒无人

烟的恐怖景象。汽车奇迹般地轻快地悄悄前进着，加速时轻得难以觉察，而当驶向一条被浓重的夜幕遮蔽着的宽阔的林荫大道时，车子用劲地喘息了一下，就象一头公牛似地向黑暗冲去，无声地把黑暗撕破。阿尔瓦罗紧绷着脸，盲目地开着车。

前面呈现出一片片田野，一直沉默的姑娘们掩饰不住她们的恐惧。她们的目光相对时，黑姑娘的眼睛似乎更大了，而金发姑娘的面色更加苍白了。

“这小子要冻咱俩。”金头发低声说。

黑姑娘战战兢兢地划着十字。

他们已经来到公路上，路旁的树木呼啸着发疯似地掠过。于是黑姑娘趴到前面的座位上，恼怒地在阿尔瓦罗的耳边喊道：

“你得告诉我们，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阿尔瓦罗把汽车闪电似地拐了一个之字形，黑姑娘叫了一声摔到后面。金头发随即也叫了一声，仿佛是黑姑娘叫声的回声。然后两人恐惧地缄默了。这时，阿尔瓦罗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你们不是想去厕所吗？那现在你们到野地里去解手吧。”

阿尔瓦罗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她俩似乎觉得他的笑声没完没了，于是各种不祥的恐惧开始控制了她们。她俩不约而同地闭上眼睛，开始叽叽咕咕地祷告起来。

这时，汽车长鸣一声刺破了原野的寂静，寒冷给车身加上的一层晶体护甲的冰凌也振动起来，象吉他琴弦被拨动似

地发出音响。夜幕就象人直挺挺地躺在公路旁，伸着胳膊要挡住发疯似地奔驰着去寻找光亮的汽车。他们与亮着黄灯的卡车相遇，与鸣叫着的小汽车相遇，而每次相擦而过时都响起呼啸的风声。

当远处出现一点微弱的灯光时，姑娘们已忘了祈祷。汽车终于放慢了速度。她们感觉到了公路的路面，俩人下意识地抓住了对方的手，然后向两旁望了望，各自都表现出惊骇和困惑。

汽车停住了。黑姑娘鼓了一下勇气，问：

“出什么事了吗？”

但是，阿尔瓦罗已经下了车，同时也让她们下车。他的命令口气使她们震惊：

“下来，别装傻。”

她俩哆嗦起来，马上就要哭出来了。黑姑娘的手紧紧抓住椅座，恐惧万分。两人咬紧牙关，克制着颤抖。

阿尔瓦罗站在开着的车门旁，深深地呼吸着。他说：

“什么也比不上这田野的空气来消除酒后的不适。”

寒气钻进车里。他们停在一片平坦的原野上，周围死一般地寂静。突然，迎面亮起一辆卡车的灯光。于是金发姑娘拉着她的朋友冲上公路。两人一同高举胳膊，一面哭喊着，一面绝望地摆着手让卡车停下来。而阿尔瓦罗站在她俩身后，却打手势不让车停，卡车便扬长而去了。

当卡车连同它的轰轰声一同从拐弯处消失后，她俩又被恐惧吓住了，披头散发，声音嘶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到阿尔瓦罗对她们说道：

“你们不是很想去厕所吗？那么，快，趁现在快去。”

她们哆哆嗦得上牙直碰下牙，手拉着手，走过去躲到车的另一侧去了。在那边蹲下身，黑姑娘嘴唇哆哆嗦嗦地说：

“那不是埃斯科里亚尔^①的灯光吗？”

“我想是的。”金头发哆哆嗦嗦地答道。

突然她们觉得嗓子眼哽塞住了，因为她们没防着车已开动了。这时她们不顾一切地在车子后面追着喊叫着。汽车转了半个圈，转向马德里的方向就停住了。

她俩气喘吁吁地追上了车，在寒冷的空气中呵着白气。阿尔瓦罗微笑着打开了车门让她们进去，同时说道：

“快，小母鸡们，时候不早了。”

他不必再请她们，姑娘们便一个推着一个地上了车。她们闭着眼睛，深深地松了口气，一下子倒在座位上。又感到了暖气放出的热气，这对她们来说如同是友爱之手的抚慰。汽车还没开出五百米，她们就开始出汗了。这时，黑姑娘已经摆脱了刚才的恐惧，大着胆子说：

“既然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可以把我们带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非常想在菲利浦二世旅馆过一夜。”

金发姑娘也振奋起来：

“可是，怎么在这高级旅馆里要一个三人房间呢？”

“你可真笨，”黑姑娘答道，“可以要个带套间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倒替换班呀。”

“你说的有理，”金头发非常佩服地赞同道，然后趴到

① 埃斯科里亚尔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城镇。

阿尔瓦罗的后背上，问他：“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带到‘菲利普二世’去？难道你所说的一晚上跟两个女人只是你虚构的幻想吗？”

但是阿尔瓦罗严厉地打断了她的话。

“住口！你们愿意吗？再要这么多的废话，我精神不集中，咱们都得撞死。”

汽车箭一般地向远处预示着市区的一片白蒙蒙的亮光冲去。在拐弯处车放慢速度，然后又更猛地向前冲击。有时，好象一堵围墙或是一棵树冲他们压过来，这时，汽车象一位斗牛士，偏离重心，把障碍物几乎擦着车身甩到了一边。这种与车祸只相距毫厘之差的急速躲闪，使姑娘们互相碰撞，她们只好紧紧地抱住对方的腰。在笔直的公路上，车开得使人觉得象悬在空中一样一动不动。于是两个女人闭上了眼睛。

汽车象山里的风一样进入了市区，在拐角处鸣叫着，在大街上展开双翼似地驰骋着。阿尔瓦罗的声音惊醒了她们：

“你们愿意在哪儿下车？”她俩谁也没来得及回答，他又问了一句：“你在什么地方住，黑丫头？”

“就在这儿，在费拉斯。”她有点害怕地答道。

“你呢，黄毛丫头？”

黑姑娘抢在她朋友前面急急忙忙地回答：

“她要在我家过夜。你不用操心。”

“对，我也在这儿下车。”金头发结结巴巴地说。

接着，一阵沉默。汽车缓缓地行驶着。突然，黑姑娘喊道：

“就这儿，就这儿！就在这儿下车。”

汽车稍微颠簸了一下，停住了。姑娘们没有动也没有说

话。阿尔瓦罗没有下车的意思，只是冲着她们转过脸去，说：

“下吧。”

她俩蹙着眉非常严肃地期待地看着他。这时他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

“啊！”他喊了一声。

阿尔瓦罗放下一只手立刻摸出了一把揉皱的钞票，嘟哝道：

“钞票。”

“对，钱！”黑姑娘钉上一句。

阿尔瓦罗把两张一千比塞塔的钞票每人给了一张，一边说：

“你的，克莱奥帕特拉¹。”他冲着黑姑娘笑了笑，“这是你的，路科雷西亚²。”这使金发姑娘露出了笑容。然后他转过身去：

“快，我还有急事！”他用命令的口气催促她们。

姑娘们迅速地放好钱下了汽车。她们用力推上车门，对他喊道：

“再见，亲爱的！”

汽车一下子就向前奔去。两个姑娘呆立着，目送着汽车消失了。

“下回你娘和你一起去！”黑姑娘喊道。

“他被什么追着吧？”金头发揣测道。

1 克莱奥帕特拉：古埃及女王名。

2 路科雷西亚：古罗马贵妇人。她的自杀引起的战争导致了罗马共和制的建立。此处借用二人的名字，是戏谑的意思。

听到她讲话，黑姑娘靠近她的脸，搂住她的脖子，激动地对她说：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呢？”她盯着对方的眼睛，眼珠随着对方的眼珠紧张地转动着，“我料想这个家伙的女人这会儿正背着他干好事儿呢。”

金发姑娘晃了晃，不过这时黑姑娘正在她的手袋里找着大门的钥匙。

阿尔瓦罗看到起居室的灯光显出奇怪的表情，他蹑着脚朝那儿走去。埃伦娜双臂悬垂，头歪到一边，全身放松地睡着了。她半张着嘴，耷拉着下巴，深陷的眼睛眼圈发黑，看上去象一个濒临死亡的小动物。他进来时，仿佛他身后带进一股原野夜晚的寒风，室内的空气掀动了一下，埃伦娜微微地呼出一口气。阿尔瓦罗注视了她一会儿，没有表露出半点儿激情。他准备转回去，这时，他看见桌子上的水杯和盛着药片的小盒。他弯下腰，抓起了小盒，在手里转着，读着印在四面的制药厂的说明：……植物神经系统紊乱，难产……他又看了一下他的妻子。她穿着睡衣，除了薄毛料的睡衣外没穿别的御寒衣服。阿尔瓦罗把手放在她的额上，感到凉丝丝湿漉漉的，于是决定把她抱起来。

埃伦娜的头在阿尔瓦罗坚硬的胳膊上摇晃着，手和脚毫无知觉地悬垂着。阿尔瓦罗感到了一种微微的虚汗味。

他打开卧室的门，摸着黑走了进去，把埃伦娜放在床上，又摸着黑给她盖好。然后他关上门，又到起居室关上了灯，在走廊里脚步嗒嗒响着慢慢地向他的书房走去。

6

酒馆里散发着霉味和酒气。这时是最忙碌的时候：吃午饭的时刻。酒馆老板、老板娘和老板的儿子正忙着满足匆忙的顾客提出的各种要求。有要这的，有要那的，简直应接不暇。戈约，是一个宽厚的人，带着眼镜一瘸一拐地站在柜台后面正忙着斟满杯子和瓶子。他的女人戈雅，浑身都是肉，总是穿着长工作服，主管厨房里的烹调。她不停地出出进进，端菜端饭，还收拾空盘子。而小戈约，那个年轻小伙子，给各桌送成瓶的酒和汽水。

“戈约！”

“戈雅！”

“小戈约！”

这三声喊叫压过了小酒馆里一切喧闹声。这个酒馆位于莱卡斯皮广场旁边，果品市场和附近工厂里成群的工人都在这儿用饭。戈约似乎从来没有觉察到酒馆里发生的事情，他向所有的人赊账，就象有人给他提供了一大笔贷款他可以随意使似的。戈雅也很慷慨：让人瞧她那富有弹性的丰满的胸脯，让人在她那黑胳膊上摸来摸去，而且经常向男人们暗

送秋波。

戈约是一个很宽厚的人，当他攒够了钱，就买了一辆小汽车送给他的女人，这样他女人的夜游出租汽车费就节省了。他感到很满意。

“我不能拒绝任何人的怪念头。”他在由他出钱举行的庆祝如此重要的事情会上对他的老主顾们说。

从此戈雅吃完晚饭后就开着她的车鸣叫着消失了，直到清晨三四点，她才又轰隆隆地开车回来。受恩必报的善良的酒店老板娘就是这样来来往往。

只有小戈约感到羞愧，每当有人拿他母亲的生活影射地跟他开玩笑时，他说：

“我要是一去当兵，就永远也不回来啦。”

戈雅将两盘着了色的菜豆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分开耷拉在前额的发绺，嚷道：

“我明白了人们所说的注射器是什么意思了。”

坐在那张桌旁的四个男人哈哈大笑起来。其中一个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往自己身边拉了拉，在她耳边说了些特别刺耳的什么话。于是戈雅一下子从他手中挣脱，直直地盯着他，然后对他说：

“这大概一定能看见。好叫唤的狗东西……，你已经知道了。”

他想抓她一下，但是她躲开了。站在柜台里的戈约，眼睛眯在眼镜片后面微笑着，而小戈约也看见了发生的事，他怒气冲冲地吼道：

“两瓶白酒，一瓶葡萄酒！”又悄悄地含含糊糊地嘟哝

着：“我要是一当兵……”

戈雅回厨房去了，摇摇摆摆的样子引起了一阵七嘴八舌的放肆议论。

“跟她去，拉法。”那桌旁的四个男人中另一个对刚才和戈雅开玩笑的人说。

“谈不上这个。老婆有的是。如果你整天汗流浹背地干，晚上你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货……你瞧着吧。”拉法答道，张着嘴哈哈大笑。

“这可怜的戈约真糊涂。”另一个说。

“有的人生来做王八，就如同有人生来做海军上将一样，用不着你去费心思。”这桌旁一直沉默不语的第四者说，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第一块面包心扔进盘子里把菜汤蘸干净。

其余的人耸了耸肩膀，默默而又匆忙地吃起饭来。拉法吞下一大口酒后，开口道：

“哎，那个想和我们聊聊的小子什么时候来？”

“你以前可曾见过他？”一个伙伴问他，大概由于拉法摇摇头表示没见过，他小声说：“瞧着吧，备不住是警察局的。”

“那倒不是，胡利安，”拉法答道，“博尼对我说了，是他们工厂的一位工程师。”

“一位工程师？你少磨牙吧。”正在打扫着菜汤的人说。

“是的，费德，没错。看起来是属于现在对工人的事情感兴趣的那种人。一个年轻的工程师。”

“一个少爷。”这些伙伴中的第四者费利克斯揣测道。

“反正就会见到他的，不是吗？”拉法抓起一瓶葡萄酒又要喝起来。

拉法、胡利安、费德和费利克斯已经是三十五至四十五岁左右的人了。他们是机械工人，手上总是留着肥皂洗不净刷子刷不掉的黑灰和油污。他们注视着前方轻松地笑着。这些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在谈话中常常夹杂着一些粗话和难听却又形象的形容词，他们有着马德里人那种随随便便的外表，总是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话。不多不少，四个普普通通的人。

博尼从门口探进头来，拉法小声地对他的伙伴们说：

“伙计们，他来啦。”

四人一致的目光，即使不带嘲弄也立刻使博尼引向这张桌子的那个青年感到慌乱。不过，这位工程师的出现，使说话的嘈杂声减弱了，许多张脸吃惊地转向他。戈约正在往一只酒瓶里灌酒，酒都溢出来了，他都没有觉察。他向上推推眼镜架好看得更清楚。戈雅手里端着一只饭盘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而正在向柜台走去的小戈约，站住脚给他让开路。整个场面只持续了一刹那，没超过电影中一个镜头的功夫。

四个人在他们的椅子上动了动，甚至使他们的脚发出声响，但是没有一个站起来。这时博尼说道：

“这几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的那些朋友。都是些好人。”然后，转向他们，介绍说：“这位是唐·马里奥先生。”

埃伦娜的哥哥向他们伸出手，说道：

“不用客气，请随便吧，你们不用费事。”

拉法指着他那盛着一条鲱鱼和一只橘子的小饭盒邀请马里奥道：

“如果您赏脸的话……”

“谢谢，谢谢……”马里奥坐在博尼拉过来的椅子上。

拉法微微一笑，用双手把包在一张粗包装纸里的鲱鱼压扁弄碎。

“在这儿填饱肚子。”

“非常对。”

马里奥也微笑着，环顾着四周，要找点儿什么话说。他评论道：

“那么这儿也不错，不错。”

“这比不了利特斯^①，但是……”费利克斯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还凑合。”

小戈约走了过来。

“您要点儿什么，先生？”他对刚刚来到的人问道。

马里奥迟疑地眨眨眼，然后冒然地说：

“那么……，给我一杯咖啡。”

“我们这儿没有咖啡。”小戈约声明道，接着又补充说：

“来杯别的吧，葡萄酒？啤酒？白兰地？”

“好吧，一小杯白兰地。”马里奥带着将就的表情决定道，又问博尼：“您也要白兰地吗？”

“可以。”博尼答道。

四个朋友借机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嘴里不停地嚼着

^①利特斯：马德里饭店名。

他们的夹肉面包。

博尼对他们说道：

“唐·马里奥先生到这儿……”

但是小戈约端着杯子来了，他打住了话头。马里奥拿出一包烟，递给同桌的人。这些人轻轻点着头接过烟，夹在耳朵后面。

“这种烟可少见。”费利克斯快活地说。

“你们抽什么烟？”马里奥问他们。

“‘半岛人’牌，烟草公司出的，碰上什么抽什么。”费德说，他的声音比其他人的更刺耳：“质量越来越糟，可价格倒越来越贵。”

“你们喜欢哪个牌子？”

马里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具体回答。几个人耸耸肩膀，年轻的工程师——瞧了瞧四张狐疑的面孔和已经吃得差不多的四块夹馅面包。

“那你们吃得怎么样？”

费德皱起了眉头。胡利安和费利克斯困惑地停止了咀嚼。拉法看着他，眼中闪现出嘲讽的目光，答道：

“您不正瞧着嘛。请看菜单！今天，花菜豆，是热菜，和一条鲱鱼，算是有味儿的菜。明天，扁豆和鳀鱼。后天，又是花菜豆和鲱鱼。有些时候，土豆和鳕鱼。我说的是：菜单上有什么就吃什么。”

“多谢，”费德说，这时其余的人笑了起来，“事情只能这样。干拿这几个钱的工资……”

马里奥同意地点点头，说：

“是的，我理解。现在的调整是艰巨的，但也是不可避

免的。为了使我们摆脱灾难有必要根除……”

四个男人皱着眉头，眼中露出怀疑的神情，听马里奥说下去。他继续说道：

“限制贷款，你们懂我说的意思吗？”他停了一下，看到他们点头后，接着说：“限制贷款正使那些企业主度过一个困难的时刻。只有少量可支配的钱的时候……这就象用一个抽气筒从这儿抽走氧气，我们就可能头晕，是不是？”他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

“对这些事我没有经验，但是……”胡利安用手作了一个茫然的表示。

“少废话。我倒想说说，”费德把上身向马里奥靠过去，“您所说的一切可能都不错，但是不对头的是，每次总是由我们来付出代价。”

“说的对，这事儿谁是替罪羊？”胡利安问，又自答道：“工人。”

“就是这么回事。”费利克斯支持道。

马里奥感到脸上的肌肉一阵轻微的抽动。他面对四双轻蔑地瞅着他的带着敌意的眼睛，好象他就是造成他们贫困的人。

“是的，我理解。”他低声说，“这个我完全理解。你们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考虑到这样做是必要的。你们不要忘记企业主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影响可是不一样，先生。”拉法打断了他的话，“他们继续过着神仙似的生活。在我们干活的企业里，大头儿们和以前一样。他们抱怨，发牢骚，可是继续象什么也没

发生过一样地生活。而我们，却换了样……，对我们取消了计件工资制，额外加班……就干拿这几个钱，我们能干什么？”

“问题是不应该超过八小时工作，伙计。”马里奥伸出双手微笑着，好象给他一种既便利又看得见的补偿。

“吓，他们是否合理地支付了八小时的工资了呢，当然没有。”

马里奥的微笑消失了，他那柔软的保养得很好的双手慢慢地放在腿上。

“日工资少得可怜。”费德用刺耳的声音强调说。

其余的人都点头同意。

“以前，”拉法继续说，“到了星期六，我交给老婆八百或一千比塞塔。现在我能给她的超不过四百，可是所有的东西都更贵了，甚至连烟草、地铁都涨价了。这就是所发生的变化，您明白吗？”

博尼用调解的语气插嘴说：

“好了，就到这儿吧，唐·马里奥先生……”

“同意，但是我们只不过是回答他的问题。”费利克斯说。马里奥点头表示理解并试图在嘴边露出点笑意。

“为了省钱，取消了喂猫的羊杂碎。我们这些干活儿的，就是那猫，去它的吧。”胡利安说着抓住了酒瓶。

一阵沉默。这时酒馆里更乱糟糟的了。小戈约大声喊着要回杯子和瓶子。粗哑的声音和哈哈大笑声在乱哄哄的气氛中一会儿从这儿，一会儿从那儿爆发出来。但是，戈雅却勤快而又一本正经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转到各个不同方向去看

那个工程师。当某个老主顾威胁着想要掐她或是想与她开个玩笑时，她不声不响地躲开，然后说：

“那边那个年轻人是位工程师。”

那些男人们转过身去瞧，然后耸耸肩膀。其中一个人说：

“你可没长着吃这种点心的嘴巴。”

而另一个说：

“这小子的脸长得……”他吐出一句粗野的话。

马里奥用眼光在对面一个角落里的一堆装汽水瓶的箱子上逡巡着，说：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既不坚定又不明确，“也必须考虑到还是由于生产得太少。补救的办法在于增加生产。”

“为了谁呢，我说？”

费德的提问，仿佛炸弹爆炸的响声，在空中响着。

“那些到德国去的人说，在那儿一点儿也不用为工作发愁，”拉法语气平和地说，缓和了刚才的紧张空气，“而且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不错。我相信是真的。据说，尽管他们生活在外国，按他们所挣的钱，他们能比我们好两倍，而且还有储蓄。当然，他们也说在那儿大家都工作，不象这儿，八个人为八十个人工作。有这么一帮贼，我们的工资怎么能挣得多呢？”

马里奥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好象要深深地钻进他的嘴唇、他的眼睛和他那交织着皱纹的古铜色的前额里去。

“你们不要以为共产主义……”马里奥眼睛仍然盯着他，突然对他说道。

拉法吃惊地闭上嘴，咬紧了嘴唇，然后瞅瞅他的伙伴们。

“别说了！”费利克斯厌烦地说。

“在这儿没人提到‘那个词’，”胡利安说，“提到‘那个词’的只有您。”

“我们现在谈论的和‘那个词’有什么关系？”费德又尖锐地问道，“在这儿，涉及的是星期六我们发的工钱。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博尼认为是应该插嘴的时候了。

“就到这儿吧，唐·马里奥先生……”

“好吧，”马里奥带着装出来的笑容说，“看起来你们不喜欢谈‘那个词’。当然，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徒……因为你们是信奉天主的，理所当然。”说完，他指了指费利克斯的衬衣敞开的领口里露出的项链。

“这是什么意思？”费德又挑战似地问道。

“因为你们，尽管可能从来不去教堂，也许从来不去……”

“什么？”拉法问道，他已经从刚才吃的一惊中缓过神来了。

“没，没什么。”马里奥的声音又变得难以捉摸了，“我想说你们信奉天主是理所当然的，而且……”

费德把马里奥送他的香烟的烟头扔在地上。

“不过，好吧，”他打断了马里奥，“我们是不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为什么您想把天主和工资扯在一起呢？”

费德的话说到了点子上，把问题集中到了一点，他的同伴们都以此为缺口，顺着他所指出的这条思路说下去。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拉法说，“据博尼说，您想同我们交换看法，研究其它企业的工人生活。因为，在您的企业中，工人知道您是头头，他们不说，也不敢说。”

马里奥默默点头承认。

“我们，我们想的是星期六能发给我们更多的钞票。”费利克斯说，并掏出贫民登记表。

“就是这个。而所有别的都是要把事情复杂化。老婆必须去买东西，每天必须给我们做夹馅面包，必须交房租、电费和孩子们的学费……如果那些学校不是一钱不值的话……，还要付钱给那些用分期付款卖给我们布的布商，因为一下子我们是买不起的……每当到了星期三，老婆就对我们说：‘一分钱没有我能做什么……’而我们说：‘再也没有了，我没挣那么多。’可她又说：‘但是我需要更多的钱。要给家里弄更多的钱来，你瞧着该怎么办吧，反正必须要有饭吃。’于是，一个人开始绝望地喊道：‘钱！你想让我去偷吗？’到了星期四，他又糊里糊涂地必须去找活干。现在你懂不懂，要明白所有这些情况不必去萨拉曼卡^①。”费德愤怒得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震得瓶子都跳了起来。他使劲瞪着马里奥，使他不得不把眼睛转向那堆汽水箱。

许多吃饭的人都已离去了。小戈约从各个桌上收拾杯子和瓶子，一排排地摆在柜台上，碰得叮当作响。戈约在一个

^①萨拉曼卡是西班牙一座名城，萨拉曼卡大学建于1220年左右，16世纪时经历过相当繁荣的时期，为当时的著名学府。

小本上记着帐。门不停地开关成了通风口，充满各种气味的热气散了出去，冷飕飕的小风从阴暗狭窄的街道上钻了进来。戈雅靠在厨房门框上，眯缝着眼睛张望着。突然，广播响了，都是报上的那些话。

拉法、费利克斯、费德和胡利安用方格旧餐巾包裹着饭盒。马里奥默默无语地沉思着，显然感到伤心。

“当然所有的错都是我们的，”胡利安说，“如果我们到德国去或者都坐着不动，那就要看看所有那些无所事事却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闲人们怎么办，嗯，你说呢？”他用胳膊肘碰了费德一下。

可是费德朝他做了一个别作声的手势。四个人相互瞧瞧，用目光商量了一下，拉法站了起来，其余的人也随着站了起来。马里奥感觉到了四个人的行动，转过来看着他们。

“不错，不错，”他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感谢这次谈话。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下次再会面，还可以经常见面。我愿意作你们四位的好朋友。我们会相互了解、相互尊敬的，尽管现在你们中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把手伸给他们。

拉法微笑着握紧了他的手。

“请您相信我。”他对马里奥说。

“我说的也是这句话。”

“我也是。”

“一样。”

博尼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马里奥对他说：

“你也可以走了，博尼。我再呆一会儿。”他又坐

下。

五个男人走了出去。到了街上，费德问博尼：

“这家伙想要干什么呢？”

“这你已经知道了：和你们谈谈，没别的。他是一个出色的人，非常富有，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对了解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有什么打算很感兴趣，可没有什么坏心眼。”他耸了耸肩，又补充道：“当然在工厂里，他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我觉得他是一个冒傻气的少爷。”费利克斯说。

“非常阔而且非常好的人，嗯？”胡利安插嘴说，“但是，为什么他不下令长工资呢？”

“这不是他管的事，伙计。”博尼答道。

“不，提到工作……说了多少动听的话，给了多少忠告，说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干或那样干，说什么我们必须尽量多生产，说什么这个该怎样那个又该怎么着，但是一谈到多给钱，一句话也没了。就象把他们的嘴巴封起来了一样！”费德说道。

“对，是这样！”拉法低着头顶着寒风说，“如果，象博尼说的那样，他只想了解一下情况的话，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了，他该很清楚这一切了。”

寒风吹着五人发热的脑袋。为了躲避汽车溅起的泥浆，他们不得不贴着墙，低着头，沿着狭窄的街道，一个挨一个默默地向前走去。

马里奥几乎不曾觉察到戈雅的出现，直到她对他开口讲

话。他看见她手中拿着擦桌布。

“可以擦吗？”

马里奥抬起双肘，好让她仔细地擦抹大理石桌面。他看着她那抓着抹布的手……又看见她另一只手把白兰地酒杯放在闪光锃亮的桌面上。而当她在他对面坐下的时候，他还以为这个女人早已走了呢。他困惑地望着她，看见她那黑里透绿的眼睛象没有擦亮的玻璃似的混浊不清。

“他们跟您讲了我些什么？”

她的问话使他怔住了。于是他盯住她那油乎乎的厚嘴唇和伸在牙齿外边的舌头。

“因为他们是那样……”

牙齿动了，嘴唇也动了，舌头不见了。又这么动了动：

“但是您一点儿也不要理睬他们对您说的那些话。如果您象我那样了解他们……”

这时，马里奥的眼睛离开了那张嘴巴，四下里瞧了瞧。酒馆已经空了。连戈约和小戈约也不见了。然后，他问这个女人：

“您是老板娘，对不对？”

“对。”戈雅答道，同时暗示道：“现在，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都在厨房吃饭。”

马里奥笑了笑。

“没有，他们没有对我谈起任何关于您的事。”

她动了动，好象整了整领口。

“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你们男人总是在谈论女人……”

“我懂了。但是这次我们谈的是别的一些事。”

“您以前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那么……”

“我是工程师，他们是工人。您懂吗？在老板和工人中间存在着使我很感兴趣的问题。而我们谈的就是关于这类事的一些问题。”

“而关于女人……什么也没谈？真的吗？”

“什么也没说。”

“真稀罕！”

“为什么？”

“有不吃腥的猫吗？”说完戈雅笑了起来。

马里奥也笑了。她的身体在椅座上成一条斜线，她把胸部靠在桌子上并且把一只手臂伸向马里奥。她的眼睛从散乱的额发下向上看着，看着马里奥的双眼。她的眼睛看上去很大，象两只闪着光和动着触角的怪物想把他抓到手。

“啊，我明白了，”马里奥说，同时用食指做着否定的手势并补充说：“但是不行。”

“那您明白了什么呢，工程师先生？”

马里奥耸耸肩膀。

“啐！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看就那么清楚的事。但是，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当然没理的就是另外一些人。”

戈雅眨了眨眼睛，好使眼睛睁开后更显得明亮。她张开那湿润的大嘴笑了。

马里奥问她：

“您认识他们，是吧？”

“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她答道，“我可以告诉您些事。”

“关于他们的？”

“如果您想知道……”

马里奥眨了眨眼睛，看见戈雅深深地喘着气，仿佛从她的喉咙里升起一阵强烈的痛苦似的。这女人的脸色阴沉沉的，那痛苦好象压迫着她的面孔使它变成了一块布满折痕和皱纹的坑坑洼洼的面团。

“他们是男人，”她轻蔑地耸耸肩膀，“而我是女人。”

马里奥看着他的空杯子，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然后，他的目光四下瞅了瞅，毫无疑问，是在寻找某个适当的时机或是一个借口借以摆脱她的纠缠。

戈雅坚持说：

“只有我们女人遭受痛苦。男人们总是有通向前方的康庄大道，可是我们……”

“不对，”他没有看她低声说：“对上帝来讲只存在生灵。”

“当然，但是轮到我们女人的是最坏的东西。”

戈约与小戈约在厨房里说着话，他俩的声音一直传到他们这儿。

“您不愿意听我讲，是吧？总是这样的，对女人来说，没有人愿意听她们讲话，甚至连上帝在内。”

马里奥把眼睛转向她。

“唉，我不是来……”

“你不是来干什么？得，你把它说出来呀。”

马里奥没吭声。酒馆老板和他儿子还在厨房说着话。酒馆里充满着肮脏、贫困、令人沮丧的景象。当感到戈雅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时，马里奥在椅子上缩成了一团。

“这里一切都很凄惨，是不是？”

“很凄惨。”他低声说。

“所以您必须听我说。到这儿来的人不理解我。他们说我，说我是一个……四个字母^①的，您懂吗？好象我没有权利离开这里，没有权利有那么一天逃离所有这些污秽……”

这个年轻人感到不舒服，推了一下椅子，发出一声令人不快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改天吧。”他急急忙忙地说。

“改天……，什么时候？”

马里奥已经站起来了，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桌上。这时他看见这女人胸部一直到咽喉有一条深色的裂痕。

“改天。”他重复道。

他没等找钱也没有回头就走了，这时她说：

“您已经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象您一样的男人。”

门在他身后关上时，马里奥抑制不住回头透过龌龊的玻璃窗看了看。戈雅几乎是趴在桌子上，下巴支在双手上，眼睛睁得大大的，闪闪放光地继续追视着他。

^①西班牙文妓女一词是四个字母。

7

埃伦娜急忙一口喝干了那杯咖啡，站了起来。她穿戴整齐，精心地梳妆打扮了一番。尽管她眼睛周围青紫色的眼晕还没有消褪，但是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的神情。她的嘴唇也显得发青，不过脸色清秀。

她抻平袜子和紧身裙子的皱折，便向过道走去。家里笼罩着懒洋洋的恬静气氛。室内舒适的家具更增添了睡意。她走在地毯上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对那困倦的气氛毫无打扰。

她没有叫门就走进阿尔瓦罗的书房。随着声音，阿尔瓦罗从柜子门后边走出来，围着竖起来的衬衣领子在系着一条领带。埃伦娜对他吃惊的脸色微微一笑。

“我碍事吗？”她用热情的声音问道。

“不。”阿尔瓦罗又对着镜子照着去把领带结打好。

尽管他的语气平静，但仍能从他双手的动作上看出一种极力控制着的不安心情。他不得不解开结子重新开始。而这时，埃伦娜从房间的中间巡视着他周围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她走近仍然摆着午餐的桌子，看了看盘子。

“你几乎没吃。”她低声说。

喘了口粗气算是阿尔瓦罗的回答。埃伦娜又转过去看他。他仍然对着镜子，刚扔了那条领带，正在神经质地从金属杆上的许多条领带中另找一条。她默默地瞧了他一会儿，当他最后挑中一条墨绿色带金丝的领带时，她高兴地说：

“那条是我作为圣诞节礼物送你的。我觉得，它虽有点儿各色，但我喜欢。你一次还没带过吧？”

阿尔瓦罗拉着领带的两端熟练地绕着。

“我不清楚，但我相信是的。”他回答道，仍注意着那个领结是否完美。

埃伦娜慢慢地向他走过去，站到他的背后，说：

“我说你几乎还一口没尝呢。”

她望着镜子中的阿尔瓦罗微笑着。在镜子里，两张脸挨在一起。埃伦娜的前额被阿尔瓦罗的下巴遮住半边，他的胳膊肘差不多把她的影子从咽喉部分割开。他们的目光只在一瞬间相视，阿尔瓦罗很快把目光垂到刚刚打好的领结上去了。他一边拉紧领带结一边嘟哝道：

“我不想吃。”

“不舒服啦？”埃伦娜温柔地询问着。

阿尔瓦罗平静下来，没有看她，回答道：

“和往常一样，不过我没胃口。”

埃伦娜的微笑在镜中消失了，迈着急缓的步子一直向放着练拳击用的吊袋走去，用手指在上面敲着。

阿尔瓦罗摘下一件外衣。这时，埃伦娜说：

“你要出去吗？”

他忙着把翻领弄舒服，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当然。”

停了一会儿，两人都没有动，等待着。一束阳光从下午多云的天上一条缝隙中撒落下来，射进房间，把里面照得亮堂堂的。一会儿，风推过一片乌云，那束光亮便消失了。室内所有的一切又灰朦朦的，房间也失去了光泽。

埃伦娜又说道：

“今天你带我出去，这要求过分吗？自从咱们回到马德里，从没有一起出去过，而今天……”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又踱过来，面对面直视着她的丈夫。

“那不行。”他侧过身去答道。

“为什么？”

“我有一个约会。”

她皱起了眉头：

“和谁？”

阿尔瓦罗关上柜门，耸着肩膀答道：

“这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你不可能感兴趣。”

妻子噘起了嘴：

“那你搞错了，阿尔瓦罗。我感兴趣，而且非常感兴趣。”

埃伦娜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他身边，可是这时阿尔瓦罗却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找他一直在收拾的小东西：表、烟、打火机、皮夹……埃伦娜追着他。

“那好吧，”他说，并没有转过身去看她，“我得去看几个朋友，准备去托莱多山中组织一次打猎，是一次总共需

要几天的打猎。现在你明白了吧？”

他边说话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直到停在电唱机旁。埃伦娜离他有两步远，问道：

“我明白什么？”

阿尔瓦罗绷着劲，战栗着。

“我们要再讨论一遍吗？”他声音低沉地说。

“阿尔瓦罗！”埃伦娜的声音几乎是在恳求。

但是阿尔瓦罗没有作声。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关心的日子。非常值得关心。”

阿尔瓦罗转过身来，夫妻俩面对面站着。一抹阳光又一次一瞬即逝地闪过室内。随即，沉默更使人难以忍受。

“今天是什么日子？”阿尔瓦罗终于不耐烦地问。

深色的衣着使他显得更高更细挑。他那看起来不加修饰的头发微微拳曲地披在额上。他清澈的双眼目光冷静，使他的面容映上一层柔和的光彩。但是，尽管他的外表冷峻淡漠，仍可以看出他在压抑着内心的暴躁。

埃伦娜望着他，眼睛里掩饰不住地流露出对他的爱慕。

“无疑你是高雅极了。”她好象自言自语，阿尔瓦罗微微张开嘴象要笑，可是没笑出来。“你有那么多的崇拜者我并不奇怪。这很自然，不过我想……”

阿尔瓦罗没让她说下去。

“好了，你说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值得关心的一天。今天……，今天怎么了？”

“对，对，我就说，”埃伦娜直视着他的双眼，接着说：“今天是我第二个月停经，你懂吗？现在几乎不能怀疑

这已经是事实了。”

阿尔瓦罗的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咬咬牙。埃伦娜两手握在一起，声音愈加柔和，继续说：

“我以前没有告诉你，怕万一只不过是我自己的幻觉。我尽量不让你知道我不舒服，也是为了这个，为的是也不让你产生幻觉。然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一般不到第三个月停经，这种新的状况不能稳定，不过，从第二个月就可以说是怀孕了。”

他已经不再瞧她，转过去半个身子，头歪在肩上。埃伦娜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每一个反应，提高了声音：

“我总是想，有一个孩子是件有点儿令人惊奇的事，尤其我们的情况更是这样，这真是一个奇迹！”她停顿了一下，向他迈近一步，声音喑哑地接着说：“不过你的表情就象我正在向你宣读对你的判决……”

阿尔瓦罗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然后说：

“对我来说可能是象你说的那么回事。我已经猜测过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不愿相信。”

“阿尔瓦罗！”埃伦娜声音嘶哑地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阿尔瓦罗好象被追逼着，摇着脑袋。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嘟哝着。

“不可能？那，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阿尔瓦罗，难道不是上帝的恩赐？”

他象陷入了幻觉似地严厉地看着她，脖子上的筋蹦蹦直

跳。好象他的心脏就在喉咙那儿跳动。她固执地说：

“在我们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孩子，是上帝的特殊恩赐，你不要怀疑。”

“上帝的恩赐？”压抑的怒火使他喘不过气。“上帝的？”他开始大步踱来踱去。“现在有一个孩子？”他用手抱住了脑袋。

“是你的，你的……”她追着他，对他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你和我的。”

大概因为他没有反驳，埃伦娜不再跟在他后面，她站在书房中间不动了。但是，愤怒竟使她对他喊道：

“我这么叫你恶心吗？”

阿尔瓦罗猛地停住，撞着了埃伦娜。她打了个趔趄，可是他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伸手扶她一把，只是瞪着她。

“我这么叫你恶心吗？”埃伦娜颤抖着重复道。

阿尔瓦罗的目光是那样沉静，那样刺人，又是那样绝望，使埃伦娜害怕。

“你不要这样看我。如果你不愿意就别回答我。但不要这样瞧着我。”

阿尔瓦罗恼怒地咬着嘴唇，迅速猛烈地一转身把背转向了她。又是一阵静默。只听见阿尔瓦罗生气的喘着粗气的呼吸声。沮丧的埃伦娜已经没有力量与她丈夫不可抑制的紧张相对峙，走过去在床边坐下等待着，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等待什么。

阿尔瓦罗也动了动，不过他是朝书橱走去。他在那儿站住，瞧着成排的书籍和唱片，陷入怨恨的沉默中。

“在帕拉多尔的那天晚上，你叫我等待着，不要再催逼你。”过了一会儿埃伦娜声音单调地说，“你不能说我等得没有耐心，我可一次也没打扰过你吧。从第一次想呕吐我就想到是怎么回事了。也许这给了我忍耐的力量。这对已经结了婚，与丈夫同住在一个房子内却得不到丈夫的温暖的女人来说，忍耐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且那些女朋友要在背后议论纷纷，要怜悯她；她又不得不在自己的母亲面前装假，对她撒谎，总要撒谎；甚至自己的佣人也注意到了发生的事，遗憾地看着她……我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一天天孤独地忍受着这一切，吃这些该死的药片弄得我头晕脑胀，为的是不打搅你……因为我想，我们那次做了事之后，有一个孩子值得，非常非常值得。”

阿尔瓦罗姿势不变地听着埃伦娜单调的抱怨，好象那是他不感兴趣的，与他的生活无关的一段故事。这时，下午的光线更加灰暗，房间充满了忧郁的气氛。

“你想到没有，不久我们就要作父母啦，阿尔瓦罗？”

问话在空气中震荡着，象一缕缭绕的烟拉长了。阿尔瓦罗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玩着。埃伦娜低下头，不停地交叉着手指，又说了起来。

“不管你怎么想……，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想法，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必须改变。这个孩子要么救了我们，要么毁了我们。我们必须在他出生前解决问题。他不应承担我们生活中的过错……”

突然，阿尔瓦罗不再瞅那书架，使劲攥着那钥匙环，转过身来。低着头的埃伦娜下意识地抬起头来，他们的目光相

遇了。阿尔瓦罗脸色发青。明显地看出他全身在颤抖，好象要向谁扑过去一样，吓得埃伦娜往后挪了挪，手支在床垫上撑住自己。

阿尔瓦罗一步跳到电唱机跟前，敏捷地打开唱机。埃伦娜还没有意识到他干了什么，机器里就传出罗坎罗尔刺耳的乐曲，震耳欲聋。

随即埃伦娜看见阿尔瓦罗作着手势，说着听不清的话向她走来……房间的每个放着扩大器的角落里，都发出瀑布般的轰响落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卷入刺耳尖叫的旋涡中。埃伦娜用手捂住耳朵，而这时阿尔瓦罗对她喊道：

“现在你要听我说！”

但是她绝望地摇着脑袋，直到阿尔瓦罗在她的脚旁跪下。

“你必须听我说！”他又对她喊道。他抓住她，把她的手拉开，迫使她抬起头看着他。

“看在上帝的份上吧！”她恳求道。

阿尔瓦罗扯着脖子说：

“你以为只是你一人忍受痛苦吗？”他那充满激怒的炯炯的眼睛盯着她，“你的朋友，你妈妈，你的佣人关心你。她们非常关心你，嗯？但是，你怎么没对她们说你和华金睡觉的那些时候呢？回答：你和她们讲过吗？”

他使劲地摇晃着她，埃伦娜的头来回晃着，与此同时她说着：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

“所以，那事总是在我这儿出现，这儿！尽管我从来没

看见过，但是就象一幅画总出现在我眼前。”他用手掌紧紧压在眼皮上，手微黑，指甲磨得光滑滑的。

他不响了，于是就闸住了在他胸中汹涌奔腾的无数喊声。这时罗坎罗尔狂舞的纷乱的幻影从他们的头顶上飘过，敲打他们，践踏他们。

埃伦娜无言地啜泣着，大睁着眼睛。阿尔瓦罗终于放开手露出眼睛，内心同样极度痛苦地说道：

“你现在明白了吧？你明白我也生活在一座地狱里了吗？我厌恶你，也厌恶我自己和所有的人……”大概因为她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不动，毫无反应，他更加激愤了：“当然，你只考虑大家可能说什么，用有一个孩子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可我，怎么办？我感到绝望对你无所谓，你只关心你怀孕了和虚荣心。”

她继续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就象没看见他，也没听见他说话一样，可他已经是大声喊叫着对她说了，他的喊声又给这喧闹的狂欢曲增加了噪音。

“现在，这孩子，嗯？是谁的孩子？说，谁的？回答我！”

他又摇晃起她来。要不是他支撑着她，埃伦娜会被晃倒的。这时，她嘴唇开始动了，声音含含糊糊的。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你说什么？”阿尔瓦罗喊道。

“你出去，放开我。”她含含混混地说，几乎听不清楚。

“什么？你喊啊，象我一样喊。”

埃伦娜的嘴不动了，她也不哭了，只是看着他。阿尔瓦罗似乎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抓住她的手。

“这孩子不能要，你懂吗？”

看到埃伦娜沉默不语，毫无反应，阿尔瓦罗换了语调，他想使他的话说服力更强：

“他最好不要到这个世界来。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当然不会对你有什么危险。这样，我才能安下心来，而且也许我们的事情可以变好。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埃伦娜？”

她眼神呆滞地看着他，一动也不动，好象连气也不喘了，只是点点头微微表示同意。

“你同意啦？”他用颤抖的声音追问她。“咱们花钱请马德里最好的医生，如果不行，咱们去巴黎，如果为了找到好医生需要那样做的话，还可以到伦敦去。”他用表情，用声音，用目光恳求她：“你同意吗，埃伦娜？你对我说同意！你对我说同意啊！”

但是她用手捂住脸，什么也没说。踌躇了一会儿，阿尔瓦罗站了起来，跑出房间。屋子里响起一阵乱糟糟的声音。

埃伦娜呆坐不动直到电唱机哑巴了。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和空虚的感觉使她抬起头来，向四周看了看。她向门口望去，目光和冲着她微笑的胡利塔的目光相遇了。侍女等待着，手中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盛着水的杯子和盛着药片的小盒子。

埃伦娜摇摇头，摆摆手，于是胡利塔关上门走了。

8

“他是驾驶员，这可迷住了我。但是在我们的婚后的三个月中，我注意到卡洛斯和我相距非常远。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即便是这样，除了早晨，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任何事宽容过。而那时在亲吻之前他先向我要一杯威士忌。在我们躺下睡觉以前，他让我光着身子在他面前跳舞。每次他出航，我们告别时，他总是对我说：‘不知道我是否能回来，莉莉。因此我不能向你保证我对你是否要忠诚，很可能，不忠于你。我也不要求你忠于我。如果你不能忍耐的话，那时，你就灌得醉醺醺的，及时行乐吧。’”

他们已经吃完了晚餐，面前摆着咖啡杯，在抽着烟。这家餐厅里只剩下一些迟来的顾客。招待们在铺着地毯的地面上轻盈地象影子似地走动。人们正在窃窃私语。

“你从来也没有喝醉过吧，华金？”

“喝醉过。那不是一个好习惯，不过……”

“卡洛斯说酒能把我们所有的不体面事情变为体面的事情。‘我愿死神在我喝醉时抓住我，因为，我觉得这样一切都很不坏。’这就是他的座右铭。他也经常说：‘生活就是

没有酒的沉沉大醉，而持续不断的酒醉就是没有心肠的生活。

“毫无疑问卡洛斯是一位造句专家。”华金带着有点玩笑意味的语调评论说。接着又很严肃地说：“可能他是有道理的。肯定他去干他早就想干的事了，因为事故可能就发生在他完全酒醉时……”

“肯定是的。”

华金停了一会儿后，对她笑着说：

“那你，曾对他不忠过吧？”

莉莉在咖啡杯里熄灭了烟，没有看他，低声说：

“一次他航行归来，我对他说，头一天夜里我就在那儿和我在一家咖啡馆里撞见的一个陌生人睡觉。我们住在巴塞罗那一家大旅馆的一间卧室里，我和他幽会时总住在那儿。”她停了一下，喘了口气。然后，望着远处，继续讲：“卡洛斯用所有最难听的话骂我，打得我直到倒在地上他才住了手。尽管我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已经麻木了。一股冷水使我清醒过来。卡洛斯把我抱到了浴室，我还穿着上街的衣服，然后，他自己给我脱掉衣服，给我擦干，又把我一丝不挂地抱回卧室。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打开他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件漂亮的睡衣，过了会儿他对我说，这是他在巴黎为我买的。他自己给我穿上。我默默地让他穿，他象摆布时装模特儿似地摆布我。但是穿完之后，他抓住我一只手，强迫我转圈子，越转越多，越来越快。与此同时卡洛斯哈哈大笑。和以往一样，我最后晕得不得不倒在床上。他见我倒下，不笑了，扑向我。扯掉睡衣，撕破衬衫……又和新婚第一夜一

样，但更狂暴，时间更久。”

她望着华金不说话了。他正在手中转着烟雾缭绕的香烟。

“和那个咖啡馆里的家伙的事是真的吗？”华金声音低得象自语似地问。

莉莉摇摇头。

“不是，你不要以为一个女人会那样轻易不贞。”

华金作了一个吃惊的不相信的怪相。

“你知道，第二天，当我告诉他一切都是我的一个玩笑时，他做什么了吗？”

华金耸了一下肩膀，讥讽地脱口而出：

“又是一句什么妙语吧？”

莉莉的嘴上闪出微微的笑意。

“一点儿也不是。”她说，“他又揍我，头一天晚上对我所干的事又重做了一遍。然后他喝了一整瓶威士忌，酣睡了一整天。”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华金脸色阴沉，说话时，两眼反射着惯有的深深的忧郁。

“我不怀疑卡洛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不过火气太盛。你以为他是艳情小说里的情郎吗？”

“事情就是这样。”她低声说。

“总是正相反，不是吗？”

莉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然后说：

“也许你是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的。”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实在是，”他回答道，“我从来什么也没干过。”

莉莉握住他的一只手。

“你要承认你放过了埃伦娜。假如你给了她阿尔瓦罗所……”

他垂下了眼睛。

“一个人，不能给予他所没有的东西：保障，信任，忠贞。埃伦娜要求这些，还有别的。你不觉得过分吗？”

“不。这是所有的女人所希望的。”

“可你没有向我提出过这方面的任何要求。”

“说的对，我……，我在该要求的时候就已经要求过了。而你已经知道人们对我作的许诺是怎样通通见鬼去了。因此，我再有什么幻想可就蠢透了。所以，所有到我手中的东西，都是使我感到幸福的意外之物。”

这时华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你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块了。这样，在咱们之间一切都会如同阳光一样明朗。没有誓言也没有指责，到了厌倦的时候，咱们就象感恩的朋友一样分手。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吗？”

莉莉苦笑了一下。

“是的，如果你不是那样惦念着埃伦娜的话。不，你不要回避。我是能体谅到的。”他极力支吾搪塞，她在他的手上轻轻地拍着：“我已经观察了很多次，你瞧着我，对我说话，抚摸着，可你心里不是对着我，而是把我当作她，瞧的是她，抚摸的是她，话也是对她说的。你只差喊出她的名字。每当这时，你就闭上眼睛。”

华金放开了莉莉的手，递给她一支烟，给她点烟时，低声说：

“莉莉，我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但是可能在那些时候，就象我所想象的在死亡的时候一样，我们已经不是完整的我们了，甚至不是我们自己啦。大概一定会发生象什么……”他打了个响指，然后用手摸了摸前额，一定是想找出能表达他那不太确切的想法的句子或准确的比喻。“大概会发生象什么……”他犹豫着重复一遍，然后，突然把他找到的比喻摆出来：“比如你正瞧着镜子里的自己，除了一个影象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你可以假设，这镜子突然碎成了上千块，你不就可以看见你的成千个不同的形象吗？因此我认为在爱情和死亡中，我们也会分成上千块的。那时我们就是成千个我们了，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叫声和不同的记忆。”他摇摇头又补充道：“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见过这样的事，要不就是我梦见过。我不能确切地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是情况是一样的。肯定你也在怀念卡洛斯和阿尔瓦罗。”

但是，莉莉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不对。卡洛斯对我来说不管从心里还是从外表都死了。有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和他结过婚，甚至他不曾存在过，这你已经知道。至于阿尔瓦罗……”

“你现在别对我说你不倾心于他，莉莉。你是不是曾竭尽全力要把他从埃伦娜身边夺回来？对我来说，你接近我只是出于偶然机缘。”

“那时我真愚蠢，最使我内疚的是我竟然想暗算埃伦

娜。过后我倒非常高兴事情的结局，因为阿尔瓦罗是那种终究也不能征服的男人。我认为他什么也不能谅解。他只想他自己，只崇拜他自己。对阿尔瓦罗来说，一个女人，不管她怎么样，想必是一文不值的。他眼前总是有那么多……”她停顿了一下，瞧着华金，眼里射出异样的光芒，接着说：“还是谈你刚才说的吧，你知道我有时在想谁吗？”

“你想谁我怎么会知道？”华金耸耸肩膀。

“直到现在，这是我的一个秘密。说来非常奇怪。你听着：是一个对我来说没有见过面，没有看到过他的形象，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的男子。这就是说，我想象不出他是什么样，因为我不认识他。”

华金惊讶地张开嘴。莉莉摇摇头，同时微笑着。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他问道。

于是她继续说道：

“大约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我正在我们加利西亚的庄园里玩，我掉进了一个荆棘丛里。我的兄弟和表兄弟们吓坏了，随着他们的喊声，跑来了我们管家的儿子，他比我大一点儿。我大声哭喊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这位少年一点儿也没有踌躇，用手捂着脸跳进荆棘丛。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把我抱出来，他看见我腿上有块伤，就为我吮血把脏东西吸出来，这是他事后说的。就在那一年，这男孩到美洲去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们只能从他母亲那里了解他的情况，他在那边过得非常好。对我来说，不管当时还是以后，我都不曾对他的情况发生兴趣。但是常常想起他，尽管我从来不曾看见过他那总是用手捂着的脸……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呢？”

“全是生活中的侥幸，莉莉。”

然后，华金叫过招待，付了帐。在前厅，当他帮她穿大衣时，问她：

“我把你送回家里吗？”

“随你的便。”

他挽住她的胳膊，两人走到街上。她在他的耳边悄悄说：

“不管怎样，我认为你和我可能成为很好的一对。请原谅，不过我是这么想的。”

华金没吭声打开车门。莉莉钻了进去，目光一直盯着他直到他又一次坐在她的身边。

“多美的夜晚！”这时华金踩动着油门喊道，“我喜欢寒冷的夜晚。”

莉莉没说话。汽车里充满了她散发的香气。

华金没有把握地开着车，直到他望见一排车中有一条小窄道才算放心。在这里调车既慢又困难。当他感觉到车轮和人行道的路边石撞上时就关上油门，把变速器推到空档。车和他同时松了口气。然后，华金握住门把手，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小广场上闪耀着灯光。人行道旁一辆接一辆的无数的汽车排成了蜿蜒的长队，电影院的广告和公共照明的灯光在大玻璃窗和汽车的镀镍车身上反射着光芒。市场的货摊都已经关了门。成双成对的和单个儿的行人也已经不多了，所有的人都象是防备着什么不测似地匆匆走过。

当华金从外面关上他的汽车门时，从那边很近的地方传来一个守夜人巡更的梆声，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了看压在他头上的那块天，天黑沉沉的，低得几乎可以摸得着似的。寒风吹得他打了个冷战，他缩起肩膀，裹紧领子不让风灌进去。他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小广场，走上了通往格兰比亚大街的一条狭窄的小街。那里，风更大，同样也是行人匆匆，车水马龙，灯光通明。

他慢慢地走着，深深地呼吸着，尽管寒气逼人，他却尽情地饱尝着这都市夜晚的空气和趣味，夜就好象是他挽手相随、脚步不停的情侣。他仔细地把所有的地方瞧了又瞧，察看着过往行人的面容，停下来去检查停着的汽车。为了点燃一支烟，他只得在一个橱窗的凹进处遮住自己，然后，抽着烟，继续慢步沿街向下走去。当他穿过卡廖广场时，正撞上从电影院里不断涌出来的人流。他站了一会儿，观察着这群人突然感到夜晚的寒风时，怎样瑟缩起来，然后急急忙忙地分散开去。很多人朝自己的汽车跑去，另一些人消失在地铁入口处，还有一些人急忙向附近的街道散去。只不过几分钟，格兰比亚大街恢复了白天最热闹时的全部活力和活动：来来往往的人群，汽车发动的马达声，招呼出租汽车急切挥动的手……

华金朝周围电影大广告牌上扫了一眼，忍俊不禁地笑了笑。这些仿佛使人觉得传奇的美国西部所有神通广大的牛仔们在这里似乎有一个约会似的，他们戴着大帽翅的帽子，握着有力的拳头，挎着饰有金钉银钉的手枪。浑身散发着马味和汗味的成群的强悍粗鲁的骑马牧牛汉在马德里的中心安营

扎寨了，仿佛他们刚刚把这个城市征服了一样。

他继续向前走着。夜又使他觉得如同挽着情侣似的，华金又尽情地吸着寒气。

蓦地，一个脑袋高出周围人的家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人 在他前面大约二十米远走着，两人中间挡着一些夜游的男男女女。华金死死盯住那个脑袋，看见那脑袋转向左边，随后看见一个停在一家咖啡馆玻璃门前的男人，最后这个男人走了进去。

华金突然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走在他后面的一对男女不得不分开手免得与他相撞。他犹豫了一刹那，便也走向那家咖啡馆，而且也走了进去。

那个引起他注意的男子靠在柜台上，背冲着大街，而华金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他身边站定。可是，就在他向招待打招呼时，那个男人从镜子里看见了他，转过身来，两人面面相觑：华金脸上带着意外惊喜的微笑，而那个人沉着脸，神情显得有些慌乱。

“好家伙，阿尔瓦罗，好福气的眼睛……”华金在他背上拍了拍喊道。

“你好，伙计！”阿尔瓦罗用温和淡淡的语调说。

“这时候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不是吗？”

“对。不过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

阿尔瓦罗勉强微笑了一下。

“当然，当然。言之有理。”

招待看着他们，等待着。阿尔瓦罗问华金：

“你想喝点儿什么？”

“我不知道，伙计。你要吧。”

“一杯白兰地怎么样？”

“成。”

“请给我们拿两大杯白兰地，”阿尔瓦罗对招待说，“不过要法国白兰地。”

“太多了，伙计。”当那穿着白色短外套的招待转回去时华金说。

“你要与我干几杯。你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时我正要一个人干呢。”

“有什么好消息？”华金兴高采烈地询问着，眼睛专注地盯着他。

“等一下。”

招待在他们面前放下两个大肚子酒杯，退了下去。两人都抓起各自的杯，于是阿尔瓦罗说：

“喝吧，”他狠狠地瞧了他朋友一眼，“来，为我的运气干杯。不管怎么说，你面前坐的是一个过不了多久就要作父亲的人。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伙计，这真是好运气！”华金吃惊地喊道，把手伸给他。

“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喽，对不对？”阿尔瓦罗用力握住伸给他的手。

两人碰了一下杯，在一个单身男人和两对胳膊肘支在柜台上的情侣的好奇目光的注视下喝了起来。已经过点了，桌子大都空了，催促着剩下的几个顾客。女出纳员已经换掉了

工作服，把提包放在身边，在经理低垂的目光下，核实着最后的数字。甚至连镜子也累了，朦胧起来。

“你是个走运的家伙。太运气了，阿尔瓦罗！”

“真是这样吗？”阿尔瓦罗打着响指又招呼招待，“劳驾，再给斟满杯好吗？”

“得了，得了，再喝可太过量了。”华金极力反对道。

“你不用担心。这是最后一杯，最后一杯是不能拒绝的。”

他说话的语气很怪，使华金感到惊讶。

“埃伦娜好吗？”华金问。

但是阿尔瓦罗好象只在注意穿白色短外套的男人的动作。他自己把杯子递给华金。

“喝吧，没事，”他从酒杯上注视着华金的眼睛，又说：“你必须一口喝干，一滴别剩。”

华金睁着眼睛喝着，注视着阿尔瓦罗的每一个表情。但是他早就闭上了眼睛，保持着一种胸有成竹的坚定神态。然后，从容地把一张钞票扔在柜台上，做了一个不用找钱的手势。

“咱们到那边去兜一圈。”

“现在？”华金的脸上和话音中露出了不安。“我的车停在卡尔门广场。”

“我的车就在跟前。咱们走吧。”

“不过，这时候可不行……”

但是阿尔瓦罗两三大步就到了车前，打开了车门让华金进去。华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就坐在让给他的座位上。

瓜达拉马^①刮来的风在冷清清的格兰比亚大街上游荡着。不一会儿，拂晓初升的雾气挡住了灯光，遮住了橱窗，使它失去了诱人的魅力。

“埃伦娜挺好的。当然由于怀孕的缘故有点儿心烦。不过，她是那样称心如意，我看她比以往更漂亮了。”阿尔瓦罗一边开着车一边说。

两人肩并肩坐在前排座位上。车上了正路，华金掏出一包烟。

“抽吗？”他问阿尔瓦罗。

“不抽，谢谢。我要说话。”

他们转过弯来，朝西班牙广场开去。

“咱们上什么地方去？”

“去兜一圈。我刚才不是已经对你说过啦。”

华金舒舒服服地坐在位子上，抽着烟，睨视地打量着他的朋友。这家伙好象只顾开着车，不管信号灯放行与否就疾驰而过，早把广场的花园扔到后头，又开向拜伦大街。王宫前雾气沉沉，黑乎乎的，他们得以自由通过。维加大街的斜坡是一段令人迷惑的之字形，每一处转弯，他们都好象跳起来又摔下去。华金只得抓住他的座位免得与阿尔瓦罗相撞。

他们几乎不曾看清黑沉沉静悄悄的拉斯曼萨纳雷斯河，因为他们过桥时就象是一下子蹦过去的。随着车轮一声呻吟，他们拐向左边，冲上一条孤零零的大路。没有按喇叭也

①瓜达拉马是马德里北面的一条山脉。

没有减速，他们就如同冲破一堵墙似地穿过了地道。这简直是在灯光与黑暗，喇叭的鸣叫以及汽车的冲刺与闪避这种乱纷纷的环境之中的一种放纵的竞赛。

华金瞅着阿尔瓦罗俯在方向盘上的冷酷的侧面，看上去象石头似的，毫无表情。甚至连通往托莱多的高速公路上的灯光也不曾使他眨眨眼睛。

“象你这样开下去，咱们可要粉身碎骨啦。肯定的。”华金尽量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嘟哝道。

“你害怕啦？”阿尔瓦罗的声音挑战似地响起来。

他们费力地超过一辆卡车，这时另一辆又迎面朝他们压过来，小汽车猛地戛然原地刹住。卡车飞驰而过。

“这才是正经的名牌货！”阿尔瓦罗喊道。

“那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小车挂满档，擦着从乌塞拉开来的一辆卡车的车灯全速穿过了拉普林塞沙大桥。

“咱俩从来没有谈过话，是不是？”阿尔瓦罗咬着每一个字说。

“我认为我们谈过不少次了。”

“但是，不是关于她。”

“你指的是埃伦娜？”

“不是她是谁？”

华金没有说话。从安达露西亚公路开过来的卡车连续不断，几乎分不出单辆车来，一辆接一辆的车流使他们总是处在灯光的照射下。

“说吧，对我说说埃伦娜。”阿尔瓦罗声音沙哑地请求

道。

“你想让我对你说哪些事呢？你还有什么不知道呢？”

“说吧，小伙子，说吧！”阿尔瓦罗吼道。

“我没什么可说的。什么也没有！”

“你现在还爱她，嗯？”

华金在座位上直起身来，也向前倾着身子。灯光在他的眼前晃着。他恼怒地说：

“对，我爱她。我将永远爱她。”

“那你为什么把她让给我了？”

“是她抛弃了我。原因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现在还想从我这儿把她夺走，嗯？”

华金比刚才更加暴怒地喊道：

“对。我可以向你重复一千次。对！对！对！”

阿尔瓦罗大笑起来。这时两人谁也没有注意汽车跳到横穿过马路的铁轨上，两人的脑袋撞到了车顶上。但是，狂笑声继续撕人心肺地响着，既刺耳又尖刻，就象撕布裂帛的响声。最后阿尔瓦罗不笑了，说：

“以前你嘲笑我，现在该轮到嘲笑你啦。”

“我从来也不嘲笑那些糊涂虫，他们使我感到可怜。”

“你对我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

“你住嘴吧，我可以再给你重复一遍。”

“埃伦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漂亮。你还没见过她吧？”

“没有。”

“她会使你发狂。”

“她一直使我发狂。”

“撒谎！那你就不会放过她啦。”

“你是想再听我说一遍吗？”

他们极其幸运地避开了那些卡车。在要相撞的最后一刹那，阿尔瓦罗的双手一打方向盘，汽车便准确无误地避开了重型大卡车，逃脱了死神的追踪。每次的急速躲闪都使卡车司机直冒冷汗，吓得他们大声喊叫。其中一些人停下车来，回头去瞧这辆由两个疯子驾驶的小车在公路上那些可怕的庞然大物中间捉迷藏似地钻来钻去。这辆小车无疑是一个精巧灵敏的奇物。它安然无恙地躲过一次危险之后，又接二连三地玩起这危险的游戏来。而车里的阿尔瓦罗和华金仍然继续着他们的谈话。

“我把她从你那儿夺走，可你没有勇气与我争夺她。”他说。

“这是她自己决定的。”华金反驳道。

“你怕我，你不要否认。我可以杀死你。”

“现在你就可以杀死我，来吧。”华金试图夺过方向盘。

“放手！”阿尔瓦罗吼了一声，使劲一肘捣开了华金。

汽车一下子斜了过去，但是阿尔瓦罗迅速地把车正了过来。然后，穿过从对面开来的车队，把车开上一条小路。

“你知道我是怎么对待埃伦娜的吗？蔑视她。而我越蔑视她，她越爱我。”

“可怜虫！胆小鬼！”

汽车在黑暗中颠簸着前进，把他们抛起来，相互碰撞着，又撞到车顶上，同时两人继续对喊着：

“我比你更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已经使她有了孩子。”

华金发出一阵讥讽的哈哈大笑：

“你？不过，你保险吗？”

“你住口！”

“我住口？”华金离他很近地向他吼叫着，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如果孩子是我的呢？要是我的呢？”

他们停在完全是旷野的地方。除了听得到一只野狗的狂吠，没有别的声音。最近的亮光就是那些从公路上列队而过的汽车转瞬即逝的灯光。阿尔瓦罗关掉了车灯，他们就象掉进了无底深渊，一片漆黑包围着他们，压迫着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并肩坐着，听着他们不同的呼吸声，但是谁也瞧不见谁。他俩一句话也没说，各自从自己那边下了车。几乎同时听到两扇门关上的撞击声，然后又是一阵寂静。俩人只有一车之隔，各自只能辨认出对方是比周围更暗的灰蒙蒙的黑影。

“你带着武器吗？”阿尔瓦罗问。

“没有。”

“我也没有。如果你不想让我杀了你，就朝公路跑吧。”他声音清晰，没有挑战的味道，也没有仇恨，而是凄然的。

“为什么你不撞车呢？那倒是更利索更高尚的办法。”

华金愤怒得声音仍然颤抖着。

“我不能。”

“当然是你没有勇气。你是个懦夫。如果手中没有王牌你是不敢玩的，想不冒风险就能赢。”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阿尔瓦罗动了动，华金听到他走近了，但是他没有动，挺立着。接着，迎面一股风，听到第一击的闷响。

华金朝影影绰绰的阿尔瓦罗扑过去，紧紧抓住他，而阿尔瓦罗却竭力要摆脱他，好再更有力地着实揍他。俩人都丧失了理智，狂怒到极点，不过这可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斗。

阿尔瓦罗终于推开了他，华金不得不向后倒退了两步免得跌倒。这时他本能地弯下身子，避开了对手向他头上猛击过来的拳头。同样出于本能，他斜着向上打出一拳，正样到阿尔瓦罗的脸上。

“好！”他气喘咻咻地喊道。

他的叫声如同一盏灯给阿尔瓦罗照亮了目标；他拳不虚发，一直打得没了目标，原来华金早被打倒了。

得胜者徒然地等着被打倒的人站起来。他垂着双臂，叉开两腿，深深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大概就这样呆了几分钟，看到华金象个稻草人似地躺在小路上，一动也不动，阿尔瓦罗小心地走近他，无疑怕中了圈套。但是当他走到华金的身旁跪下，俯下身去摸他的时候，华金还是没有动。

阿尔瓦罗扶着华金的背使他从地上坐起来，然后，扶住他的腋下把他立起来，拖到汽车跟前，把他安顿在前排座位上。随即他打开车内灯，清楚地看见华金的脸上沾满了血和泥，也看清他还在喘气，每喘出一口气，嘴角就涌出一股血沫。阿尔瓦罗用自己的手帕给他擦净脸上的血污。

阿尔瓦罗掏出那瓶总是放在车内一个皮包里的威士忌。当他把酒瓶放到华金的嘴边时，华金睁开了眼睛。他用力喝

了一大口，然后，两个人面面相觑。

“为什么你不干到底？”华金低声说。

阿尔瓦罗没有回答他，却发动了汽车。两只车灯照亮了一堆肮脏的渣滓，汽车轻轻地调过头，朝公路开去。

“你想报复？”

“对。”阿尔瓦罗声音颤抖着说。

在回城的路上，他们又超过了不少卡车，但是却不是象长虫似地陡然拐来拐去，而是轻轻地摆动。华金摸了摸他的四肢，嘴巴使劲地一张一合，来回活动着下颌。最后，他在位子上坐正。阿尔瓦罗转动着方向盘，暗暗地观察着他。

“你为什么想拼命，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没有回答。

“你在咖啡馆看到我的时候，就决定这样干了吧？”

阿尔瓦罗仍然没吭声。

“阿尔瓦罗，那孩子是你的。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

这时，阿尔瓦罗有气无力、声音嘶哑地说：

“在这件事上，我必须感谢你。”

他们已经爬上灯火通明的德利西亚林荫道，华金精疲力竭地闭上了双眼。

9

埃伦娜眼圈发黑，脸色苍白，正在检查自己的衣物。十几套内衣、长衫、围巾，一件一件地从她手中经过。她对几件衣服感到惊异，翻来覆去地看着，然后自问道：

“这是谁送我的呢？”

她苦思冥想，但是枉然，于是不再想了，喃喃地说：

“大概是我自己买的吧。”

她不时地停下来稍事歇息，一阵恶心使她晃晃悠悠。她用手捂住嘴，弯下腰，整个身子由于痉挛哆嗦着，不得不坐到就近的扶手椅上。她被身体的苦痛折磨着，没有力气支撑住身子，倒下了。她趴到梳妆台上，前额放在双臂上，等待着痉挛过去。接着，她抬起头来望着镜子，看到里边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土黄消瘦的脸颊，煞白的嘴唇和那副苦涩的表情，不禁打起寒噤来。

她用一块精巧的手帕擦了擦嘴，往嘴唇上抹了点口红，从一个华丽的小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接着勉强地拢了拢头发，往脸颊上淡淡地搽上了一层胭脂。又一次努力站了起来，向柜子走去。

她已经不再一件一件检查了，只是一件一件拉出来，抖开扔到地上。很快地上乱糟糟地堆了一堆，这样，整个衣橱都被掏空了。没有一个角落可检查了，又开始检查外衣和大衣。她把衣服从衣架上取下来扔到床上，直到柜子空荡荡为止。

最后，她惊讶地看着散乱地堆在地上和床上的五颜六色的衣物。然而她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这些东西上，而是在寻找可能藏着她一件衣服的一个什么地方。

她扫视一下麻纱衬衫，目光又从丝绸的波纹上跳过。她把床上的衣服、大衣、雨衣通通推到地上，掀起枕头，扯出褥子、被子、床单……然后她一动不动怔怔地站着，急促地喘着气。

然而她没有踌躇多久，便离开了卧室，向阿尔瓦罗的书房走去。书房内，一张小床原封未动，所有的东西干干净净，有条不紊。尽管早晨的光线还不十分明亮，却给屋内洒下了一层朦胧的静谧气氛。这反而使埃伦娜激愤得瑟缩颤抖。她立刻把床翻了一通，把上边的衣物扔到旁边，又烦躁地用颤抖的手把衣柜里所有衣服慢慢地，非常仔细地检查一遍。她没有扔衣服，不过没放过任何一个口袋。

她这样干了好一阵子，但毫无所获，于是愤愤地离开了书房。

“胡利塔！亚森松！康斯坦萨！”她在走廊上喊着，连声叫着女仆们的名字，一声比一声高。声音传到一间放着白色大柜子的房间里，亚森松在那里手提着熨斗，木然地直勾勾地看着走廊上的埃伦娜。

“出什么事了，夫人？”姑娘把熨斗放到镀镍的三脚凳上问道。

此时，胡利塔和女厨子也十分惶恐地跑来了。埃伦娜审视着这三张期待的面孔，然后问胡利塔：

“我问你，我的一件睡衣在哪儿，那件红色的？”

她的声音显得异样：喑哑，尖刻，仿佛咿呀的尖叫。

“哪件？”

“还有哪件？就是带黑边的那件，我再没有同这件一样的衣服了。”

姑娘耸耸肩膀。

“你们有什么说的？”

“是我熨的，好几天前就已经交给您了。”亚森松答道。

“夫人，我……”康斯坦萨开始说话了，“我在厨房，没有注意这件衣服。”

“那么说，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埃伦娜又语气尖刻地问，“这可是一件好衣服！”

“夫人，您好好检查过您的衣服吗？”胡利塔壮着胆，磕磕巴巴地问道。

“我检查过了怎么样？”埃伦娜不耐烦地跺着脚，“昨天晚上睡觉时，我没有找到，今天早上我又花了两个小时翻遍了所有衣服，连影儿也没有。”

“厨房里可没有。”女厨子冷冷地说。

埃伦娜瞪了她一眼，但是康斯坦萨不动声色地忍受着她的直视。这时胡利塔说：

“如果您实在找不到……我们好好查看一下这几个柜子

吧。”

康斯坦萨如同一根柱子一样，镇静地直挺挺地戳在胡利塔和亚森松之间，三个人各站到一把椅子上，打开了这些大柜子。柜子里堆放着台布、餐巾和床上用品。这时，埃伦娜说：

“但愿别发现别的衣服也丢了，眼下还说不准呢。但是那件……丢了的那件是我最喜欢的。”

胡利塔和亚森松用目光扫视着柜子内，时而伸出胳膊把东西往上提提，然而总是毫无结果。

“绝不可能在这儿放着。”亚森松争辩道，“熨完后我亲手交给夫人的……”

胡利塔转过身来，显得很失望……

“没有。”胡利塔语气郁悒地说。

三个女人望着埃伦娜；胡利塔和亚森松站在椅子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她，康斯坦萨象一位战士直挺挺地站在地上望着她。康斯坦萨干净利落，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胳膊和手强健有力，皮肤黑红、粗糙，噘着嘴，上嘴唇上长着黑黑的绒毛。

一阵阴郁、难堪的缄默，还是康斯坦萨打破了沉默，用平缓的语调漠然地说：

“好了，我得到厨房去了。”

埃伦娜按捺不住，发火了。

“你们显然以为我没有发觉家里发生的事情，嗯？”她提高嗓门，越说越激动，“你们不把我放在眼里，以为这里一切无人过问，想借机捞一把。现在我丢了一件衣服，你们

高兴得耸耸肩膀……但是，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不允许任何事情在我家发生！你们听到了吗？”

胡利塔和亚森松几乎大气也不敢出，康斯坦萨却相反，一边听着一边用嘴做着越来越明显的轻蔑表示。埃伦娜接着说：

“这件衣服一定得找到。一定会找到！”她声音低缓下来又接着说，“你们谁拿了，马上告诉我，现在我原谅她，事情就算完了。不管是谁，我向她发誓，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也不再提起这事了。不过我要知道是谁拿去了，我要知道是谁！”

这最后一句话是她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她气得两手抽动，胳膊乱舞。胡利塔和亚森松一动也不敢动，象泥塑似地畏缩着忍受着这场倾盆大雨。然而女厨子康斯坦萨脸颊通红，毫不畏怯。

“停停，停停，夫人！”她猝然打断她，制止她发疯的举止，“请您先说说您怀疑谁，您不能随随便便说别人是贼。您的喊叫吓不住我，明白吗？说吧，怀疑我？怀疑胡利塔？还是怀疑亚森松？到底怀疑谁？”

她也提高了嗓门，也挥舞着手，埃伦娜不敢打断她，也不敢命令她住嘴。这个严厉而性情忧郁的女人的不容置疑的反抗使埃伦娜感到惊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女厨子放软了声音，但是仍尖刻地说：

“如果怀疑我，您愿意的话可以检查我所有的东西。不过请您考虑，您要是这样做了，我一分钟也不会您在您家呆下去。”

胡利塔和亚森松仍一动不动地站着，埃伦娜不知往哪儿看好，闭上了眼睛。

“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埃伦娜终于说话了，她的声音显得倦怠，犹豫，支吾。“这件衣服值不了多少钱，比这更好的我都已经送给我的女仆们了，康斯坦萨是知道的。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件。”她睁开了眼睛，过一会儿又说：“这是我度蜜月的衣服……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起不好的念头。”她轮番望望她们三个人，没有以前的愤怒表情了，几乎是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们，“有一次我在一家商店拿了一块手帕，没付钱就拿走了。我想这手帕值不了二十比塞塔……我对你们说这事儿并不感到羞愧，因为这行为实际上不是偷，是……我怎么说呢？我不知道……”

她停住不说了，从康斯坦萨面前走过去，平静、凄楚地瞥了她一眼便离开了熨衣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胡利塔从椅子上跳下来追了出去。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康斯坦萨摇着头嘟哝道。单单只剩她和亚森松后，亚森松又拿起熨斗，康斯坦萨说：“这些女人整天整天地什么也不干，无聊得发疯了，如果她们不得不干活，就不会这么关心这些蠢事，也不会这么容易歇斯底里了。”

亚森松熨着衣服，睨视她一眼说：

“咳！夫人身体不舒服。不管我们谁处在她这种情况……”

“见鬼去吧！她可以蒙过你们，不过至于我……我已经生过四个孩子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作，直到临产阵痛开始

实在没法子干了。”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康斯坦萨！”

“事情明摆着，你瞧先生，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用在狂欢、女人和其它嗜好上的花销，够四家人富富足足地生活。哼，这些他还不满足，还留下妻子孤零零一人在家。我看夫人做出这些事情都是他的过错。”

亚森松停止了熨活儿，点头表示赞同。

“这确实是真的，先生理也不理她。”

“也怪她太娇气了，整天抱怨什么头晕啊，恶心啊，吃这些药片使她昏昏沉沉啊。那么，一个象先生那样吃得好、喝得好又没事干的漂亮男子，会做什么呢？”

“别说了，这是没有良心才干出来的。”

“难道这些人懂得良心是什么吗？唉！良心只是穷人的事情，等你一有许多钱就不要良心了，也不要法律了，什么都无所谓了。”

“怎么你成了红色分子，康斯坦萨！”亚森松怯生生地微笑着说。

“好了……”康斯坦萨显然克制了自己，“这些事情你什么也不懂，我懂的也不多，不过……我想告诉她的是，我不是贼，让她骂人时必须谨慎点。”

“当然，你冲撞了她。”

“因为在我这种年岁不需要……”她笑了，在一条大腿上拍了一下，接着说，“大概一定见我穿着这样一件衬衫吧！”接着，她马上恢复了通常的直率气质，又说，“自然，我有女儿……因此我从来不愿意她们到这样的人家中侍奉

人。并不是因为这种人家不好，不是，而是因为象今天这种情况，他们随时就可能想到他们花好多钱在养活着我们呢。你不知道，我熟悉他们……”

“那么 她可能会怀疑胡利塔和我的。”

听到有脚步声走近，她们不说话了，亚森松又熨起衣服，而康斯坦萨抬腿要走，看到是胡利塔来了，她又站住了。

“怎么样？”亚森松问。

“她已经平静下来了。”

“她没再向你提起这事吗？”亚森松又问。

“没有，她向我要了药吃了，我看她已经不想这事了。”

“谢天谢地！”亚森松感叹道。

“不过，那件衣服真不见了。”胡利塔说，“夫人也确实到处找过了，连床下也翻过了。我走进她卧室一看，那里好象狗和猫搏斗过一样，衣服扔在地上，床上也乱了，其它一切东西都四脚朝天。”

胡利塔说话时，康斯坦萨一直蹙着眉头，使劲闭着眼睛，最后她用食指点着鼻子说：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面对两个期待的姑娘，她接着说，“我想准是先生拿了衣服送给他哪个情妇了。”

“嘘！”胡利塔放低声音，急忙呼叫道，“别让那可怜的人听到了。”

“可能吗？”亚森松眼瞪得圆圆地望着康斯坦萨问道。

康斯坦萨摆了一下手说：

“你想，姑娘，一个整天什么也不干的人，只会干出这

种事。假如身强力壮的阿尔瓦罗先生每天在脚手架上或是在车间干八个小时，我保证他决不会有兴致老与女人鬼混。”

“哟！泥瓦匠也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亚森松说。

“我告诉你，那是些不正经干活的人。”

一声不合时宜的铃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胡利塔赶忙去看谁叫门，女厨子耸耸肩膀，仿佛刚刚与谁吵过架似的，绷着脸，神情严肃地回她的领地去了。只剩下亚森松，她熨起活儿来。

埃伦娜睁开眼睛，与坐在她对面，双手交叉放在膝上的玛丽娅·赫苏斯的目光相遇了。

“你现在感觉如何，亲爱的？”

玛丽娅·赫苏斯的关切语气，热情而伤感的目光对埃伦娜来说仿佛是长期所希望的抚慰，她伸出一只胳膊握住朋友的手，低声地说：

“我看到你觉得太好了，不过，今天早上过得太可怕了。”

“你的侍女对我说了，所以我就在这儿等着。我没有急事，想看看你是否需要什么。”

“谢谢你，玛丽娅·赫苏斯。”

“傻瓜，谢什么。”

室内充满了柔和、宁静的气氛。墙上挂着一张射猎图，画着猎手们飞马纵犬奔驰在一片有树木和小溪的奇异的田野上，天幕上重重地抹着朵朵白云。寂静笼罩着一切，仿佛就

依偎在两个朋友的脚边。透过阳台的玻璃看到树木的枝条开始复苏了，时间仿佛是一位善于等待的和蔼的见证人，终于在屋内等来了春天。

“安德烈斯和郊游团的其他人都好吗？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

“你知道，他们象通常那样无聊得很。现在要开始进行静修了。”玛丽娅·赫苏斯答道。

“安德烈斯也参加吗？”

“参加，象每年那样和他从前的同学一起。唯一不参加的就是我。”看到朋友的惊异目光，她接着说，“不管进行得好与不好，我都不想参加。我现在没有精力，不过那一切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最后我答应下次参加。”她停了片刻说，“静修结束后我们要象每年那样离开马德里到外地去过圣礼拜节。”

“我哪儿也不去。”埃伦娜叹息道。

“难道你愿意留下，喂，别傻了，同我们一起去马拉加吧，内娜、玛莉、何塞丘和罗德里也去。”

“不可能啊，玛丽娅·赫苏斯，谁能把阿尔瓦罗拉出马德里呀！”

玛丽娅·赫苏斯默默地望望朋友，然后说：

“好吧，不谈这些了，你丈夫现在在哪儿？”

埃伦娜的嘴上闪过一丝凄楚的微笑。

“正在托莱多打猎，到今天已经走了四天了。”

“噢！”

玛丽娅·赫苏斯不知说什么好，垂下了眼睛。

“朋友们对我结婚说了些什么？”

“哦，”玛丽娅·赫苏斯微微笑着望着她，“你是了解他们的，阿尔瓦罗同你的行动足以使大家议论纷纷。我们想尽量少谈此事，不过也难免。特别是内娜和玛莉是阿尔瓦罗的追随者，男人们尽管反对你丈夫，但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不过你不要太理会他们的争论。肚子里怀着孩子是最有权利、最有说服力的。也许这能使阿尔瓦罗转变，一定能的，你会看到的。”

然而埃伦娜摇头反对，玛丽娅·赫苏斯向她稍稍欠一下身子问：

“阿尔瓦罗说些什么？”

埃伦娜过了片刻才回答：

“他忘不了我与华金的关系。”她看着朋友的手说，“他说他尽管没有看见过，但是觉得事情总是出现在眼前。现在他怀疑孩子不是他的。”

“说什么傻话呀！”玛丽娅·赫苏斯嚷道。“好吧，你与华金的关系什么时候结束的？”

“在咱们去桑坦德尔前夕，就是认识阿尔瓦罗的同一天。他向我求婚时，我象过去告诉你那样告诉了他……”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他盯上你、追你时，莉莉就急忙把这事告诉他了。”

埃伦娜把头斜依在手掌中，紧紧压着太阳穴，声音悲怆地说：

“你感到厌恶吧，玛丽娅·赫苏斯？离开我吧，我会使你感到厌恶的！”

“怎么会呢？我厌恶你？”

她惊愕得没话可说，怔怔地望着埃伦娜，等待着她说下去，也许是没有理解埃伦娜的意思。

“是的，阿尔瓦罗亲口对我讲的。”

“那么……”玛丽娅·赫苏斯不愿承认这事实，踌躇地说，“那么，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原因吗？”

埃伦娜抬起阴郁的眼睛望着朋友说：

“只在新婚第一夜他做了我的丈夫，因为他喝了几杯白兰地。第二天晚上我制止他喝酒，于是他告诉我不喝酒就不能做事，从此就结束了。你明白吗？”

玛丽娅·赫苏斯的声音也显得凄哀，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的话真把我吓了一跳。”

两个朋友缄口无言，相互望了好一阵子。她们周围的一切仿佛凝固了，阒寂无声。

“现在你明白我的真实处境了吧？”埃伦娜紧紧地握着朋友的手说，“你与她们其他人不同，所以我告诉你。我多想跟谁说说呀！跟我妈说或跟我妹妹说都不行。我怎么好对我妈讲我不象她所想象的那样结婚了呢？说了，对她们俩人都不好。帕洛玛一个女孩子，她会认为我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女人……”停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事了，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先前我可受不了，玛丽娅·赫苏斯。”

埃伦娜的眸子变得明亮了，而玛丽娅·赫苏斯的眼睛反而显得混浊了。

“你新婚旅行回来在我家里，”她断断续续地说，“你好象显得很幸福……还记得吗？我们大家等着你，为你祝贺……”她斟酌一下，摇了摇头又说，“当然，你有一股坚强的意志……”

“啊，我不能一下子宣布我的失败，更不能在内娜、玛莉和莉莉面前承认。再说，兴许他当时也高兴……”

埃伦娜停住不说了，越过玛丽娅·赫苏斯望着。玛丽娅·赫苏斯又一次愕然地问：

“什么？”

“更糟糕的是我越来越爱他。”埃伦娜忧伤地看着朋友说，“我不能躲避他，你懂吗？我越来越爱他，越来越爱他。”她擦了一下前额继续说，“我并不认输，即使没有什么希望，我也一定要做点儿什么。”

谈话又顿住了，埃伦娜的语气和表情中明显地洋溢着炽烈的情思。玛丽娅·赫苏斯吃惊地颤抖了一下说：

“你小心点！”

“小心点？可是，你不知道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放弃这场竞争吗？”

“是的，埃伦娜，不过你做事情要谨慎点。”

“我会求上帝保佑的，不过我要是失败……”她越说越激动，玛丽娅·赫苏斯不得不打了个手势让她放低声音。

“我活着不能没有阿尔瓦罗，相信我，为了使他回心转意，我将做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什么都能忍受，但不能忍受这种折磨。我与他住在同一个房子内，我辗转反侧地等待着不能入睡，而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过去，这一

切痛苦，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玛丽娅·赫苏斯呆板地附和道：

“当然，当然，你是在忍受着这一切啊！”

“你连想也想不到，成天成夜，成天成夜，我孤孤单单想着这件事，对谁也不能讲，苦恼得要死，不仅不能讲，甚至也不能哭。”

“以前我猜想你们……上帝啊！”

玛丽娅·赫苏斯痛苦、茫然地摇摇头。

“那么阿尔瓦罗呢？他是怎么想的？”玛丽娅·赫苏斯问道，“他大概想干什么，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几乎没有谈过，确切地说差不多没有见过面……大概一个星期前的一天，我总算见到了他，能与他讲话了。我告诉他怀孕的事情，他象发疯了一样。我想他准会揍我一顿。”玛丽娅·赫苏斯惊讶地睁大眼睛。“是的，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可能揍我，不过他缺乏勇气。然而，你听着，后来他突然一反常态，跪倒在我面前，喊叫着求我同意打胎，而我……”

“不行，不能打胎！”玛丽娅·赫苏斯出乎意外地喊道。

埃伦娜惊异不语，玛丽娅·赫苏斯呼喊道：

“绝对不能打胎，埃伦娜，绝对不能！”

两个朋友十分激动地相互审视着，玛丽娅·赫苏斯的双眸闪着怒火。埃伦娜不由自主地动了动嘴唇，不过没说话。气氛一阵紧张，猛然间，玛丽娅·赫苏斯饮泣着说：

“我就因为打了胎成了不幸的人。”

“你？”

玛丽娅·赫苏斯低下头，喃喃地说：

“是的。”

埃伦娜急忙问：

“怎么回事？什么时候？”

玛丽娅·赫苏斯抬起眼睛望着她，然而却仿佛望着远处，望着比她们周围这一切还要远的远处。

“我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罪孽。”

埃伦娜惊骇不已。

“玛丽娅·赫苏斯，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位朋友，我们连想都想不到这种事。”

玛丽娅·赫苏斯收敛了目光，宛如把一把折扇叠了起来，把目光集中到埃伦娜身上。

“这事儿只有安德烈斯和我知道，现在你也知道了。事情发生在我们俩结婚前两个多月的时候。自从我认识安德烈斯以后，他总是非常兴奋地谈论要孩子，急躁情绪使他失去了理智……事后，我胆怯了，害怕那后果了。”

她打住话，用舌头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看到埃伦娜等着她说话，便接着说：

“就在新婚旅行结束时，我向安德烈斯提出要打胎，他断然拒绝了。可是我一直坚持，那样哭闹、恳求，最后他同意了。有人告诉我们说巴黎有一位希腊医生在这方面有专长，我们去拜访了他，起初他拒绝了。不知道他是想向我们多要价，还是因为他害怕月份大了。但是我们千方百计说服了他。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我差点儿送了命。”

“多残忍呀！”埃伦娜不由自主地感叹道。

“是的，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我们正在以高昂的代价偿还。看来，我已经成了废物，尽管医生们说如果尽最大的努力我可能再次受孕，但是，我知道我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我求过上帝，然而上帝不愿意听我的请求。这都怪我，不能怪安德烈斯，因为他是不愿意的，他是不愿意的，全是我的过错，我只好自食其果。”

玛丽娅·赫苏斯瑟瑟发抖，埃伦娜抓住她一只手。

“这事我了解，你没有治疗吗？”

“我已经不再治疗，我厌烦了就不治了。”

“你应该坚持下去。”

玛丽娅·赫苏斯摇摇头。

“没有用，上帝不允许，况且我知道不行。”

“你不要固执己见，玛丽娅·赫苏斯，别失望。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意愿呢？我们大家都了解结婚好多年不生孩子的情况，后来……大自然是存在这种变化的。”

“没有用，”玛丽娅·赫苏斯又摇摇头说，“等我感到有足够的勇气应付这事时，我会告诉安德烈斯让他另找别的女人，起码为他生个儿子。我会允许他这么做的。”看到埃伦娜惊异的目光，她感叹道，“因为我不得已啊，埃伦娜！安德烈斯不放松我，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非要我跟他干那种事。相信我吧，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合是不能忍受的。有时，安德烈斯带着那种欲望，浑身瑟瑟颤抖着求我，央告我，恳求我，我只好跑开……”

她停住不说了，避开埃伦娜的目光。埃伦娜不知说什么

好。这时听到胡利塔的脚步声，埃伦娜便把目光转向门口。

“又一封从门萨福诺来的信，夫人。”侍女手里拿着信说。

“进来，进来吧！”

胡利塔拿着一封信和一支圆珠笔走进屋内，埃伦娜在邮单上签了名交给了她。信是写给阿尔瓦罗的，是一封蓝色信封的普通信，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

“这已经是第三封信了。”胡利塔离去时，埃伦娜说，“大概是什么通知吧。”她把信放到睡衣的大口袋里。

玛丽娅·赫苏斯沉思着，好象没有觉察到侍女的到来。她的朋友碰了一下她的腿，她悚然一惊。

“后来就……”埃伦娜问。

“是的。”玛丽娅·赫苏斯慌忙打断她的话。

“你来了我非常高兴，现在我觉得平静多了。”

“我也是。”

又一次沉默。室内充满了中午时分的阳光，金灿灿的阳光照在两个女人头发上。此时正是人们困倦、疲乏的时刻。

“那么，过节你不离开马德里？”埃伦娜点点头，玛丽娅·赫苏斯又说：“你们计划的新婚旅行不是要持续到圣礼拜节吗？”

“是的，我们原计划在塞维利亚结束蜜月，在那里过圣礼拜节和四月交易会。这是我做姑娘时，几乎也是我幼年时的幻想。阿尔瓦罗对这个想法也很高兴。这成了我们恋爱时的话题：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从欧洲冬季冰封雪裹的马德

里出发，接着到安达鲁西亚度过春天。美吧，是吗？”

“我想是的，”玛丽娅·赫苏斯安慰她说，“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不，玛丽娅·赫苏斯，”埃伦娜脸上挂着一丝苦笑摇摇头说，“日子不长了，我可能要等待他好几个月……谁知道呢？”

谈话的兴致因为不断停顿和沉默渐渐消沉了。这两个女人好象精疲力尽，没话可说了。此刻玛丽娅·赫苏斯看看表叫道：

“太晚了！”

“我没有时间概念了，对于我几点钟都一样……”

玛丽娅·赫苏斯告辞了，走到前厅时说：

“我懒得去旅行，可是，圣礼拜节在马德里又让人无法忍受。白天，郊区的人带着孩子来看迎神游行，街上人山人海。多好的迎神游行啊！玛莉说这节日是为了让四个俗气的人炫耀他们祖母的披巾。这是真的。相反在马拉加……你是知道的，上午我们组织到多雷莫利诺斯和马尔泊亚海滩游览。一边高兴地游着泳，一边想着马德里仍在下雨，仍较寒冷。晚上参加迎神游行，黎明到了你所想象不到的地方。安德烈斯和我就是在这样一天早上认识的。有一年你还唱了宗教格言诗呢。你还记得吗？”

“多可怕呀！我不知道我那时怎么那么大胆。”

“咳，在这样的晚上一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笑，他哭，甚至还唱呢。”

“是这样，多疯疯癫癫呀！”

“真是地道的疯子。”

她们相互吻过，又对视一番，笑了。然后埃伦娜送她到电梯口。

埃伦娜又回到屋内，脸上一直带着笑意，仿佛忆起去马拉加参加宗教庆祝活动的那几个香气袭人的春天，忆起繁花压枝的石竹，忆起贝尔切尔的渔村风俗，忆起佳酿美酒，忆起欢乐的事情，忆起激奋的情绪。那时的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情景在她眼前浮动，宛如五颜六色的鱼儿在水底游动。

她的手碰到了口袋里的信，那怀念的微笑顿时消失了。她加快脚步走进阿尔瓦罗的书房。书房内的桌子上放着两封信，与她手中的信一模一样，三个信封上，阿尔瓦罗的姓名和地址都是用打字机打的……埃伦娜撇撇嘴做出一个轻蔑的表情。当她把第三封信与其它两封放到一起时，她看到信的背面没有粘好。于是她看看其它两封信，发现同样没粘好。接着她便下意识地望望门口，门仍关着。她迟疑地注视了一阵这三封信，终于用一只细长的指甲把新来的这封信从接缝处划动了一下。几乎没有费事，信封便打开了，露出信封内折叠的信纸。看着别人的私信，她不禁为自己幼稚的好奇心笑了。这是一张折成三角形的绵纸。她打开信纸，看到是一张酒吧间的餐纸，上面的标记和地址与塞拉诺街一家熟悉的咖啡馆一致，这使她惊愕不已。信纸上有红嘴唇的痕迹，上面写着：“我等你已等到最后时刻。马诺莉。”

埃伦娜犹疑片刻，又读起信。她对着光线照照，用手摸摸那些字，甚至闻闻信纸和散发着香气的口红痕迹，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了另外两封信。信封内也装着折成三角形的

绵餐纸，上面写着同样的话，有着相同的红嘴唇印，只是商号的名称不同而已，然而总是萨拉曼卡区的一家咖啡馆。她比较一下字迹，毫无疑问，字出自同一人笨拙的手，三张纸上的红嘴唇印也是由同一张嘴印上的。

她坐到桌子旁，把三张餐纸在面前展开，大声地读起来：“我等你已等到最后时刻……”她反复读了好几遍，仿佛有什么不理解的东西，又仿佛要一下子把这句话刻到脑海中。然后她陷入了深思。她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周围的物体，穿透了房间的墙壁，穿透了其它东西，在大街、海滩、剧院、教堂巡视着。与此同时她自言自语，单调地重复着：

“马诺莉？马诺莉？马诺莉？”

10

“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或是先生回来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到我家去了。”

“好的，夫人。”

胡利塔打开电梯门，埃伦娜走了进去，惶惶不安地等着电梯下降。她望望镜子，眼睛已经用黑眉笔描过，嘴唇上抹了一层淡淡的红唇膏，显出玫瑰色，面颊涂了胭脂。这一切

使她显得分外容光焕发、生气勃勃。镜中的女人外表上仍然是她，是最漂亮、最优雅的埃伦娜，是家庭、朋友、亲戚中最得意的女人。她的美貌在女人中总是超群出众的，人们常常议论：“她不如埃伦娜漂亮，当然，不过……”，“她长了一副象埃伦娜一样漂亮的脸蛋……”，“是呀，可是，埃伦娜整个人……”就在两年前，她瞒着父母、兄妹，在华金的请求下，穿着两点式游泳衣出现在坎内斯海滩。

“埃伦娜，你压倒了所有法国女人、英国女人和意大利女人。”华金对她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俩现在马上周游世界去，穿上任何款式的服装，总是追着太阳，享受着人生的乐趣。”

她不愿意。

“以后呢？”埃伦娜问她的恋人。

“以后吗？不管怎样以后总是要来到的；傻瓜，一定会来到的。那时我们可能会过着凄凉的生活，穿着工作服，身上冒着油，在工厂里做八小时工。”他那忧伤而迷恋的眼睛凝视着她，又说：“必须合乎自己的身份去生活。你一点儿也不要怀疑，现在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寄生虫，而全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寄生虫。”

“我知道，不过这种人总是存在的，华金。好了，我们去凉快凉快好使你消除这些坏的念头。”

她抓住华金的一只手，拖着他在细沙地上跑。他们笑着，叫着，扑到水中，忘掉了一切。

走上大街，微风从拉卡斯德亚纳的丛林吹来，金灿灿的夕阳从天空中无数缝隙里撒下它那绚丽的余辉。埃伦娜似乎

又感觉到了那凉爽宜人、波光粼粼的水。她眯起眼睛，高兴地呼吸着。

她心旷神怡地漫步在人行道上，猛然一种愿望涌上心头：想走动，想消遣，想漫不经心地望着远处，想从树上收回目光，看着地面或是看着一张人的面孔。她不由地想：

“我还年轻，生活是美好的，人是善良的。冬天过去了。真的，我感到这件大衣美极了。从巴黎给我捎来的这个小手提包是地道的法国货。我带钱了吗？噢，带了……”

街上的路面正在复修，一些男人穿着褴褛的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脚上穿着又旧又脏的凉鞋。另一些男人皮肤黑红，汗流浹背，显得十分劳累，操动着风镐发出震人的鸣响。埃伦娜走过时，望望他们，而他们中的一个人这时也抬起头来，羡慕地望着她。这个男人把帽子往后推推，前额上淌着汗水，直勾勾地望着她，直到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为止。尽管他望着埃伦娜，然而埃伦娜并没有注意到他。只有那讨厌的机器轰鸣声给她留下了印象，迫使她加快了脚步。

她迈着碎步穿过马路，走上中心人行道。那里有小孩和身穿白大褂看孩子的妇女。一辆富有弹力的大轮子幼儿车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要留意幼儿车，一定要看看所有的样式，如果没有我喜欢的，就让人从伦敦捎一辆来。”

这些人家的凉台宛如悬空的小花园，千姿百态的花儿仿佛是在对季节、对生活微笑。

“哪里也比不上马德里。”

时间尚早，买卖已兴隆起来，小亭子周围摆满了桌子。

没事的人们面前放一杯饮料，在细细品尝，要不就是在回味他们的感受。几个年轻人，似乎还仍然是孩子，大胆地、厚着脸皮叫卖着他们自己不能享用的蛋卷：“卖给巴黎富人！”汽车的喧闹声也时起时伏。一对对青年男女，有的相互凝视着，有的在公共长椅上窃窃私语，有的信步溜达着，无视周围的其他人。一个风骚的漂亮姑娘，当她的伙伴给她讲什么事时，笑了。埃伦娜与他们打了个照面，看到了姑娘那娇媚的举止。她转过头，继续往前走去，更加思绪翩翩。

“这个姑娘可能会举行一个象我那样的婚礼。在摆满鲜花、灯光辉煌的教堂里，有五百名贵客；一名身着华贵装束的主教为他们的结合祝福；一架风琴从高处奏出欢快的旋律；一列身着名贵大衣、制服、大礼服、戴着帽子的人们尾随在他们身后；地毯从教堂一直铺到接新郎新娘的汽车旁；在埃尔利茨举行酒会；亲吻，拥抱，欢呼；旅行，一架专用飞机把他们送到马拉加；一辆汽车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住在高级旅馆最好的房间……”

埃伦娜吁了一口气，停住了。她来到一个小广场，不得不绕过去。人行道十分狭窄，她小心翼翼地走着以防撞着行人。她看也不看耸立在小圆广场中心的塑像，便穿过一道街口。

她又走到了中心人行道上，道两旁栽种着树木，人很多，十分喧闹，不过微风的吹拂仍使她感到心旷神怡，傍晚的阳光摇曳着，仿佛一面节日的旗帜在飘荡。

“阿尔瓦罗，多么傲慢的新郎啊！所有的女人都注意他。唉，阿尔瓦罗，阿尔瓦罗！我的上帝啊，别让她们把他

从我身边夺走。他是我的，他必须只能属于我。莉莉爱他，玛莉爱他，内娜爱他，谁知道玛丽娅·赫苏斯是否也爱他。所有的女人都爱他。为了能与他睡觉，那怕就一夜呢，马上让她们拿出什么东西都行。我要每天晚上同阿尔瓦罗睡觉，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有这种权利。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决不会拒绝他，我也不会象玛丽娅·赫苏斯那样讨厌丈夫的。我要寻找他，假如需要，我成为他的情人也行，不管怎样一定要使他回心转意。”

埃伦娜瑟瑟颤抖起来。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马路的一旁，一长队男男女女在等汽车，这是一张张焦急、疲劳的面孔，一张张忍耐、冷漠的面孔。一个人在看西方小说，不时地看看表，另一个人拎着沉重的皮包，瞧着那些妇女……汽车终于开来了，喷出一团烟雾停了下来，吐出一些乘客，又把等车的乘客吞进去，开走了。埃伦娜站在那里等着信号灯好穿过宽阔的马路。

“这种汽车多吵人啊！味真难闻！不知怎么有人竟会坐它，也不知怎么竟能允许这种笨重的汽车在这一带行驶。”

马路两旁又是两排树，街上人更多了，真是游人如织，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空气中散发着汗味。一张女人的脸，又一张女人的脸，又一张女人的脸闪过去了。

“马诺莉是什么样子？”

埃伦娜一边小心走着怕碰着别人，一边留意看着女人，只看着女人。

“马诺莉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就在这些女人中……她肯定在咖啡馆等着阿尔瓦罗吗？‘我等你已等到最后时刻，’

然而现在还早呢。噢，不早了，现在是他开始寻欢作乐的时候了。马诺莉！马诺莉！”

埃伦娜感到心绪不宁，走了这一阵使她很不舒服。

“多想大喊一声：‘马诺莉！’看看这些走过的女人中是否有人回头，但是，那会是阿尔瓦罗的马诺莉吗？”

埃伦娜走到马路旁边，停下来等待出租汽车。第一辆车刚一出现就被两位跑着找车的人叫走了。另一辆看也不看她就扬长而去，她叫道：

“出租汽车！出租汽车！”

一辆出租汽车停住了，埃伦娜坐到座位边上，司机看也没看她一眼。

“怎么搞的，明知这几个钟点街上人挤，为什么我不自己开车出来呢？”

夕阳慢慢沉落了，仿佛消失在远方使它很痛苦似的。

她母亲一人在家，坐在对着凉台的屋内编织着。

“我们动身之前，我要把这些慈善活儿织完。”埃伦娜坐到她身旁时，她说，“今年你父亲准备到卡塔兰过圣礼拜节。”

“这个主意不坏，可别抱怨了。”

“那里那么多外国人，差不多都是新教徒和犹太人，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人。依我看，圣礼拜节这日子最好不在异教徒中过。”

“我看，他们不会吃了你们的，妈妈，”埃伦娜微笑着说，“我同这些人谈过很多，您不妨与他们聊聊，他们同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认为所谓异教徒的观点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

格拉西娅盯着她的毛活儿嘟哝道：

“可是我们信教的都这样，现在很多人对信教随随便便的，”她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至死也不会同意。”

凉台被移动的树影遮住了。埃伦娜挡住了她妈妈的半面脸，这半面脸显得模模糊糊。但是她眼镜的镜片上和镜架上却闪动着光泽与光点。

“帕洛玛一定高兴得发疯，对不对？”

格拉西娅正专注地用毛衣针把脱掉的一针挑起来。

“我的眼神越来越差……”她嘟哝道，接着说：“你说的是帕洛玛吗？可高兴啦，孩子，她可高兴啦。所有现代的怪诞东西都对她的心思。我看，就是她给你爸爸灌输了让我们去布拉瓦海滨的念头，”她带着过去使她伤心的怨恨说，

“而他正希望尽可能地摆脱我们，自己一个人好随便……”

“显然爸爸不去。”

“你想的倒好！你父亲只是不跟我们一起去了，他怎么会失去静默迎神游行的机会，正巧今年他想炫耀一下他的一件教袍。不去还行！”

格拉西娅嘲弄、尖刻的语气使埃伦娜喊叫起来：

“但是，妈妈，他要履行他在战争时期许下的诺言。”

“诺言，嗯？起初的那几年他就没想起过这诺言，那时候他从没想要参加迎神游行。他那时常说，世界属于那些强有力的人，属于那些勇敢的人，属于那些冷酷的人，德国人就是他们的榜样。礼拜天他去做弥撒是为了陪我，你不要插

话，他从不去看他所憎恶的英国体育运动——足球，只想着那些演说、游行、战争。那时候一切都很糟糕，需要整顿，他幻想成为英雄，”她微微一笑，望望女儿又说：“你看怎样？后来变了，按照他的看法一切都好了。他迷上足球赛和迎神游行了，热衷于与朋友们聚会和处理这一切乱糟糟的事情了。问题是他来来往往到处奔波，每天大部分时间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你是知道的，你再清楚不过了……”

她摇摇头，又低头织起毛衣。埃伦娜也沉默不语，屋里只有毛衣针的碰撞声，她母亲的最后几句话似乎是哭诉的序曲，一直在她耳边回响着。

“妈妈，”埃伦娜问，“马里奥呢？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格拉西娅依然在织毛衣，过了一会儿，她才看着平放在织了一半的毛衣上的两只手说：

“他又是一个让我操心的人，他脑子里也装满了稀奇古怪的念头，不过与你爸爸那些完全相反。现在他关心起工人的事来了，同他们一起下饭馆，还与一些工人交上了朋友。他总是与你爸爸讨论那些荒唐的事情，好象他就是一个工人。”埃伦娜不由一惊。

“你对我说什么，妈妈？马里奥那么一个规矩、虔诚的小伙子陷入了这种狂热的活动中？”

格拉西娅几乎从扶手椅上跳起来，她又烦躁地坐下，仰身靠在椅背上。

“是啊！孩子，是啊！据你爸爸说他在工厂里一味制造纠纷，幸亏管理委员会为他做了掩饰，要不然……”

“可是，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如果他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什么也没有，”格拉西娅交叉着双手说，“但愿他已经迷上宗教活动。你连想也想不到他的那些理论。在他看来我们这个阶级的人差不多都是罪犯，而工人则是天使。不说则已，一开口就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道德，比我们诚实，他不想他是我们的儿子，不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多亏他这个爸爸和他的祖父母这么坏的人，才建成了这样的家业。现在他比以往更愤怒了，因为他的许多工人朋友正准备去德国找工作。他说的这些叫什么话啊！似乎是我们的过错，使她们去……我真担心不知哪一天你爸爸会把他撵出家门。”

“真荒唐！”埃伦娜茫然地叫道。

“这一件一件的事情使我伤透了心，假如不是由于我的虔诚和宗教的安慰，我想我早就疯了。”

格拉西娅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发痛的眼皮。这时暮色笼罩住了玻璃窗，凉台上的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已经看不清了。屋内昏暗的光线包围了她们，这使她们更加感到接近，更加感到孤单。

“好了，请你相信，这些会过去的。恰巧，我刚刚看到有些工人正在街上干活。我哥哥不可能愿意与他们交往，他们是那么不同……”

“你爸爸也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他的朋友、同学也都这么说……可是没用。他讲起费德和费利克斯时就象他们一起在一所学校读过书一样那么熟悉。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基督教徒，但并不能因此就怀疑上帝为我们每人安排的位置；他

们处于下等，我们处于上等。我们不去改正上帝的这种安排。然而马里奥却坚持要改正这种安排。”

“可是，他那么虔诚……他是不是差点儿加入教会……”

“正是，问题是他一直是虔诚的，不过现在方式不同了。你听着，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利用上帝……这倒使我闻到了异教的味道。”

最后一句话使埃伦娜嘴上闪出一丝微笑。

“我看，没那么严重吧，马里奥是一个一切事情都非常走极端的人，这您是知道的。如果现在他已经想到这些事情，必须对他十分小心，最好不要公开与他作对，要对他的怪癖装作满不在乎。同时也不能不注意他，以防万一。慢慢他自己就会认为他错了，您会看到他转变的。”

埃伦娜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她又深思起来，格拉西娅耸耸肩膀。

“最后……”她说，“我希望上帝不要从手中放了他。每天我都诚心诚意地为这事向上帝祷告。我作为母亲，大慈大悲的上帝会听我的。”她停了一会，低声问她女儿说：

“你愿意陪我做念珠祈祷吗？”

“现在做念珠祈祷，妈妈？”埃伦娜惊讶地问。

“差不多每天都做。我身边没有丈夫，几乎也没有孩子，大部分时间孤单单就我一个人，因为帕洛玛……只有祈祷时，我才感到是那么安宁……”

格拉西娅的语气是苦涩的、抱怨的。埃伦娜看不到她的正脸，不过看到了她侧面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俩人都默不作

声，只听到格拉西娅手中念珠摩擦的响声。她似乎想起了什么，忙问：

“你的事情呢？请原谅，孩子，我倒忘了问你了。我这脑袋已经……我已经知道阿尔瓦罗几天没回家了。”

“是的，他正打猎呢。”埃伦娜赶忙回答。

“是这样。”

交谈双方一动不动，互相看不见，只是一句一句的话轮番从两人嘴里蹦了出来。对话流畅地进行着，没有伴随任何表情，只有停顿表明了说话的节奏。声调仿佛是一支寒暑表，在感情的驱使之下上升下降，好象脱离了肉体的支撑也不会迷失方向，它在黑暗中一来一往，清晰生动地充满了房间。

“噢，妈妈，您是否记得我的朋友中有叫马诺莉的姑娘？”

“马诺莉？马诺莉？我认识两个叫马诺利塔的，一个是埃斯库拉区的，另一个是埃斯科维多区的，埃斯库拉的这个差不多象我这年纪，埃斯科维多的那个……”

“不是马诺利塔，不是，我说的是马诺莉，她一定是个年轻姑娘。”

“我听着马诺莉好象是称呼服务的姑娘或女裁缝的，在我们周围的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什么你问起我这个人？”

“这是我情敌的名字，是阿尔瓦罗的情妇的名字。”

一阵沉默，然后格拉西娅问：

“阿尔瓦罗的情妇？你肯定？”

“非常肯定，我偶然发现的，不过肯定无疑。您知道，阿尔瓦罗不在家的时候，我收到从门萨福诺写给他的三封信，信上没写寄信人地址，三封信一模一样装在便宜的信封里，收信人地址都是用打字机打的。起初我并不觉得奇怪，心想可能是什么通知。然而对最后一封信我有点好奇，察看时，发现信没有封好，肯定是因为信封上抹的浆糊少。这时我更加好奇，就把信拆开了，从里边抽出一张酒吧间的餐纸，纸上印着女人的嘴唇印，上面写道：‘我等你已等到了最后时刻。马诺莉。’当然，我已经不能克制自己了，又打开了另外两封；内容是一样的。”

“上帝，上帝，上帝啊！”

“现在我只想着认识这个叫马诺莉的女人。”

“为什么，孩子？”

“怎么，您问为什么？为了……我不知道：我肯定能惩罚她一顿，使她不再愿意追阿尔瓦罗。”

“假如是阿尔瓦罗追她呢？”

“他追一个女人？您搞错了！他没必要这么做，因为女人们巴不得扑到他怀抱中。”

“你能与这样一个女人斗吗？”

沉默。母亲的问话在黑暗中消失了。后来，埃伦娜声音深沉地说：

“能，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就是不能失去阿尔瓦罗。”

“不行！”格拉西娅喊道。

“行，妈妈！”埃伦娜叫道。

又静默了。只听到她们的喘息声。

“我结婚是为了要一个丈夫，不过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丈夫，而是一个实际的丈夫。我年轻，需要一个真正的丈夫，您懂吗？”埃伦娜的声音中流露出激动的哀怨，“您不会愿意让我在外边另找一个吧？！”

“不，当然不行，你胡说什么呀！”

“我想过了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您想，我就要做阿尔瓦罗儿子的母亲了，教会会允许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吗？我想是不会的。”

“你怎么想到离婚了，孩子？”

埃伦娜不回答她母亲的问话，继续推理道：

“我可以得到合法的分居，不过分居……”

“分居？闹得满城风雨？你疯了，埃伦娜？”

“糟糕的是分居解决不了我的问题。离开阿尔瓦罗生活，要我终生独居？无论如何不行！我不能忍受这种生活，而且事情会更糟。”

“有了孩子你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您想，我难道能终生孤孤单单一人睡觉吗？”

“埃伦娜！”

“这完全是真话，请原谅我这样毫无隐讳地给您讲了我内心的痛苦。”

“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容忍的度量。”

“那我不可能具备这种容忍的度量。”

“那么……我一向认为我的埃伦娜是那样不同于……你知道，在这方面帕洛玛已经使我操碎了心。”

埃伦娜缓和了语气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妈妈，尽管与任何通常的女大相比我认为自己不是更好的，也不是最坏的，但是，可能您把我认错了。请不要以您来衡量我。您与爸爸发生争执时，您曾想过做修女。后来许多年您不担心了，同忠实的丈夫及爱您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在考验您的时刻，过去您是怎么做的？您采取了对您最容易的办法——容忍，可是请原谅我说您，您那么容忍很不好。”

“一个象我这样的女人能做出别的什么事情呢？”

“斗争，他们抛弃了您，您还自信地生活着。爸爸有妻子，当然只不过形式上有妻子。我并不袒护这样的事情，决不袒护，不过……”

“咳，你不知道……我竭尽全力斗争过。”

“您斗争过？”

“是的，象我能做的那样做了，从一开始我就断然拒绝了您父亲。我们虽然睡在一张床上，可是却象相距几千公里远一样。”

埃伦娜说话的语气显得十分惊异：

“您做过类似的事情，妈妈？”

“是的。”

“我的天哪，多大的过错！这样一来，爸爸便去乱追别的女人。象他那样年轻健康的男子能做别的什么呢？您把他推入别的女人的怀抱中了。天啊！”

屋内又一阵沉默。停了一会儿，埃伦娜又声音尖厉地说：

“这样，他就送给您过去的侍女雷米一层楼，就在我住

所附近，在拉卡斯特亚纳路前边过去一点儿。”

“这事我知道，这事我知道。我知道他有一处比这儿好的住房。”

“您忍耐着？您为什么不去把她一脚从那壁踢出去？她看到您兴许会想起她只不过是一个婢女，也许象在这里一样对您毕恭毕敬地说：‘是的，夫人……不，夫人……’”

她的话语中燃烧着激愤的火焰，刚一说完，格拉西娅就抱怨地反驳道：

“是啊，是啊……你要明白，我与那个女人毫无共同之处，甚至连语言也不同。有一次我打电话要对她的行为痛斥一顿，为了不听她回我的一连串粗话，我不得不放下电话，特别是骂你的话真难听。”

“骂我？可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打扰过她……”埃伦娜的语气已经不安起来。

“你打扰不打扰她都一样，她说我自己的女儿比她糟一千倍，怎么竟敢责备她。那个恬不知耻的东西竟敢对我喊叫，说你是个浪荡女子，与华金胡混。上帝知道她还说了多少不堪入耳的话。”

埃伦娜气闷地哼了一声叫道：

“狗东西！”

“还是那句话，我对你说过了，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是属于另一个世界上的人。同这种人没什么道理好讲，对她们低三下四没有用，她们反而辱骂你。当然，撒谎、污蔑对她们是无所谓的……而马里奥却坚持认为他们比我们好……你认为我懦弱，然而虽说我独自一人，我并没有因为发生的

这些事放弃我的位置。”

“可恶的狗东西！”埃伦娜充满仇恨地声音颤抖着又叫道，“可能有一天我会对她做你所不敢做的事情。”

“别那样，我不让你做那种事，随她去吧，随她去吧，她也够可怜的了。象那个马诺莉……鄙视她吧，这是上策。大家各得其所算了。”

“马诺莉是我的事情，妈妈。我不是您那样的人，如果有必要降低身份，我就降低身份。肯定告诉您，如果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会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从我这儿夺走阿尔瓦罗没那么容易。”

埃伦娜声音哽噎着又说：

“我爱他。”

“我也爱你父亲。”

“不一样，哪怕他打我，我也爱他，即使他踢我，我也爱他。”

“上帝啊！”格拉西娅脱口喊道。

“要是您同象他那样的一个男子结了婚，您就会明白的，就什么也敢做了，说这些话就不会感到羞赧。您没有发现所有的女人都追他，都想要他吗？为什么？因为他与别的男人不一样，因为马德里再也找不出象他这样的人，因为他到任何地方，在男人中都是鹤立鸡群。他所住过的房间永远散发着他的气味，那么请告诉我，当我自己身上散发着他的气味时，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母亲沉默不语，对她这一番胡言乱语惊愕不已。埃伦娜起初压抑着声音，可越说越激动，整个身子抖动著，在这黑

暗的隐秘中喊叫着。多日来的缄默终于爆发了。

“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有多少财产，对我都无关紧要，即使他看起来很穷，很陌生，甚至到处流浪，或是刚刚出狱，我也会爱他……”

母亲让女儿哭着，好一阵只听见闺女嚤嚤啜泣和悲痛的叹息。格拉西娅希望女儿平静下来，便开始十分镇静地鼓励她说：

“我没有想象到你……你原来这样爱阿尔瓦罗。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么深，孩子，因此我不能劝你什么。你从前不象现在这样，你父亲总是对我说你只不过漂亮，却缺少个性，没有热情……象我一样。我错认为……而你父亲那么了解女人竟然也误解……要不是……”她不知用什么词好了，“据说有些男人会产生可怕的情欲，我原以为这只不过是电影上的事情，实际上没有这种人。上帝可能知道为什么。要是阿尔瓦罗是这样……”

这时，埃伦娜语气郁闷地说：

“阿尔瓦罗有一种解释，”她按捺着自己，“在他和我的关系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原因……我……”她踌躇着坐正身子，“在我们新婚之夜……当他……我告诉过他……”

“别说了，什么也不要给我讲，我宁愿不知道这些事情，这样可以过得更安宁些。”

埃伦娜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格拉西娅补充说：

“我看这是超出常规的事。”

顿了一下，她又说：

“如果你愿意，你父亲可以与阿尔瓦罗谈谈，我想男人

与男人之间……”

“不，无论如何不行。”埃伦娜惊慌地打断她的话，“爸爸认为一个结了婚的男子免不了会有某些弱点。他会认为我对你讲的这一切是虚伪、愚蠢的托词。要是他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那就更糟了，他会与阿尔瓦罗吵起来，那我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你什么也不要告诉爸爸，一个字也别说。我会按照我的方法来处理这事的。如果失败了……要是失败了，那时我们再说吧。现在还不到需要他出面的时候。”

两个女人又沉默不语了。不一会儿，又听到光滑的念珠摩擦的响声，格拉西娅说：

“好吧，把这事留给上帝解决吧。现在你愿意陪我做念珠祈祷吗？”埃伦娜没有回答，她又问，“你愿意吗？”

“现在不行，妈妈，你祈祷吧，我听着您祈祷，也许我就跟着祈祷了。”

格拉西娅在座位上专注地祈祷起来。

“今天该念快乐神秘祈祷词，”她说，“你就要听到快乐神秘祈祷词了。”

被黑暗完全笼罩的房间里，响起了连续、单调的祈祷声。祷告时的喘息声仿佛是另外发自内心深处的更加难以表达的祷告。格拉西娅的声音越来越喑哑，以致与埃伦娜的声音组成了二重唱。埃伦娜的语调不同于她的母亲，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好象不是从她自己嘴里发出的……

||

胡利塔端着埃伦娜吃剩的早餐走进厨房，无意中看到康斯坦萨正一边闻着一边翻看堆放在桌子上的一溜兔子。见她进来康斯坦萨把手中的兔子放下，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

“怎么？”胡利塔问，“现在我们至少要吃一个礼拜的兔子，是吗？”

女厨子噘了噘嘴说：

“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吃吧。问题是我……都有味了。”

“真的，一进来就闻到味了。”

“我看兔子已经死了好多天了。”

胡利塔把餐具放到柜子突出来的部分上说：

“今天夫人可高兴了。”

“真的？那好啊！”

“夫人听到先生清晨回来了就起床看他带回来的东西，她说起这些兔子就好象说一件大事一样。”

“那么，她已经看过兔子了？”

“她看过了并且还数过了。”

“我从心里可怜她这不幸的人。”

“为什么？”

“你瞧，阿尔瓦罗先生去打猎只不过象我去采购一个样。”

“当心是你往坏处想，康斯坦萨。”胡利塔摇摇头说。

“我往坏处想，嗯？你知道吗？这些兔子不是野的，是养的。闻不出山野味，倒闻得出圈养味。你懂吗？先生和他的朋友说不准到哪儿同谁狂欢去了，当然是与某些女人、妓女。然后为了掩饰，在德里夏斯车站买来了这一批兔子。”

胡利塔惊诧地听着女厨子的解释，不过她仍不相信，带着怀疑的口吻说：

“狂欢一个星期？我看太长了吧。”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姑娘。战争之前我见过一些这类的狂欢，那时我和丈夫在离塔拉维拉不远处夫人父亲的庄园里干活。当然那时那些玩乐的男男女女干得很妙，当他们喝得醉醺醺地尽情胡闹时，我丈夫和兄弟到射猎区为他们打猎。这样那些先生们便把真正打来的野兔子带回马德里……”停了一会儿，她望望那一堆死兔子，表情轻蔑地说，“现在你看到了吧，带回来的兔子是家养的。一个女仆从再远的地方也能区别野兔和家兔。要知道我年轻时住在农村……”

康斯坦萨语调中略带着怀乡的思绪讲完了她激动人心的回忆。

“在狂欢时你做什么？”

女厨子讪笑道：

“还不是这老一套：做饭，洗刷，一天到晚忙吃喝，然后闭上眼睛不去看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再说他们带去的妓女也在那里。不过请你不要以为我一定得给他们之中某个想调戏我的无赖几巴掌，因为一个女人尽管说这事不好，但那时她毕竟年轻。”

胡利塔笑了。

“我一直很穷，”康斯坦萨接着说，“不过直到战争爆发我才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

“战争夺去了你的丈夫，是吗？”

康斯坦萨眼睛里射出一股痛苦的光芒，她盯着胡利塔冷冷地说：

“不是，是后来死的。”

胡利塔受不了她那火焰般的目光，没等听到她那压抑的话声就转过脸去，背对着女厨子，动手把她端来的托盘上的东西放下。呆了一会儿，康斯坦萨才动了动，胡利塔听到她叹气，仿佛把郁积在胸中的气一下子放了出来。这时胡利塔说：

“你可不要给夫人说穿……”

康斯坦萨的语气变得温柔起来，同情地说：

“放心吧，你喜欢她是吗？”

“是的，我喜欢她。”

“而我，你不要以为我不喜欢她，从她很小我就了解她，从她有了她那个阶级的缺点我就了解她。在摇篮里她就有一股傲慢的倔劲，不过她心地不坏。我瞧不起的是先生的厚颜无耻，他就象我给你讲的那些去狂欢的人们一样。不过她……她也应该去欺骗他，这才算对得起他，就应该对他这样。”

然后康斯坦萨笑了，不过是勉强做出来的冷笑。

“我倒喜欢人们戏弄他一番，”她又接着说，“咳，要是由着我……我会给他……”

“因为你是上年纪的人，康斯坦萨，不过你不会否认他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吧。”她放低了声音又诡谲地说，“亚森松做梦都在为他熨衬衫。”

女厨子摇摇头。

“走着瞧吧，看家中是否出乱子……要是这个傻瓜失去理智，有一天让我抓住准给他两个耳光。”

胡利塔正要反驳，门上的弹簧咿呀地响了。亚森松从门口探出头来。

“你们在聊闲天吗？”亚森松问，她用手捏捏鼻子叫道，“哼！”

康斯坦萨和胡利塔互相递了一个会意的眼色。女厨子开始干活，胡利塔一边向亚森松站着的门口走去一边说：

“咱们这阵儿可有兔子吃了，对吧？”

埃伦娜翻阅着早晨的报纸，目光停在了马拉加、巴利阿多里德、塞维利亚、萨莫拉、穆尔西亚等几个城市圣礼拜节迎神游行的广告上。这些广告一般都是用黑色作底，上面用白线条勾画出穿着教袍的信徒或圣像的神秘侧影，这些圣像仿佛栩栩如生地痛苦地抽搐着。这其中最突出的是萨尔西略^①雕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尊美丽的圣母像。

^①萨尔西略（1707—1783）是西班牙十八世纪著名雕刻家。

她感到有人从门口看她，便抬起了头。

“马里奥！”她高兴地喊道，“没想到是你，快进来……”

马里奥面色忧虑、黯然。他吻了一下埃伦娜的脸颊就坐在她的对面，惶惶地望着她的眼睛，而埃伦娜却目光灼灼地平静地望着他。上午的光线把她周围照得明晃晃、亮堂堂的，仿佛这明亮的光线是由她身上发射出来的，甚至她的声音也比往常清晰了。

“你情况怎么样？我早就想同你谈谈。”

马里奥垂下了眼睛。

“你知道在家里我同谁都不能讲话。”他说，“妈妈好象一个影子一样，总是抱怨，对别人给她讲的一切或是对她自己看到的東西，总是感到惊异。当然同爸爸讲是不可能的，只要我说是白的，他准说是黑的。”

“要不就是他说是白的，你准说是黑的，不是吗？”埃伦娜打断了他的话，探出身子，用手在他膝头上拍了一下。

“是的，反正都一样。”马里奥激动地说，“爸爸和我，我们互不理解，为了避免他骂我或是我对他过分不尊重，我不想再与他争论了。我和他属于决不能相互理解的两代人。爸爸坚持他战争时的那一套，不相信从那时起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说得对，马里奥，但是你不会对我否认，比如说，我们应该把一切归功于象爸爸那样参加过战斗的人。正是由于爸爸你才受到很好的教育，年纪轻轻就有了那么显赫的地位。”

马里奥不耐烦地摇摇头。

“如果不是这样呢，埃伦娜。我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这我知道。但是我一生不能只作一个‘父亲的儿子’，不能只具有父亲所允许我有的思想和愿望。我并不想给他下什么结论，上帝不允许我那么做，但我坚信他的很多判断是错误的。”

埃伦娜耸耸肩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马里奥。”

“请让我给你解释吧，你就会明白的。”

“好吧；要是你想减轻自己的痛苦，请讲吧，然后我再告诉你几件事儿。讲吧！”

马里奥深思起来，身子前倾把胳膊肘支撑在膝头上，说话时两只手忽而合在一起，忽而又分开。

“很容易理解，”他说，“你瞧，埃伦娜，我们过着一种虚伪的生活。”

埃伦娜颤抖一下。

“我们？为什么是我们？”

“是的，是我们。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我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维护把世界分成两部分：我们拥有一切，而其他人一无所有。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区别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来就是如此。”埃伦娜松了口气，嘲讽地望着他，马里奥注意到了这点，又接着更加果断地说，“你不要笑，必须消灭‘父亲的儿子’这个愚蠢的阶层。确实是这样，这些人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象华金、安德烈斯、何塞丘、罗德里，还有我的另外一些朋友和我所认识的人，他们什么有益

的事情都不做，连吃饭的钱都不去自己挣。有些人象我一样在企业中占着好职位，但只是象消遣一样不负任何责任，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什么也不干却拿最高的薪金。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权利让活在世上的那些生来就一无所有的人一生劳碌，却永远什么也得不到。唉……你的丈夫阿尔瓦罗就是这些寄生虫中的一个。”

“好极了，寄生虫！”埃伦娜跳了起来，“华金也这么说。”

“是的，华金是聪明人，他承认事实。可惜他贪图享受。这是因为他什么也不信仰，可是，我是基督教徒，有热烈的信仰和……”

埃伦娜又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象华金一样认为我们大家终究可能在一所工厂里做八小时工吗？”

尽管埃伦娜已经不嘲笑他了，他却悻悻地说：

“可能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他从容地说，“要不还能有别的什么结局呢？对这个问题，我根本不去担心。”

“好啊！这已经使我感到不安了，原先是华金，现在是你。”她顿了一下，直勾勾地盯着他，后来又问，“听着，你和工人交往，甚至还与他们一起下饭馆是真的吗？”

“是的，当然是真的。”他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答。

“可是你有理智没有？”

“当然有，说得不中听点，他们是象你我一样的人。”

埃伦娜把胳膊举到空中。

“哟，你太天真了，请原谅我这么说你。”

“要是这样，我可没法改正，埃伦娜。”

他们相互望着默不作声了。

马里奥猛然抓住妹妹一只手问道：

“你幸福吗？”

埃伦娜打了一个寒噤。

“为什么你问我这个？”

“我们俩原来彼此是很了解的。这几年来疏远了，是从我上学的最后几年与你开始成熟的最初几年开始疏远的。现在我们可以重新相互了解，你愿意吗？”

埃伦娜点点头表示愿意，马里奥接着说：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我看你是不走运。”

埃伦娜垂下头。

“你很爱阿尔瓦罗，是吗？”

他妹妹又没有吭声点点头。

“大家都说他不理你，几天前罗德里告诉我的。”

埃伦娜的嘴唇上浮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有点稚气地兴冲冲地说：

“昨天夜里他打猎回来了，你知道吗？你要是看到他打的猎物……”她放低了声音又说，“他现在正在书房睡觉。”

马里奥皱了皱眉头说：

“我准备与他谈谈，开诚布公地与他谈谈。”

“不行，不行，”埃伦娜急忙说，“我想是我太笨了，不会讨他喜欢，没有摸透他的脾气。他这个人对女人、对我都很有手段，与其和他斗争，不如退缩。但是我要改变我的作法，”她两眼闪闪发光，“我希望我能使他回心转意。”

马里奥疑惑地摇摇头。

“但愿你如愿以偿。”

“可是你不相信，嗯？”

“你要我对你说什么？阿尔瓦罗象其他那些年轻人一样，有钱，无忧无虑，不懂道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坏，不是。我的那些工人朋友们也是些不好不坏的人，大家都是人，不是别的什么。不同的是有些人大概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践踏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在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么做，但他们却被迫屈从于别人。所以，下层社会的人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总是有理智的，而上层社会的人却不然。我注意了，从我们之中我看到了非常坏的恶习和颓废现象，而从他们之中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以前不懂的人类的好品质。这是谁的过错呢？我认为是社会制度的过错。”

埃伦娜睁圆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哥哥。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马里奥。”

“当然不是，不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考虑是这样。埃伦娜，你知道我付出的代价吗？为此我的同学、朋友，还有我们这个阶级的所有其他人诽谤我是傻子，还有其它更难听的话，而工人们呢，有时认为我想欺骗他们，这些人起初不相信我，虽然渐渐相信了我，却总是把我当作局外人。你知道爸爸……在他眼里，我是一个革命分子，一个神秘的人，总之是一个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满足的叛逆者。我所寻求的是真理，是过我自己的生活，我需要这样的生活，我们走着瞧吧！”

埃伦娜掩饰不住她的惊诧，喊道：

“胡扯什么啊！”

他浅浅一笑，摇摇头不赞同地说：

“不，不是什么胡扯。”

这时他妹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疑问：

“你不是要当修道士吗？”

“噢，不，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因为有一次……”

“是的，是的，不过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埃伦娜的思想这时很紊乱，正想理出个头绪来。

“为什么你不结婚，马里奥？是不是因为你永远不想结婚？”

马里奥撇撇嘴说：

“现在暂时不结婚，这事儿留到今后吧，等到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再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时再说吧。”

“对你来说，这样不是过分高傲了吗？”

“不，只不过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卑贱。”

又一个疑问使埃伦娜不安：

“哎，马里奥，你没有参预政治或是那类的事情吧？”

马里奥发出一阵粗犷的哈哈大笑。

“谈不上！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可是并不是真的。”

埃伦娜急躁起来，不耐烦地问道：

“那么，你要干什么呢？”

马里奥两眼闪出了灼灼的目光。

“为此，我才来与你谈谈，因为我需要你帮助，你听我

说，”他向他妹妹伸出一只手迫使她听他说下去，“我想离开西班牙。我需要亲眼看看欧洲其它国家的人都是怎样生活的，而不是听别人讲，也不象旅游者那样走马观花，而是从为生活而工作的人的观点来观察。我已经和德国一家工厂联系过并得到了一个专业工人的职位。”

“为什么要当一个专业工人呢？”

“因为这样比当工程师容易找工作，再说对实现我的目的更有利。一旦到了那里，再看情况提出我的条件，你明白吗？”

“不，我不很明白，但是既然如此你又为什么找我帮忙呢？”

“在到达德国前我什么都不想对爸爸讲，这就需要你将来向他解释我为什么这样决定。你要让他明白这是符合道义的行动……”他停了一会儿。当她摇头反对时，他的声音激昂起来，接着说：“我要自食其力，并不是象你想的那样由于傲慢，而是出于责任。我为自己去干活挣钱谁也不能谴责我……”他语气更加严肃地说，“我不想对任何人的贫穷和痛苦负责任。我认为为了吓唬那些可怜虫们而喊叫：‘让共产主义到来吧！’是不够的。他们怎么会因此害怕呢？他们为了堵我们的嘴还会骄傲地说：‘我们是欧洲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冷笑起来，“埃伦娜，这是哪种基督教啊？对我们，他们嘴上总挂着‘慈善’二字。慈善！慈善！慈善就是爱，你知道吗？不是令人厌恶地施舍几件毛衣呀，表面上施舍点儿吃的呀……”他激动得要发狂，“我厌恶虚伪，可能我会受到嘲讽，可能我太天真……”他按妹妹的示意，不

得不放低声音，“也可能我错了，不管怎样，到外面去体验一下是很有益的。我年轻，可以让自己冒这个风险。以后也许就太晚了，那样我是永远不可能饶恕自己的。”

埃伦娜注意听着他的每句话，听着他表示自己意志的每个词，注意看着他的每个表情。这一切雄辩地显示了他的热情，他那狂热的顽强决心。

“你向来是个谨慎而爱思索的人，但是有点儿太偏了……”埃伦娜评论道。

“我求你的事你做吗？”

“好吧，”她抓住他的两只手答道，“我会按你的要求去做，尽管我不敢肯定爸爸会听我的，更没有把握使他理解我的话。你是他唯一的男孩子，他希望你成为象他那样的人。我非常了解他，我知道一切不符合他自己见解的东西他都认为是愚蠢的。我不敢对他讲我和阿尔瓦罗之间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确信他会讥笑我……你不认为这样吗？”

兄妹俩相互对视着，马里奥默默点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埃伦娜问：

“你必须走吗？”

“对，在这儿人们把我当作傻瓜或是疯子。我的同学、朋友、亲戚使我无法生活。”他从他妹妹的头顶望望远处，然后说，“我利用快要到来的圣礼拜节陪妈妈到卡达兰以后……”他打了个响指说，“很简单。”

埃伦娜也望着远处，没有表示反对。俩人哑然不语，后来还是马里奥注意到了妹妹的神情，问道：

“你不离开马德里，是吗？”

埃伦娜点点头，马里奥又问：

“阿尔瓦罗呢？”

“不知道。”埃伦娜低声回答。

马里奥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妹妹的整个身体，又说：

“妈妈还告诉我说你有小孩了。”

埃伦娜的眼睛又兴奋起来。

“是的，到秋天才生。当然你一定会来参加洗礼的。”

“这还用问，我的第一个外甥！你要是愿意，我一定做他的教父。”

“当然愿意了。”

“我很高兴做教父。我常常想起我的教父豪尔赫大叔，似乎他的任务只是送我玩具。你不可能记得他，因为他被杀害时你才几个月。”

回忆中一个人影仿佛隐约出现在他们之间，从他们眼前闪过。马里奥说：

“他到车站为我们送别时，谁也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他竟然被拉蒙塔尼亚军营的子弹打死了。可恶的战争！”

又一阵沉默之后，马里奥满怀着回忆的思绪接着说：

“最近几年我多次回想起我们的童年，随着我不断成长，觉得那时候的一切非常富于幻想。不幸的是后来生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

埃伦娜点点头表示同意，她说：

“告诉你，我差不多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我是说回想不起来那些细节了。记得你那时很固执，记得我们老玩耍，还记得一些玩具……比如说你不让我碰的那个电动火车……”

“你还记得在塔拉维拉庄园爸爸为了让我们玩耍建起的小房子吗？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都到那里去，不到星期天晚上不回来。那是一座和我们一般高的小房子，但是和真房子一模一样，有房间、家具、窗帘……”

“记得，多美丽的小房子啊！”埃伦娜赞叹道，“真可惜给毁坏了，爸爸不愿意再重建！”

“没有用了，那时我们已经相当大了。我都开始上中学了。”他耸耸肩膀，又补充说：“一直不知道是谁放火烧的。尽管爸爸追问，但从谁那儿也盘问不出一个字来。”

“噢，可能是那里的吉卜赛人干的，有人说看到他们在里边。”

马里奥撇撇嘴表示怀疑说：

“谁知道！”

“反正是我们没了小房子，”接着埃伦娜突然又回忆起一段往事，声音欢快地继续说，“在那儿，你亲了一下那个斜眼看门人的女儿芙恩茜斯拉，让我撞见了。那个姑娘喜欢你，可是我讨厌你，就向妈妈告了你一状，嗯？”她向他挤眼。

“不但你讨厌我，好么，爸爸还狠狠地申斥我，那个夏天不让我到庄园去……”

接着马里奥有点儿腼腆地问他妹妹道：

“芙恩茜斯拉漂亮吗？”

“嗨，瘦骨伶仃，皮肤挺黑，我看她就是有两只漂亮忧伤的眼睛。也真是，你差点儿因为她做了修道士。”

埃伦娜笑了，马里奥也勉强微微一笑。

“那时，你真浪漫……”埃伦娜说，“你究竟与芙恩茜斯拉做了些什么？”

“这连我自己也不能想象，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因为爸爸把她们一家都安排到巴塞罗那去居住了。不知那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大概当了佣人，可能已经和她那个阶级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有了许多孩子，发胖了，更丑了。总之，还是老一套。”

“是的，是老一套。”马里奥叹了口气，接着说，“你那时总是非常傲慢，埃伦娜。”

“我傲慢？”

“请你不要怀疑这一点，我忘不了庄园里的孩子们望着你的目光，而你对他们却不屑一顾。你从来不愿意同他们玩耍。”

“这是真的吗？可我想不起来了。”

“我也把这些事忘了，不过后来……好多次我想揣测一下那些黑乎乎的孩子贪婪地望着我们吃点心时想的是什么。那些穷孩子经常打着赤脚，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衬衫，一根背带坠着褴褛的裤子……妈妈谈起他们就说：‘他们象野人一样，不去做弥撒，什么也不懂。’妈妈对待我们那么好，却躲避着他们，吓唬他们，而他们往往恐惧地望着她。他们对我们会有什么看法呢，埃伦娜？”

“可能什么看法也没有。”

“不过他们可能妒嫉、仇恨我们。兴许是他们把我们的玩具小房子给烧了。自然了，你一定还记得你第一次受圣

餐……”

“这事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埃伦娜的眼睛里闪烁出兴奋的光芒。“我的衣服多么美丽呀！”马里奥点点头让她说下去，“妈妈眼泪汪汪地说：‘象一位公主！’你也非常漂亮，‘象一位小小的英国贵族！’这是妈妈的评论，爸爸很不喜欢这样的评论，因为那时候他正恨英国人呢。”

马里奥使劲地攥紧拳头。

“是的，妈妈准备好了两种点心，”他语气冷酷无情地说，“一种是给大厅里我们那些从马德里来的小朋友的，另一种是给庄园院内的小孩子们的。可怕啊！每当我回忆起这些细节，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他目光炯炯，话语里充满了愤慨。埃伦娜哆嗦了一下。

“我们的父母办了一件荒唐的事，”马里奥以同样的语气又说，“虚荣、傲慢、愚蠢的思想使他们忘了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节日，他们亵渎了耶稣。那时候耶稣是与院内佃农的孩子们在一起，不是同我们一起在大厅。你发现了吗？”马里奥用拳头砸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埃伦娜吓了一跳，忙抓住他的两只手。

“别这样，马里奥，无论你和我都没有责任，我们的父母也没有责任。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习惯行事，一味地仿效他们经常看到的事情罢了。”

但是马里奥仍然怀着阴郁的激动情绪说：

“我们的傲慢竟使我们相信上帝永远站在我们一边。”他喃喃地说，“不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善良的人。”

他猛然站起来向凉台走去。当他挡住照着埃伦娜的阳光

时，埃伦娜年轻的脸上失去了光辉。

马里奥接着说：

“人们随意谈论的所有灾难，象原子战争、共产主义等等，可能要唤起我们的良心，使我们成为好人，也许是通知我们要忏悔和赎罪。”

埃伦娜为她哥哥的思想状况深感不安，不放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然而，当马里奥回过头来瞧她时，她从他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幻觉、任何疯癫的迹象。他的两只眼睛里充溢着锐利而痛楚的怜悯神情。

“我们必须偿还，”马里奥说，“作为基督教徒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要离开了。”

“那么你是为此而逃走。”她讷讷地说。

“绝对不是。仅仅是因为在别的国家里，没有朋友，没有保护人，这样可以偿清债务。我离开是为了不让任何人、任何事阻止我偿还这笔债。”

埃伦娜摇摇头说：

“看来你绝望了。”

“我感到有罪，这就是一切，埃伦娜。”

“你有罪？什么罪？”她冲动地问道。

“我竟然有这么大运气，依赖别人付出的代价享受到这么多利益，这些都是罪过。我的良心不会让我安宁。我什么时候不偿清这类罪过，什么时候就不能安安稳稳地睡觉。疯子，是吗？”

埃伦娜使劲摇摇头，说：

“疯子，不是，也许是过分浪漫……”

马里奥惨然地笑笑。

“谢谢！”他说。他走到他妹妹身旁，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亲切地瞧着她说：

“当我了解到你同阿尔瓦罗的情况时，我明白你已经在赎罪。我害怕这对你太残酷，我求上帝至少把你那份罪过算到我的帐上。现在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不理解。”埃伦娜喃喃地说，“我看，我大概永远理解不了你，我不是象你那样的人。不过你不用为我忧虑，我的问题不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会看到我怎么来解决它。”

“但愿如此！”

“请不要怀疑，傻瓜。我们女人用另一种方式办事情。你们男人用决斗，我们用哭泣、等待。我们是那样痛苦，上帝最终会听我们的。”

埃伦娜微微笑笑，马里奥没有反驳。这时俩人忘记了时间，没有了忧虑，没有了思想，久久地、默默地相对望着。他们疲倦了。

他们紧紧拥抱了一下，真诚地亲吻着告别了。

“一帆风顺，马里奥！”

“鼓足勇气，埃伦娜！”

12

天上出现了乌云，它们被散发着潮湿的森林气味的劲风从西边推拥而来。埃伦娜坐在停放在拉普林塞沙大桥附近的出租汽车里，观赏着来来往往喧闹的车流。许多载重卡车及一辆接一辆的外国牌照的旅游车向南方的城市驶去。准确地说这里就是城市与郊区的分界线，从这里起，城市的郊区便扩展开了：拥挤的乌塞拉和新发展起来的工业区维亚维尔德都在这一带。

从这里走过的行人面容特别：显得疲劳、忧伤，没有血色。听不到笑语，听不到歌声，甚至走路也毫无悠闲、松快的样子。黑乎乎的工作服毫无光泽，同样使人感到郁郁不快。这一切在肮脏、粗犷的景物映衬下不给人一点儿欢快的感受。被拦在水泥墙之间的曼萨纳雷斯河毫无河流的气息，不象一般河流那样流动，欢唱，不象山中的河流，不象平原上的河流，也不象大城市里的河流——里面有船只航行，螺旋桨翻起阵阵水浪。这条河宛如城市里不加盖的宽大下水道，散发着恶臭。

等待无疑太久了，出租汽车司机看起体育日报来，埃伦娜

显得心绪不宁。一些从车旁走过的人望望她，这时她被模糊的戒备意识所驱使回过头去望着对面。她穿着她最次的衣服，上面罩着最旧、最朴素的雨衣。从所有的鞋中她挑了一双最破旧的穿上。头上蒙着一块黑色教巾。然而，人们似乎没看出她因为不愿让人发觉正怀着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恐惧等待着。

一个足有两天没刮胡须的胖男人紧紧抓住头上的草帽不让风吹跑，径直向她的汽车走来。一阵恐惧向她袭来，使她浑身冒汗。这个男人抓住车门的把手大声问司机：

“是空车吗？”

司机放下报纸向他喊道：

“你没看见有人吗？”

这个胖男人嘴里叼着已经熄灭的香烟，把脸贴在玻璃上，当他看到埃伦娜蜷缩在一个角落上时，便张开嘴用舌头把香烟送到嘴的另一边，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吃吃地笑起来。他的胡须显得更黑了，嘴也更大……他丢了一个眼风，这时，一阵风吹走了草帽，他不再看埃伦娜，只好跑着去追草帽。

“这些乡巴佬向来什么都不懂，”司机没有回头看埃伦娜，议论道，“他没看见这里不是汽车停车处，没有看见车上没插‘空’字旗，”他又补充说，“他们刚刚放下锄头，当然……”然后他又接着看起报来。

埃伦娜没有吭声，她闭着双眼，头巾盖在脸上，竭力摆脱周围的一切。她这样呆了好久，只是不时地看看手表，向左右很快地瞥一眼，然后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忽然，听到一阵含糊不清的叫喊声和宗教的圣歌声。与

此同时响起了发动机轰鸣声、汽车喇叭声和威严的人语的喧闹声。埃伦娜透过玻璃向外张望。司机叠起了报纸。

在几条马路的交叉处，交通警向司机们挥动着胳膊喊叫着，这些司机头探出车外也挥动着胳膊，大声呼叫。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出现了，十分缓慢地向前行驶着，车上面站着一位神父，一只手拿着麦克风，另一只手向紧跟在后面的人们轻轻挥动着。埃伦娜从她的观察处仍看不到这一切。然而“吉普车”的出现和麦克风那响亮的声音足以压过其它声音，平息这混乱的秩序。人们的喊叫声静了下来，响起了宗教的圣歌声。“吉普车”继续缓慢行驶着，车后紧跟着二百多男男女女的人群。

“我一直等待的巡礼来到了，”埃伦娜在司机的脑后低声说，“跟在后边，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必须停车。”

出巡的队伍沿着道路右边行进。可是交通突然堵塞了，迟迟不能恢复正常。埃伦娜乘坐的汽车必须等待交通疏通后才能开动。在麦克风那响亮的声音指挥和带动下，大家一致唱着，歌声压倒了所有的喧闹声。

圣洁的心，
你将主宰乾坤。
你将永远，
把我们吸引。

汽车终于能在其它车辆之间滑行了，司机以他们这种职业特有的技能，把车开到了巡礼者们的道路上，距离走在最

后的人只有几米远。但是很快又必须停下来，因为对于动力车来说，这些虔诚的人们的步子实在太慢了。

“再往前开开。”埃伦娜对司机说。

“好，不过我们必须等他们往前挪出地方才行，不能紧贴在他们的后边。你没看见‘吉普车’在干什么吗？”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吉普车”已经停下来等待步行的人群。

“照这样走晚上十二点也到不了山岗。”司机议论道。

出巡的人中，许多人赤着脚走路，还有不少老年人，甚至有徒步的病人和残废者。一小群男女青年的行动显得很活跃。他们不停地唱，不断巡视队伍，以热情洋溢的表情和手势鼓励同伴们，同时搀扶由于年老或疾病而体力不济的人们。

“吉普车”又一次开动了。二百人行走在马路上如同一个人一样，发出统一的声音，迈着统一的步伐。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痛苦，怀着自己的愿望，忍受着大家的痛苦，激起共同的希望。傍晚散发着油污味的风从他们头顶吹过，吹动着他们的头巾和头发，并把他们的祈祷撒向四周。

人们从酒吧间，从作坊漠然地望着他们走过。一些行人停下来望着他们，谁知道是在找女人的漂亮脸蛋，还是想起了什么，或是无目的地盲目看着。

圣洁的心，

你将主宰乾坤。

……

在笔直马路的另一端，道路变窄了，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宽。巡礼的人群为了不与行驶的车辆相撞，不得不紧紧挤在一起，靠右边行进。这一段通往城里的道路总是很拥挤。居民区中断了很长一段距离，在一大片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之间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排一排的厂房。

队伍停下来重新组织了一下，麦克风又宣布继续前进，同时宣布念珠祈祷开始。

“停车，停在这儿！”埃伦娜命令司机道。

当司机听从她的吩咐停车时，埃伦娜已经脱掉鞋子和长袜子。她把袜子卷起来分别放到两只鞋里，然后把鞋放到车座的角落里。

“你要尽量跟在我们后边，别看不见我们了。”这是她对司机的最后嘱咐。

她打开车门，下了车，感到风劈头盖脸吹来，这比她光着脚踩在马路上的感觉更加强烈。风吹得她赶忙抓住头巾不让它飘起来，裹紧没有扣好的雨衣。她把头巾在脖子上系好，又把雨衣的腰带束紧。然后她张开了嘴，大风从嗓子眼咕嘟咕嘟地灌进她的肚里。

司机看她背过身离去了，嘟哝道：

“这个疯子要上哪儿去？总算……”他同情地摇摇头，又一次在眼前展开了没有读完的体育日报。

埃伦娜很快追上了最后边的巡礼队伍，还没有插进队伍便手拿念珠大声地做起了通常的祈祷。这时两个老太太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尽管她见她们从眼梢上漾出了友好的微笑，还是越过她们，插到她们前边的一男一女之间。那个男人戴

着墨镜，看来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干瘦、矮小，一副病态。那个女人高高瘦瘦的，四十岁左右。那男人透过黑色的镜片瞧着她，而埃伦娜不知道他给她的印象是好还是坏。相反，那个女人却给了她行动敏捷、富于表情的印象。她毫不隐讳地直视着埃伦娜，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紧紧地挽住。这时，埃伦娜也回头瞧着她，俩人对视着，埃伦娜看到她那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深情地向自己致意，同时那绷着的小嘴大声地说出万福玛丽亚向自己问候。埃伦娜也报之以微笑，她感到鼓舞。

豆大的雨点开始撒了下来，人们仰起脸望望灰蒙蒙的天空，巡礼的队伍发生了一阵骚动。“吉普车”在前边五十米远的地方镇定地等待着，神父向他们打手势让继续前进。青年人跑前跑后，他们满不在乎，面带和蔼的微笑，显得镇静坚定，使队伍重新安定下来。埃伦娜茫然地站了好一阵子，一位青年好奇地从头到脚打量着埃伦娜，这使她感到自己在大家之中最引人注目，与众不同。她随小伙子的目光低头看看，发现自己的脚很独特，白白嫩嫩的，肉乎乎的，脚指甲上涂着指甲油。而周围其他人的脚却瘦骨棱棱，皮肤粗糙，由于艰苦行走和廉价鞋子的经常挤压变了形……等她抬起头来，青年人已经不见了。她身旁的女人的脚好象葡萄藤编在一起的，她望着埃伦娜，会意地向她笑着，然而这次埃伦娜却不能以自己的微笑来回敬她了。

埃伦娜机械地附和着大家的祈祷。

“我的上帝啊，我想认识那个叫马诺莉的女人，请您给我这个方便吧……”

天上撒下来的雨点小了，但是更紧了，强劲的风把雨点砸在她的脸上。

“我有罪，这我知道，我迷恋过华金，我爱过他，我向您保证我再也不犯罪了，您是不是把阿尔瓦罗还给我……”

一阵痛苦的痉挛使她打了个趔趄，喟然悲叹。那个女人搀住她的一只胳膊，扶住了她，关切地问：

“您不舒服吗？”

戴眼镜的男人也回过头来望望她，嘴里除了缓慢单调的祈祷什么也没说。

“不，谢谢！”埃伦娜回答那女人说，“我的一只脚后跟踩着了一块石头……”

风把如丝的细雨洒向巡礼的人们，淋湿了他们的衣服。队伍旁汽车上的雨刷摆来摆去，车子一辆接一辆驶过去。北欧人的脸贴着车上的玻璃凝视着这一排排毫不掩饰的专注的祈求目光。在队伍的右侧本来正在铺设下水管道的工人们已经停下工作到篷子下避雨了。

“您是不是把阿尔瓦罗还给我……”

埃伦娜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上团团铅灰色乌云毫不留情地滚滚而来。

“您是不是把阿尔瓦罗还给我……”

前头停住了，使得整个队伍都一下子停了下来，祈祷也停了，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头向后边张望，仿佛是风把他们吹转过去的。埃伦娜同队伍中的两个伙伴也机械地回过头去。这时走在最后的两个差不多老态龙钟的女人已经落后很远，仅仅剩下她们俩，一个艰难地搀扶着另一个。

于是年轻人向她们跑去，很快就扶住了她们。两个人架着那个好象马上要晕倒的女人，这样一来就减轻了另一个女人的负担。他们架着她加快脚步走来。当他们经过埃伦娜身旁时，她听到这可怜的女人语调悲戚地说：

“我的上帝啊，这样我就不能履行那诺言了。”

用胳膊架着她的一位青年安慰她说：

“不要为这事担心，现在我们要把您放到‘吉普车’上，等你眩晕好了还能做您要做的事。”

那女人固执地摇摇头。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她叹息道，“上帝啊，发发慈悲吧！”

埃伦娜的同伴议论道：

“上帝不会要她做无法做到的事情，是吗？”

埃伦娜一惊，低声答道：

“是的，当然不会。”

戴眼镜的人说：

“许愿是容易的。”

两个女人望望他，那黑色镜片仿佛是不可逾越的两堵墙，他的嘴接着动了动说：

“但是履行是很难的。”

“她来可能是为了求得宽恕。”埃伦娜的女伴说。

“她是我的姐姐。”原来搀扶那个女人的另一个差不多老态龙钟的女人说，“我们俩是为她女儿祈祷来了。她女儿下星期就要动手术，做子宫手术，知道吗？她有三个小孩。”

这时，埃伦娜的女伴镇静自若地说：

“明天就要给我动手术，切除一个乳房。”

埃伦娜望着她，不知道她那乌黑美丽的眼睛是由于流泪潮湿了，还是由于睫毛和眉毛上滴下来的水潮湿了，然而她看见她在微笑着。

“我知道自己的病情，”这个女人补充说，“除了求上帝保佑别无办法，我也有几个小孩。”

埃伦娜感到嗓子一阵哽噎，嘴里一股苦味，说不出话来。

戴眼镜的人说：

“只有我们这些不幸的人麻烦上帝，幸福的人是想不到他的。”

“那么这位夫人要做母亲了，是吗？”黑眼睛的女人问埃伦娜。

埃伦娜点头承认，这女人又问：

“你不幸福吗？”

埃伦娜闭上眼睛，戴眼镜的人插了一句说：

“要是幸福，在这儿干什么呢？一定象大家一样不幸，她自己当然知道为什么。”

麦克风的声音在巡礼的人们头上回响，晕倒的女人已被安置到“吉普车”上。神父宣布重新开始中断的祈祷，喊道：

“第五神秘经……”

缓慢、悲凉的巡礼又开始了，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埃伦娜感到脚下有泥浆。马路上已经有了水坑，汽车驶过把脏水溅到巡礼的人们身上。

停了一会儿，埃伦娜的女伴轻轻地用胳膊肘碰她一下，问道：

“是头胎吗？”

埃伦娜一惊，低声回答：

“是的。”

“那么请相信我，生时并不象人们描述的那么难。”

埃伦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女人接着说：

“有一个孩子对女人来说是最大的快乐……”

埃伦娜颤抖一下，咬紧牙关，她的女伴又接着做起通常的祈祷。雨下啊，下……她那赤裸的双腿被风刺着，被雨打着。

“上帝啊！……这会儿阿尔瓦罗在哪儿，他在想什么？马诺莉引诱他的手段是什么呢？我也很漂亮……难道我缺乏激情？我的双腿多么的痛呀！多难受呀！这些巡礼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因此他们忍受着，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这个戴眼镜的是个多么典型的人呀！他这样用眼镜挡着双眼，大概因为两只眼睛可怕吧。他向上帝祈求什么呢？当然了，多少年来他参加巡礼游行一直与雨搏斗，可能这样淋雨会去掉他身上一些污垢……妈妈说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那么脏呢？后来马里奥说……好了，马里奥说话没准儿，他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将来结果好不了。我们并没有偷他们什么东西，不管他们处境怎样我们都没有责任。穷人和富人？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穷人和富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为什么呢？那样他们会成为富人，而我们就成了穷人。多傻呀！他们有了钱也会象我们那样干的。马里奥疯了，是的，他是疯了。”

“可爱者母，”神父喊道。

“为我等祈。”大家应道。

“上帝呀，我希望的是……我走不动了，那我为什么来呢？”

“病人之痊……”

“为我等祈。”

埃伦娜问她的女伴说：

“还要很久吗？”

“嗯，进行了一多半了。”

“诸圣祖之后，”

“为我等祈。”

“上帝啊……上帝啊……”

埃伦娜大声抱怨道：

“我走不动了，我走不动了。”

她站住了。其他人继续行进，只剩她独自一人沮丧地站立着。她的女伴很快发现她不在了，于是挥舞胳膊好引起神父的注意。麦克风的叫声不响了，这个女人回头来要搀扶她。

“您感到不舒服吗，太太？”

“没什么。”

“我留下和您一起。”

“无论如何不行，”埃伦娜直盯盯地望着她反对道，接着又说，“您必须继续走下去，您的事情比我的重要，因为我根本不应该来，我不该来，您明白吗？”

这个女人闭上了眼睛。

“说真的，您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因为上帝不可能要求您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可就是您一个人怎么呆在这儿呢？”

“我告诉过一辆出租汽车，让它跟着我们，一会儿就会过来接我。”

年轻人过来了，那个女人迎上前去对他们说：

“她怀孕了，不过她已经通知一辆出租汽车来接她。”

那个女人和年轻人又加入到巡礼的队伍中去了，她还回过头来最后向埃伦娜打了个招呼。

与此同时，埃伦娜向一根大水泥管道走去，想倚在那儿。

祈求的人们在雨帘后边消失了，阵阵大风把麦克风的声音很快传播出去，又很快把它撕碎。

“您要是愿意，我截一辆卡车或汽车把您送走。”

埃伦娜很快转过头来，看见一个男人身着蓝色衬衫，衣服胸前破烂的口子里露出拳曲的汗毛。他身上散发出一股烟味和汗味，乱发上的雨水顺着他那刻着深深皱纹的前额往下淌。埃伦娜闭上眼睛，于是这男人壮着胆子用手指碰碰她的胳膊。

“别碰我！”她喊道，转过身去背冲着他。

这个男人猛然一怔，接着语气严肃地说：

“我以为您晕了，想扶您一把，请原谅。”

他迈着缓慢的步子向躲避在篷子下的一群伙伴走去。埃伦娜看也不看他一眼。出租汽车到了，她站了起来。

“怎么，她吓了你一跳？”一个伙伴问这男人说。

他撇撇嘴做了一个不信任的表情，回答道：

“我看是我吓了她一跳。”

“依我看，她是个疯子。”

“谁知道呢。”

他们看着她上了汽车。

“两条腿多漂亮！”有人议论道。

“第一流的！”

“说不定是个妓女。”

穿蓝衬衫的男子辩护道：

“不是，绝对不是，因为她怀孕了。”

大家笑了。埃伦娜在汽车上饮泣着，司机说：

“您选择了这么个坏天气。我原以为您不可能来了，您的脚生来就不是在马路上行走的。”

“不是为这个，”她悲叹道，“因为我不能向上帝祈求那件事，我不能这么做。”

司机摇摇头，没有吭声。

13

在红色灯雾的照耀下，人们默默地跳着舞，转动的舞步仿佛使棕榈树在风的吹拂下也旋转起来。靡靡的音乐低沉、缓慢，黑人的歌声嗲声嗲气，软绵绵的。

“你又不说话了？”埃伦娜说。

“是啊，我更喜欢同你一起默默地呆着。”华金回答道。

“你还那样？”

“永远如此。”

他们缓慢地旋转着，埃伦娜巡视一下朋友们结合成的一对对舞伴：罗德里与玛莉，何塞丘与内娜，安德烈斯与玛丽娅·赫苏斯。

“你为什么不带莉莉来？”

“玛丽娅·赫苏斯告诉我说你可能来，我想你需要舞伴。”

“莉莉可受冷落了？”

“她有别的安慰，请你不要担心。”

他们的脸颊摩挲着，埃伦娜的头发蹭着华金的鼻子，他

高兴地闻着埃伦娜的香气。

“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他问。

埃伦娜耸耸肩头，不以为然。

“玛丽娅·赫苏斯给我讲了计划……说这次是我们大家告别，要到圣礼拜节后才能再见面，我想我应该与你们一起也稍稍娱乐娱乐。”

“当然啰，”他随意问道，“阿尔瓦罗也不到外地去，是吗？”

“他不会呆在家里，现在正准备与他的朋友们再去打猎，不知到哪儿。”

“打猎，嗯？”华金语气啾啾地问，又说：“应该看看我们的朋友在圣礼拜节期间准备怎样祭祀上帝……”

“你不到外地去吗？”

“不去。”

“我也不去。”

“那么，说不定哪天我们可以相会了。”

“也许会的。”

华金把他那充沛的精力倾注到跳舞上，连续旋转起来。

“别老转了，”她反对道，“这样我会头晕的……”

他不转了，低声说：

“不转太遗憾了，你现在比以往更漂亮了。”

埃伦娜笑笑：

“上帝啊！要不是由于他……我心里什么也不会害怕的。”

“谁会说我……本来我就不应该放你和他结婚。”

“咳，现在不要想这些了。你要是有了孩子你会说什么呢？”

“我连想也想象不出来，这事我从来没考虑过。”

“你还一直认为我们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是吗？”

“当然，我越来越坚信这点。”

“可那时候……”

乐曲奏完了，跳舞的人们收住了舞步，华金笑着说：

“你说的有理，今天晚上这时刻太值得了。”

“那自然啰。”

朋友们向他们走来，于是他们便分开了。这时候，尽管埃伦娜尽力遮掩，但是她那怀孕的身子已经明显看出来

了。
“我们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可累死了。”玛莉用手搥着风说。

“那么我建议现在要求他们奏罗坎罗尔乐曲。”何塞丘说。

“揍他，内娜。”玛莉故作娇态地喊道。

埃伦娜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巡视这小小的舞厅，看过最后一个角落，她提议道：

“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这儿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

“天哪！再一次闹轰轰地离去吗？”玛莉疲倦地说。

埃伦娜的话引起了大家热烈的争论。

“这里可是我们今天晚上走进的第五个舞厅了……”内娜愕然地说。

“这样，我们会到六个地方，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埃伦娜反驳道，“喂，华金，你去付钱，我们走。”

玛莉挖苦地说：

“当然啰，这么长时间养精蓄锐……”

华金正付钱，玛丽娅·赫苏斯插话说：

“应该让埃伦娜高兴高兴，别让孩子生下来就长红斑点。”

“好了，好了！”玛莉忍让地说。

“今天是你报复的日子，是吗，埃伦娜？”安德烈斯满脸汗津津地问道。

“对！”罗德里说，“再说，这不是向马德里告别吗？那就奉陪到底！前边带路，走吧，小伙子们！”

“你别说了，忍耐点吧！”玛莉用手背轻轻地拍了一下罗德里的鼻子说。

红色的雾霭又照耀着舞场……一帮朋友在埃伦娜的带领下，为了不与一对对跳舞的人相碰撞，悄悄绕过去离开了大厅。

玛丽娅·赫苏斯挽着埃伦娜一只胳膊对她说：

“你现在身子挺显眼了。”

“我真害怕，玛丽娅·赫苏斯，照这样下去，过不久我就不能出门了。”

“咳，你别太夸张了，现在的衣服对怀孕的妇女大大有利，男人们说这是……”她顿了顿问，“阿尔瓦罗现在怎样？”

“还那样。”

“你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么，对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

信以为真，埃伦娜。”

埃伦娜沉默不语，华金走在她身后，不时地用胳膊蹭着她。

“他会叫什么名字呢？”华金问道。

埃伦娜回过头去瞧瞧他问：

“谁？”

华金笑了。

“我是说我们现在要去的舞厅叫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对我都一样。”

在前厅穿大衣时，玛莉问埃伦娜：

“为什么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致？为什么你不同我们一起去马拉加呢？”

“说真的，”内娜插话说，“你别傻了，不要失去了最好的游泳机会，以后到了热天，你可就不能游泳了。”

“我这样的身体出现在游泳场……任何一个稍微近视的先生都可能把我当作一只海豹。”埃伦娜开玩笑说。

“可你缺少海豹那种狂暴劲儿。”内娜说，“莉莉也不同我们去，我们玩起来人不够，太乏味了。”

“莉莉到哪儿去？”何塞丘问。

“她到萨莫拉去，她父亲是那里的一个教友会的主席。”华金回答道。

“好家伙！”罗德里惊讶地叫道，“那可怜的莉莉上那儿去开心。萨莫拉有处公墓，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保留着。”

他们来到大街上。虽然初春的夜晚不十分寒冷，却仍然挺凉。他们一对一对地分别去找各自的汽车。埃伦娜坐华金

的车。何塞丘、罗德里、安德烈斯三个人问道：

“我们到哪儿去？”

“请你们跟着我走。”华金回答。

狭窄的街道上停满了汽车，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开车离去。

“你见到阿尔瓦罗了吗？”

华金正注意着难以倒出的车，没能够回答埃伦娜的问话。

车开到道路的下坡时，她又问：

“你没有在这一带遇到阿尔瓦罗吗？”

“遇到过，有那么一次。”

“他独自一人吗？”

华金侧过脸去望着她。

“全看到了。”他语气戏谑地答道。

过了一会儿，他反问道：

“为什么你问起我这事儿？”

“你能想象得出来。”

华金没吭声。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已经好长时间了吗？”她又问。

华金迟疑了一会儿答道：

“哦……十五天前，也许二十天前吧。”

“有人陪着他吗？”

“没有，那天他独自一人。”

“噢，你同他讲话了吗？”

“讲了，我们还一起喝了几杯。”

“就这些?”

“就这些。”

埃伦娜默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华金说：

“他什么也没有对你说?”

“没有。”

“当然了，他会对你说什么呢?”

他们看到红灯，把车停了下来，安德烈斯的车与他们并排停下。玛丽娅·赫苏斯挥手向他们打招呼，埃伦娜也同样招呼她。

“阿尔瓦罗与你关系处得不好是吗?”华金眼睛直视着信号灯问道。

埃伦娜一边向玛丽娅·赫苏斯打招呼一边瞧着他答道：

“他欺骗了我。”她一边说着一边看他有什么表情，可是华金不动声色。“他不能原谅我们的事情。他说我们俩的事总是出现在他眼前。”

“可是他已经早就知道了呀。”

“当然知道。”

“那我就不理解……”

信号灯换了，他们又驱车前进。

“现在他怕我怀的孩子也不是他的。”

“说什么傻话呀!”

“你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上会怎么做呢，华金?你是个男人，而且……”

她顿住了，华金过了好久才回答道：

“我的思想和感情要是象他那样，就根本不会同你结

婚。”

他的话说得格外严肃，激愤。埃伦娜不禁为之一惊，怯生生地反问道：

“你要是象他那样的思想和感情就不会与我结婚？”

“我，会的，因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与阿尔瓦罗全然不同。”他回答道。

谈话中断了，汽车在一所挂着光闪闪的英文招牌的夜总会前刹住了。埃伦娜吁了一口气。朋友们也都相继到了。

“所以我不理解这件事。”她下车时嘟哝着说。

玛莉面带慵倦的神色，抓着罗德里上衣走下车。罗德里说：

“嘿！算上这里就够六个了！”

“亲爱的，还会去别的地方吗？”安德烈斯问埃伦娜，埃伦娜还没来得及回答，何塞丘插嘴说：

“因为我们都没有那样的想象力，从一个舞厅到一个舞厅……仿佛是夜间逃学的学生一样。”

“那你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内娜推着何塞丘向夜总会的前厅走去。

他们脱掉大衣交给看管衣服的妇女，她双眼困倦地望望他们。

“你怎么了？”罗德里问何塞丘，“哎，我们要看你的想象力了。”

何塞丘耸耸肩回答说：

“我知道什么呀！不过我对这么转来转去消耗体力有点儿不同的看法而已，一个晚上埃伦娜怪诞的念头把我们拖来

拖去……”

“算了吧，本来也许是一场很好的狂欢，不是吗？”罗德里说。

“在露天狂欢才来劲儿呢，可是这儿……”玛莉鄙视地说。

“我们很快就会在马拉加组织这样的狂欢。”内娜插话说，“那些女里女气的男子穿着女人的服装跳舞使我开心极了。有一些人多能骗人啊！”她挤挤眼。

安德烈斯笑着拍了一下罗德里的肩膀说：

“你们还记得马尔莱内那个女人吗？”他叫道，“咱们这位一直亲她，直到发现她原来是个男人……”

“你真坏透了！”罗德里在大家的一片笑声中喊道。

眼前的这个大厅与他们已经去过的那几个大厅大同小异。乐队好象是为了欢迎他们，向他们致意似地事先就演奏上了。在大厅的每一个角落都遇到雷同的惊异的目光，都遇到雷同的象抽疯似的窃窃私语。同样的灯光，同样不可思议的异常的色情诱惑。跳舞人的表情同样好象不是在娱乐，而是在不得已而尽一种责任。

他们刚刚坐到桌子旁，罗德里建议说：

“我先要杯双倍的纯威士忌好吗？”

“要我们已经喝过的那么多吗？”玛莉问。

然而罗德里没再等别人说什么就向服务员喊道：

“来八杯双倍的纯威士忌。”

“这一回调换一下舞伴吧。”内娜说。

埃伦娜没有参与朋友们的讨论，从走进大厅眼睛就只望

着分散在桌旁和舞场上的跳舞者。有几对隐蔽在角落的昏暗灯光下，尤其引起她的注意。她来回移动着，变换着姿式好看清楚他们。玛莉和华金注视着她，这时玛莉对着罗德里的耳朵悄悄说：

“她是在瞧阿尔瓦罗是不是会挽着一个女人的胳膊出现……我喜欢发生这种事，这样一来看看我们是否要稍稍开心了。”

罗德里挥动着手叫道：

“那还不象氢弹爆炸了一样！”

华金反而一直沉默不语，在他摇头之际，埃伦娜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了，他目光里漾溢着神秘的微笑。华金又摇摇头，埃伦娜耸耸肩也微微笑笑。

他们站着饮酒。轮到埃伦娜与何塞丘一起跳舞，华金与玛莉一起跳舞。乐曲催他们一对一对分别进入舞场。他们只是手拉着手，每个跳舞者来回地扭着屁股，倒替着双腿，晃着脑袋……他们换一只手，又以同样的姿势跳着。埃伦娜气喘嘘嘘，不得不放弃跳舞，同何塞丘一起离开了舞场。

“真遗憾，好长时间没有同你跳舞了……”何塞丘说。

“你已经看到不可能跳了。”

华金熟练敏捷的舞步使玛莉连续、猛烈地扭动，她多次摇摇晃晃，以致于到最后一个旋律倒向华金的怀中。跳完，他们围着桌子坐下，玛莉头往后一仰，感叹道：

“傻瓜们，这么跳累死人了。”

埃伦娜站在那儿说：

“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华金一人陪着我就行了。”她瞧着他问，“行吗？”

“行。”

其他人对她提出一串问题和反对意见。

“我们刚刚来到这儿。”

内娜睁大双眼。

“你要是愿意，我们要求他们演奏比较平缓点儿的曲子。”何塞丘提示道。

“好吧，这就是说要扔下我们了。”罗德里反对道。

埃伦娜抬起手似乎要制止他们，她以道歉的口吻说：

“我在这儿憋得慌。”

“可我觉得好象在天堂一样。”玛莉傲慢地望着她断言说。

“小伙子们，各随其便吧，你们不愿意吗？”玛丽娅·赫苏斯说。

“要是你们呆在这儿，说不定我会从某个地方给你们打电话来，咱们再相聚。”埃伦娜笑着说，“要是我不给你们打电话……好了，小伙子们，祝你们在马拉加过得愉快！回来见。”埃伦娜说这些话时，向他们飞了几个吻。

华金和埃伦娜又坐进汽车内，埃伦娜说：

“带我到萨拉诺咖啡馆，你知道那个地方。”

“现在去咖啡馆？大概马上就要关门了。”

“不要紧，我早就想离开他们。罗德里和玛莉，何塞丘和内娜这两对越来越使我无法忍受。”

“他们是讨厌，向来如此，今天晚上也不例外。不过，看来心神不安在哪儿呆都呆不住的倒是你。”

他们面前展现出笔直、孤寂的马路，似乎没有注意信号灯就飞速穿过十字路口。

“我有两三次差点儿晕倒了。玛莉当面说我的那些风凉话，简直使我讨厌。当然，她可能会说我们的坏话，好在玛丽娅·赫苏斯在那儿会制止她的。”

“你可能知道了罗德里的事情，是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华金回过头去，斜瞥她一眼说：

“真的不知道吗？”

“真的。”

过了一会儿，华金说：

“你没有发现好多天以来，罗德里好象是个白痴吗？”

“他几乎总是那样。”

“不过他干这些不好的事儿，有他倒霉的日子。”

“是呀，什么事？”

“打吗啡。”

“你说什么？他打过？”

“而他还拽着玛莉去，他们参加那个满口墨西哥腔调的立陶宛外交官的茶话会。”

“我知道那个人。”

“还有奥亚尔松家的人也去。”

“多傻呀！奥亚尔松家的人都是上等人。蒂尼塔是我的同学。”

“嗯，佩佩和我在大学军事训练时一起呆过。我们很少一起去狂欢……”

“多傻呀！”埃伦娜又叹息道。

“这事是安德烈斯告诉我的。他参加过两三次聚会，不过他能约束自己。”

“安德烈斯也去了？玛丽娅·赫苏斯知道吗？”

“知道什么呀！你可别告诉她。”

“你放心吧。”

华金刹住了汽车，下车时咕哝道：

“我们都是上等人，上等人啊！”

这家咖啡馆不大，埃伦娜第一眼就看清了整个咖啡馆，在座的任何人也逃不出她的视线。她和华金坐到柜台旁边的方凳上。

“我们喝什么？”他问。

她耸耸肩头。

“来两杯白兰地，”他告诉招待员，又对埃伦娜说，“为了提提神嘛。”

“我已经喝得够多了，”她没有把握地反对道，“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喝。”

“我要是支持得住，一定开车到……”他开玩笑说。

埃伦娜喝了一口，问：

“关于何塞丘和内娜的事你能告诉我点儿什么呢？”

“他们的事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傻透了，做不出什么值得讲的事来。”

他们身后的门响了。埃伦娜回过头去瞧，看见新进来一

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是两个肥胖的差不多上了年纪的人。女的穿着后跟又高又细的鞋，一步三摇，每一步都露出疼痛的表情。男的一步一喘，不理睬女伴的装模作样。

谈话顿住了，他们喝起酒来。后来埃伦娜望着华金，发现他的额角明显地向上秃了。

“既然我们扯起闲话，我问你，你对我哥哥有什么看法？”

华金蹙蹙眉。一股隐秘的激情使埃伦娜坐立不安，两眼闪光。

“马里奥与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马里奥与这些可不是一回事。”

“哦，这我知道，不过他很关心我。有一天他去看我，你知道吗？他要作为专业工人到德国去做工，他这不是发疯吗？”

“太象疯子了……”华金嘴上做了个语意双关的表情，接着说，“有几次我们讨论过一些事情，虽然我们意见从来不完全统一，但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当然……”

埃伦娜打断了他的话说：“你知道吗，听他讲你说的那种话我多惊奇？他说什么我们过着错误的生活，什么我们是寄生虫，什么我们必须得偿还……”

华金点头表示同意埃伦娜的话。门吱吱地响了几次，埃伦娜一边讲一边三番两次地回头去看离去的几个顾客。后来她两眼直直地盯着华金，华金眨眨眼睛说：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有些想法我们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两人之间分歧很大。马里奥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乐天派，他

认为他能够把世界上一切被歪曲的东西扭转过来，而我却不这样认为。马里奥能说服谁呢？假如他要出去，那是因为他知道在这里他可能成为大家的笑料。”他顿了顿，皱皱眉头，接着说：“有时，我也……不过我达不到那种热情。如果好好想想，最糟的职业就是超度灵魂了。让他自己去赎罪是最合适的，你不这样认为吗？”

埃伦娜聚精会神听他讲，在他脸上追逐着另一种真实的语言：乌黑的大眼睛总是介乎于失望与幻想之间；苍白的前额上浅浅的皱纹似乎是刻上的疑问；高傲的鼻子翕动着；嘴唇上流露着轻蔑、厌倦的表情……

“你们两个人是相对的两个极端。”沉思的埃伦娜喃喃地说。

“最好说是同一种思想的两个极端。”华金微笑着纠正说，“你知道，我钦佩、尊敬马里奥，因为他具备我所不具备的东西，再则他长得象你……”

“先生们，我们要关门了！”招待员表情和蔼地望着他们说。

他们没注意咖啡馆里只剩他们两人了，相互望望，笑了。华金付钱时埃伦娜惋惜地说：

“假如时间还很早……”

走到街上华金问：

“我们给他们打电话吗？”

“天啊！别打。”

“那么……”

“你知道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接着再聊一会

儿？”

华金让她上了汽车说：

“知道，我想我是知道的。”他低声说。

“既然如此，什么地方对我都一样。”

车行驶期间，他们几乎互不交谈。华金好象集中精力开车，埃伦娜闭着眼睛，头向后仰靠着，自遣地冥想着，也许在茫然的喜悦中游荡着。突然车停了，华金不吭声，也不动。埃伦娜睁开眼睛随便地问道：

“我们到哪儿了？”

华金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她，在黑暗中他两眼灼灼发光。埃伦娜凑近挡风玻璃望去，他们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这是马德里最现代化的马路之一，两旁高耸的电线杆上灯光辉煌，一直向远方延伸。这里有豪华的住宅，带着凉台，玻璃光闪闪的。街上没有灯光闪耀的招牌，没有大玻璃橱窗……埃伦娜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几秒钟缓缓流逝过去还不愿意回过头来，华金声音颤抖着问：

“你敢上楼去吗？”

这时，她才转过头来望着他。只是用眼睛来交谈，也许他们在互相责备，也许他们在互相挑战，也许相互谅解了。埃伦娜嗓子发干，用故作漠然的腔调说：

“为什么不敢，好吧，走。”

他们分别从两边下了车。华金走在前面打开了镶着玻璃的大铁门。迎面是铺着地板的门厅，冰凉的大理石阶梯在脚下喀喀作响。他们一直默默不语，走进电梯。华金颤抖着，埃伦娜斜倚在后边的墙壁上，闭着眼睛。不一会儿就上

去了。

华金打开门。当电梯又下去门关上时，前边灯光通明的走廊里已经不见了埃伦娜。她在一间灯光绚丽的小客厅门口等他。

“不进里边去吗？”他帮她脱大衣时问道。

“不了，这里很好。”

他在她的脖颈上吻了一下，她颤抖着躲避开。

“这里的一切都还象你最后一次在这里时摆设的样子。”

埃伦娜在室内走了几步，停下来从沙发旁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只烟。

“是真的吗？”她头也没回地问道。

华金赶忙上前给她点着香烟说：

“从那时起，除了打扫房间的女人，没有任何女人到这里来过。”

埃伦娜咳嗽着吐出一口烟。

“连莉莉也没进来过？”她挤挤眼，手指啪地打一个响。

“哎呀，烟咽到肚里了。”

“连莉莉也没有进来过。”

她站在他面前直视着他，嘲讽、怀疑地问道：

“那么你带她到哪儿去？”

华金耸耸肩头：

“除了这里，任何什么地方。”

埃伦娜低头在烟灰缸上捻灭香烟，华金声音颤抖着说：

“在这儿又一次见到你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向她走近一步，两手抓住她的肩膀想亲吻她，可是埃

伦娜伸出双手挡住了他，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你别发疯了。”她用手指威胁他说，“难道你忘了我是结了婚的人……”

华金让她从他的手中闪开了。他的太阳穴蹦蹦直跳，接着心也急躁地跳起来，他觉得自己似乎处在真空中。

埃伦娜的说话声使他恢复了常态。

“那天可能喝了点儿什么没喝完，不是吗？”

她坐到了长沙发的一头，头倚在靠背上，白皙的脖颈裸露着，上面脉搏跳动着，两眼半睁半闭，嘴角上漾出淡淡的微笑。

“你想喝什么？”他问。

埃伦娜抬起手，又重重地落在长沙发的扶手上。

“来点儿什么清凉饮料吧。”

华金离开小客厅，向厨房走去。厨房里放着电冰箱，里边备有各种各样的饮料。他象一位熟练的配剂师，很快地配好了饮料，端着回到客厅，看到埃伦娜仍旧那样坐着。听到他来到了，她嘟哝道：

“我困了……”

华金坐到她身旁的扶手椅上，他的膝盖碰到了埃伦娜的膝盖。埃伦娜直起身子接住他递过来的杯子，这样他们面对面离得很近望着。她好象在与困倦搏斗，急切地喝完混合饮料，她的嘴唇和牙齿湿润了，闪着光，露出自负的微笑。这时华金抓住她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只手，她哈哈笑起来。

华金为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惊呆了，目光直愣愣盯着她抖动的脖颈和翕动的嘴唇。他全身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简直

要爆裂了，这使他极度紧张，说不出话来。

埃伦娜的笑声终于顿住，她直盯盯地望着他，她的眼睛仿佛突然蒙上了一层温柔的薄纱，嘴唇缓缓地动动，低声地叫道：

“华金……”

华金向前倾一下，仿佛有人拽他的衣领。

“你的眼睛总是那样：大而悲伤，”她语气低缓、声音温柔地接着说，“你的眼睛使人难忘。”

她的声音和目光吸引了他，华金经不起诱惑更加激动起来，但是当他扑过去要拥抱她时，埃伦娜却温柔地断然制止了他。

“别这样，别这样，你最好镇静一下。”

她把没有喝完的杯子扔到地上，一只手捂住了嘴，而他茫然地亲吻着她那散发着香气的热乎乎的手。她说：

“已经不可能了，很抱歉，华金，但是已经不可能了。请原谅我吧！”

华金目光混浊、声音嘶哑地问：

“为什么？”

他逼视着她，而埃伦娜以不容置疑的严肃劝戒他说：

“让我走吧！”

华金克制着自己，十分执拗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埃伦娜同情、悲戚地望着他，摇摇头说：

“你是男人，不可能理解我。”

“我不能理解你什么？你说吧！”他急切地要求道。

埃伦娜收敛了目光，语气热烈而温情地说：

“因为……与阿尔瓦罗结婚后……请你原谅我，我不愿意使你伤心。可是与他结婚后，我已经不可能想别的男人了。”

这时华金的嘴上明显地露出嘲讽的微笑。埃伦娜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噢，原来你非常爱你丈夫。”华金克制着自己喃喃地说。

“是的，阿尔瓦罗就象一种疾病一样缠在我身上，从第一次与他接触后，他的气味就从我身上消失不了。他的声音、目光、走路的姿势……”她把身子向华金探去，华金双手抱在胸前退让地望着她。“所有的女人都找他，我并不奇怪。华金，阿尔瓦罗是不同于其他男人的。你不要笑，比如，他不能象我过去爱你那样爱人，他很高傲，我怎么给你说呢？”她激动地摇摇头又说，“他不是把女人带到各处游玩，保护女人、迷恋女人的那种人……不是。他在那儿，”她仿佛产生了幻觉用手指指空荡荡的地方，接着说，“一个女人不得不跪着，等待，应该受这种罪。我原想他象你和所有的男人一样，然而我失算了。”

他丝毫无动于衷地听着她讲。她想从他的眼睛里寻找理解的目光，想从他的嘴里听到理解的话语。然而华金只是耸耸肩头说：

“对他有什么办法！”

“你原谅我吗？”

“原谅你丈夫，我为你感到痛心。”

“你真地原谅我吗？”

“真的，真地原谅你。你不用担心。”于是他同情地望着她。

埃伦娜闭上眼睛，头又倚在沙发靠背上，又一次把弯曲的脖颈完全裸露着，不过没有大笑的激动了，仿佛是一个孤零零的美丽的瓷人。只有她的胸部起伏波动着。

“我感到很遗憾的是不知道一个女人怎样产生爱情，怎样求爱，怎样把爱情给人。一个女人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所做的是什麼，她对他说些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喃喃地说。

华金没有吭声。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又问。

“不明白，不明白你说的是什麼。”他回答道。

她摇摇头说：

“喏……比如说马诺莉是随便一个女人，我想向你打听她的情况。”

华金眉头紧锁：

“不过，马诺莉是谁？”

“他的情人，懂吗？他的姘头。”

“马诺莉？”他抓住她一只手，“马诺莉？”

“是的，她叫马诺莉，就叫马诺莉。”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这样叫呢？”

埃伦娜姿势没变，半睁着眼睛望着他说：

“我从一封信里发现的，其实那不是信，是三张咖啡馆的餐纸……”她坐正身子又说，“其中一张是今天晚上我们

去过的萨拉诺咖啡馆的餐纸。”

华金同意地点点头：

“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带我到那里去。”

“我打开三封信，三张餐纸上写着同样的话：‘我已经等到了最后时刻。’三张纸上都印着红嘴唇印。”她把头倚在扶手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我想认识这个叫马诺莉的女人。我本来幻想今天晚上能在哪一家舞厅或咖啡馆在最后时刻遇上她，当然同阿尔瓦罗一起啰。”

“噢，噢，”华金点着头说，“所以我们就到处去……”

埃伦娜猛然直起身子，嘴和眼睛一起央求道：

“那你原谅我是吗？”

他笑了，在她手上拍了一下。

“咳，我现在担心的是另一件事。那时……”他不说了。

埃伦娜眼睛闪闪发光。

“你认识马诺莉？”

华金的嘴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迟疑的微笑。

“可能认识吧。”

“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埃伦娜抓住他的双手，把他往自己跟前拉了拉，盯着他的眼睛。华金严肃地望着她，半天没吭声。

“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又问。

“哦！”

“她不漂亮吗？”

她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他，等待他的回答。他摇摇头，一字一字地慢慢说道：

“如果马诺莉就是我想象的那个女人的话，她并不漂亮。反正我不喜欢她。”

埃伦娜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心里的紧张一下子减轻了。她松开华金的手喊道：

“谢天谢地！”

华金转过脸去，从烟盒里拿出香烟。

“你想抽烟吗？”

埃伦娜没有听见，他又问：

“你想抽烟吗，埃伦娜？”

“哦，不抽，不抽，抽烟我要咳嗽的。”

他一边点燃香烟一边说：

“你真地愿意认识她？”

埃伦娜赶忙回答：

“当然了。”

“尽管你知道她并不漂亮，但是你还要认识她吗？”

“她漂亮不漂亮对我无关紧要。她把阿尔瓦罗给我夺走了肯定有点儿什么手段，说不定是一个放荡货。”

“你说得对，她确实放荡。”

“你见过她？我一定要认识她！”她又一次急切地说，“你一定要把她指给我，只要告诉我：‘那个是’就行了。其它要调查的事情我自己来办！她是谁，怎样生活，她用什麼方法勾引了我的丈夫。”

华金不停地抽烟，他只听她说话，不露一点儿声色，仿佛他从精神上完全远远离开了这里。埃伦娜说完了，等着他回答，华金低头熄灭香烟说：

“对我来说，很高兴这么做，我会把马诺莉指给你。”他转过脸来，又严肃地说：“这可是你要求我做的。”

埃伦娜催促地问道：

“什么时候？”

华金正要说话又迟疑了，好象话从他口中说出来要费很大的劲似的。

“等阿尔瓦罗下次一去打猎你就叫我，我也等待着。我会准备好一切，使事情顺利进行。”他又说，“这可是你求我做的。”

“太好了！”埃伦娜喊道，但是一发现华金的严肃劲，她又问道：“你怎么了？变得这么严肃。”

他紧蹙眉头，眯缝起眼睛望着她。

“我不喜欢介入你要干的这类事情中去。”

“傻瓜！有时候你不觉得……”

华金耸耸肩膀，埃伦娜向后退一仰笑起来。

“唉，华金啊！”

他默不作声，悲戚、失望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她又接着说：

“你不用担心，我谁也不会告诉，谁也不会知道的，我向你发誓。”她闭上眼睛又说：“我向你发誓！”接着，她好象十分困倦，越来越疲劳了，“我已经对你说过，你只告诉我‘那个是’就行了。然后你要是愿意走，你就走。我走近

她，叫她‘马诺莉！’当然，她会感到奇怪。然后我告诉她一段经历，好了，说不定阿尔瓦罗已经给她看过我的照片，她认识我呢。”

华金默默地笑笑，又一次沉醉了。埃伦娜越来越昏昏欲睡的样子又说：“如果是这样，我会毫不隐瞒，把事情直接摊牌……她要钱吗？那太容易了。问题是她得把秘密告诉我……这事我过去不敢求上帝。你知道吗？我光着脚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沿着马路……下着雨……除了我大家都祈祷着，可我不能，他可能受蒙蔽了，大家一定会使他摆脱那个女人……”

她停住了，半张着嘴，两只胳膊瘫软地垂下……她的咽喉不由得起伏跳动起来，前额上拳曲的头发耷拉在眉宇间，闭着的眼睛上映出了阴影。

华金看了她好久，听到她纤细的呼吸声，肌肤上感觉到了她身上散发着的温热，用目光爱抚着她。终于他也不得不闭上眼睛，于是他听到自己深沉而激动的呼吸声。

他慢慢站起来，踮着脚去拿埃伦娜的大衣，他几乎没有碰她，把大衣给她盖好，又一次迷惘地望着她的脖颈、嘴唇、头发，然后陡然一转身，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名片激动地写了几行字，又从钥匙串上取下两把钥匙和名片一起放到小桌上。他从门口又回头望望她，便悄悄地离去了。

埃伦娜听见楼道门响，半睁着眼睛等待着。室内十分寂静，仿佛笼罩着一层沉睡的浓雾。她微微笑笑继续等待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直起身子，伸直胳膊去拿华金留下的名片，上面写道：“我怕不能控制自己，我走了，请你安心地在我

家睡觉吧。把钥匙留给你，楼下你会找到一辆出租汽车，它会一直等到你走。”

埃伦娜看到阿尔瓦罗的书房门上有一圈灯光，她径直跑到自己的卧室，很快连拉带扯地脱去衣服，又把其它的衣服胡乱地一扔，然后穿一件丝绒长睡衣走进了浴室。她在浴室一分钟也没耽误，穿上拖鞋，脱去睡衣，便开始在喷头下洗起来。她尽力不出声，洗完急忙把身上擦干，轻轻地洒上香水，似乎没有梳头，只是往镜子里瞧一眼，看看眼睛有没有流露出内心里的慌乱。

她走到卧室的门槛下系好了腰带，却没有看到阿尔瓦罗正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瞧着她。他的声音把她吓得一哆嗦。

“你到哪儿去了？”

埃伦娜喘息着靠在门上，阿尔瓦罗胳膊肘支在梳妆台上，一直盯着她，嘴上露出冷漠的微笑。

“你别害怕，夫人。”

他的声音平静，但却是咬着牙说出来的。埃伦娜向他跟前走了几步，这样他们两人从镜子里互相望着。

“丈夫在家等着，妻子……”

“我是根据你的时间表行事的，肯定你并没有等我很长时间。”

他打量她一番，仍微微笑着，又问：

“你到哪儿去了？”

“去得不远。”她耸耸肩头回答说。

“同谁一起，可以告诉吗？”

“当然可以告诉你，同我的朋友们一起，而你呢？”

她已经镇静下来，一个阴影反而使阿尔瓦罗嘴上的笑意消失了。

“象通常一样。”他说。

埃伦娜的影子在阿尔瓦罗的影子边上移动并渐渐扩大，阿尔瓦罗要稍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她的眼睛。

“同……同马诺莉一起，嗯？”她说，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往外吐。

阿尔瓦罗好象一惊，接着笑笑说：

“你从哪儿弄到这个名字的？”

她走近她的丈夫，把手放到他坐着的扶手椅背上，低下头，她的呼吸触到了他，答道：

“从一封信上。”

“噢，那么说你看了我的信，是吗？”

“对，我看了那些信。是些十分可疑的信。”

“好啊！”

他们又一次在镜子中互相望着，这样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这是一场狡狴的决斗。在决斗前，敌对双方相互窥视着，衡量着。埃伦娜冰凉、柔软、灵巧的双手伸展着五指，放到阿尔瓦罗的肩膀上，轻得象风吹一样，他的肌肉紧缩了一下。

“放开我！”他喑哑地说，目光从埃伦娜的眼睛上低垂到她的手上。

“那个女人你不厌恶吗？”她低声说道。阿尔瓦罗没有反驳，她接着说：“你那么认真、敏感的人怎么能和一个妓

女在一起？”

“我对你说过了，放开我。”他又重述一遍，猛然一抖肩膀。但是埃伦娜并没有放开他，手抓住他的睡衣，腰弯得更低了。

“依我看你最喜欢的女人无非是妓院里的浪荡货。”

这时阿尔瓦罗的手玩弄起散放在梳妆台上的女人化装用的小东西。

“好了，不谈这个，你愿意吗？”他显得紧张地摇摇头说。

埃伦娜尽力挺直身子，从镜子里望着他的影子，然后又看着丈夫的头和肩膀。

“那么，你到我卧室来干什么？你一定要对我说的是什么呢？”她搬过他的头，威逼他面对面地瞧着她，“你说啊！你到我卧室来干什么？”

一股无法克制的冲动使阿尔瓦罗站了起来，他浑身颤栗。埃伦娜也打了个趔趄，他没碰着她，只是他掀起的一股风从她身边擦过。他似乎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轻轻推了她一下过去了，这时他说：

“我从来不知道你晚上出去……”

他走了几步，背冲着妻子站住了，又说：

“我不是来干你们女人十分喜欢的那种吵闹事的，真可笑。”

“可笑？”她惊异地重复一句。

“我到你卧室来，”他冷冰冰地接着说，“是要告诉你，你做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你做得谨慎就行，明白吗？”

埃伦娜从后边扑向他，抓住他一只胳膊：

“不明白，我不明白，我要是同一个男人一起……而你难道能不在乎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不在乎。”他咬着牙一字一字地回答道。

她摇撼着他：

“你说出这种话只不过是显示你的傲慢，因为你不能承认你的失败。你很清楚我不会做那种我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你才说这种话。你敢下最大的赌注，就是因为我看过了你的信……”

阿尔瓦罗一动不动地站着，埃伦娜软了下来。她的话中已经没有了愤怒，而充满了痛苦：

“今天晚上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所做的只是从一个夜总会到另一个夜总会，从一家咖啡馆到另一家咖啡馆，我到处找你。我想看到你和马诺莉在一起。”她站到他面前，抓住他的上衣领子，呼出的气喷到他的脸上，继续说，“告诉我，你愿意我成为放荡的女人吗？”

她没能感动他，她颤抖着，她的声音是从全身，从一根根神经、一条条血管里发出的哀告：

“马诺莉是什么人？是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是吗？那么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会学，会做你所喜欢的事情。”她悲伤得要命，搂着他的胸脯，一边向下滑动一边悲叹道：

“阿尔瓦罗！阿尔瓦罗！也许我不配作你的妻子，可是我可以作你的情人。”

阿尔瓦罗象根铁柱子一样，冷冰冰地木然地站在那儿，紧

咬着牙，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两条胳膊直挺挺地垂在身旁。

埃伦娜已经滑得跪倒在地上，抱着他的双腿，恳求道：

“如果你愿意给我钱，要是这使你高兴，我就收你的钱。”她强忍啜泣，语无伦次，抽抽噎噎地说，“不过，你答应我，别离开我，你看到了吧，我跪着恳求你。要是你愿意，请打我吧，踩我吧，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把贴着身旁的胳膊一转，猝然挣脱了埃伦娜。她摇晃一下，脚下一滑跌倒了。在挣扎中睡衣开了，她几乎赤裸裸地躺在地上。

阿尔瓦罗从门口回过头来睥了她一口说：

“你这样躺在地上不觉得害羞吗？真可耻。哼，往镜子里瞧瞧你自己吧。”

他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了。

埃伦娜马上沮丧了。阿尔瓦罗的话在她耳边嗡嗡作响，她茫然不知所措。但是喘息一会儿之后，一股绝望的冲动使她站立起来，不顾赤身露体跑出去，在走廊上喊道：

“阿尔瓦罗！阿尔瓦罗！”

书房的门从里边插上了，她抓住门把手推，推不开。锁眼的缝隙里露出灯光，她把嘴贴在锁眼上开始向他央求。

然而门并没有开，书房里开始响起乐曲声，声音越来越大，罗坎罗尔乐曲声吞没了她的央求和悲叹。

她回到卧室时，天已经黎明了。

14

春天象光耀夺目的爆竹突然在城市的上空爆发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几大团白云在天空中滚动着，做着怪模怪样的鬼脸。一股生机盎然的风从田野里吹来，在大街上奔跑着，把人们拥抱。树木那欢快的叶脉越来越舒展开了。春天的指挥棒一挥动，长期缄默的声音又一起陡然迸发出来。

太阳用它那金灿灿的光束又重新把城市装扮起来。人们被喧闹的春意所惊动，冲出去，散布在大街上和露天的咖啡馆里，贪婪地享受这芳香，这色彩，这音响，这噪动。

埃伦娜倚在起居间的一张扶手椅上，闭目沉思。夕阳的一抹金色余辉从敞开的凉台上射了进来，而震耳欲聋的城市喧闹声也钻进室内。飞马纵犬的射猎图总是那样使人浮想翩翩，这会儿仿佛被一束阳光抹去了。脚步声和咳嗽声使埃伦娜睁开眼睛向门口望去。原来是胡利塔和亚森松准备出去来告别的。

“夫人，我们走了。”胡利塔说。

“你们去看迎神游行吗？”

两位姑娘相互望望。

“我很想去看。”亚森松说。“不过这得听我们未婚夫的。”

“对我来说好象今天不是圣礼拜四^①。”胡利塔用手玩弄着挎包带子说，“我也不喜欢去看，说真的我想到电影院看一场耶稣受难的电影。没准儿我们会坐在那一带的咖啡馆里……”

埃伦娜向她们打了个手势，两个姑娘辞别走了。她们走到门口时，埃伦娜问她们：

“康斯坦萨呢？”

两个女仆回过头来，胡利塔说：

“她说她没地方去，在家睡觉。”

就剩埃伦娜一人了，她也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去，胡利塔和亚森松走后，她的周围又一片寂静。她陷入深思：

“您是马诺莉吗？对，对，我是阿尔瓦罗的妻子。不过不要害怕，我不是来责备您的。请别这样瞧着我，我不会吃任何人的，我是作为朋友来的。现在您也不要惊慌。我们两人追着同一个男人。问题是您比我幸运。您一直是……现在还是……没关系，现在我们两人马上可以调换一下。不，请您不要犹豫。对，我是一位夫人，但是，如果阿尔瓦罗喜欢您，我当这个夫人还有什么价值呢？好了，我们用‘你’互相称呼吧……”

埃伦娜默默地动着嘴唇，晃动着手指，不时地在座位上移动，她的头换了一个姿势，呆愣愣地坐着。

①圣礼拜四是濯足节。

“我希望你……好了，告诉我你怎样，为什么那样吸引了他。他这个人目中无人、十分傲慢，一个女人要激起他的热情是不容易的。我很漂亮，是吗？但是似乎不是这样。而你……他并不嫌你长得丑，人们所说的丑却成了漂亮，而人们所说的漂亮却成了丑。那么……当然了，肯定你有一种特殊迷人的地方。你是一个老练的女人。男人们已经教了你许许多多……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不要对我否认这事，你不必为这事害羞。但愿我能有你的技巧。你为什么不教教我呢？你不要笑，你不承认吗？我们坦率地谈谈吧。我承认你可能喜欢阿尔瓦罗。什么样的女人不喜欢他呢？难道你从没遇到过象他一样的男人吗？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多么有劲啊，是吗？他的体形，走路的姿势多美啊！你注意看过他的脖子和后背吗？还有你看过他那又直又长的双腿吗？他的皮肤是那样的柔软细腻，声音是那样悦耳……我更喜欢他一丝不挂，并不是为了那事儿喜欢他赤条条的，而是因为这样更突出了他那完美的体形。其他男人穿着衣服显得更美。你不认为是这样吗？当然是了。哎，你发现他是怎样偷偷看人的吗？他这样看我时，我大气也不敢出，你也一样吗，嗯？自然是啦。好了，谈谈我们感兴趣的事吧。我知道你喜欢阿尔瓦罗，不过你真地爱他，真的吗？好吧，好象为了他你什么都能干，为了他你可以受穷、挨饿，把自己出卖给别的男人。当然你不会相信这些。他骂过你吗？打过你吗？没有吧？好，他对你关系重大，因为他有许多钱，会慷慨给你。一定会的，他喜欢你。这我知道，不过你别忘了，不知哪天阿尔瓦罗就会讨厌你，抛弃你的。你以为不会吗？象你一样懂得

很多的女人，比你漂亮的女人，上层社会的女人多的是。你别生气，你得承认他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比如我，毕竟是他的妻子，而且将要给他生一个儿子。我知道他讨厌我，你不必往心里去，但是的确我要给他生个儿子。他可能持怀疑态度，但是孩子是他的，他终究会相信的。那么你认为阿尔瓦罗会做什么呢？一个孩子吸引力很大，你知道吗？你不是什么傻子，不会不明白这一点。那时，你将被抛弃，你什么也不能要求他，永别了漂亮的男子汉，永别了金钱。明白了吗？那么我建议同你订个契约吧。我希望你把你床上的秘密教给我，就是你那种使他跪倒在你脚下的本领。他等啊，等啊……我的钱和阿尔瓦罗一样多，或者比他还多，因为我可以支配我的钱和他的钱。至于钱，他不限制我，所以……我向你购买秘密，向你买这个男人。多少钱？请告诉我多少钱。你要是愿意算计一下就请考虑吧！你要多少，我付给你多少，把我所有的钱和他所有的钱都给你也行。只为了让他跪倒在我面前，恳求我做他以前从来没有求过我的事情，求我做他以前拒绝我的事情。我会对他说：‘首先跪下，现在吻我的脚吧。’看他欲火如焚要发疯时，我却拒绝他，让他追在我身后，央求我。那时，我才静下来让他……你懂吗？我没有疯也没有病。只因为我爱他，我那样地爱他，对我来说快乐应该与报复紧密相连。他必须把他钉到我身上的刺一个一个地拔掉。等他给我拔掉了最后一个刺时，我想我会感到安宁、恬静，我会爱他不让他受……哦，我忘了前面提到的契约了。现在你别摆出这副痴呆呆的面孔。显然你不是一个浪漫的女人，这可太可笑了。你是一个以此为职业的女人，要

价吧，多少钱？这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好的一笔交易。多少钱？我从你这儿把他买回去！”

太阳已经沉没了。飞马纵犬的射猎图在昏暗中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寂静吞没了所有的喧闹声。埃伦娜头向后仰着，紧紧地使劲握着椅子扶手，指甲陷到包皮里，呆呆地坐着。终于她睁开了眼睛，久久地盯着天花板，鼻子翕动着，急骤的呼吸使她的胸脯不自然地起伏着。

电话铃的响声吓了她一跳，可是马上她又恢复了常态，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听筒。

“喂，华金！”停了一会儿又说：“好，那么你来接我好吗？”等华金讲完了，她又说，“对，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这一整天我都等着你的电话，为了不让别人接到电话，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边。”她又听他说话，最后她说，“你坐在车里，我从凉台上看你一来，就马上下楼去。回头见！再见！”

“你肯定咱们能看到他们？”

“十分肯定。”华金没看她答道，似乎他全神贯注地开着车。

天已经黑了，然而路灯和玻璃橱窗的灯光仍不太明亮。街上的车辆并不稠密，马路上散布着自信的人群。人们来到各个主要地点观看迎神游行通过。他们沿街组成了一排排动荡、喧闹的人群：有一群一群的朋友，一帮一帮的小伙子，一伙一伙的姑娘，一对一对的情侣；也有的全家出动，小孩站在前面；值勤的一队队士兵腰上别着白手套；摇摇晃晃的

老头老太太坐着手摇椅在前排。在别处观看的地方更广阔，市里准备好了看台，圈好了场地。这些地方由公共事业的职员收费。绝大部分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不断地说着话，到处走来走去显得很活跃。沿着人行道一排排人群的后边，那些贪婪的单身男子和机灵的单身女人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仿佛捉迷藏一样。两边互相认识的人叫喊着，不顾汽车，不听警察的指挥，随意穿过马路。一片喧闹声甚嚣尘上，空气里弥漫着酸水果味。

华金好不容易从一条小街上把车开出来，便听到远处悲壮的进行曲，神圣的游行队伍就要到来了。

“我们必须绕道走，这是最好的办法。”华金倚在靠背上说。

“我们要走很远吗？”

“到郊区去。”

“到郊区去？”埃伦娜惊异地问。

华金也斜了她一眼：

“对，到郊区一家旅馆去。”

“马诺莉在那儿？”

“在，我想在。”

车子终于开到了一条广阔的马路上。华金把车开到最快的速度，很快开上了巴拉哈斯的高速公路。埃伦娜一声不吭。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服我的叔叔阿尔维托。”沉默了好久，华金才说话。

“这事与你叔叔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关系，你不知道他是阿尔瓦罗的伙伴吗？现在他们正一起打猎呢。”

埃伦娜眉宇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那么，难道我们是去射猎场吗？”她问华金，接着她很快转过身子与华金脸对脸坐在座位上。

华金耸耸肩膀说：

“是，也不是。”他严肃地回答。

“怎么是又不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华金。这一切不会是你过于开玩笑了吧？那天晚上我对你说过了，我们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你想再挽回是毫无用处的。很遗憾，华金，不过假如你设什么圈套要实现你的目的那会对你更糟。”

埃伦娜很激动，华金显得很镇静，只是摇头否认。

“请你别激动，夫人，别激动。这不是什么玩笑，更不是要重新得到你而设下的什么圈套。如果说那里有圈套，也不是我设的。你很清楚，埃伦娜，那是一个不能指责我的放荡的人设下的。我没设圈套，也不暗中使坏。”

“那，我不明白……”埃伦娜显得很茫然。

华金抬起双手，又放到方向盘上。

“我怎么会想到与阿尔瓦罗竞争呢？”他语气中带着讽刺说，“象他那样漂亮，那样电影明星式的人物，那样……不可抗衡的人物，毫无疑问，阿尔瓦罗是国际运动员，而我只不过是第三流的运动员。”

过了一会儿，埃伦娜轻轻抚摸着华金的一只手说：

“请原谅……不过我越来越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说我们去一个射猎场，”她手指着前边和旁边说，“沿着这样的地

方，在这个时候……”

华金点头做了一个明确的肯定表示。

“因为你没有让我讲完……没有这样的打猎场，夫人，简单说，这就是狂欢。不过人们那样叫，或者还有别的叫法，那是为了掩饰。无疑打猎是非常合适的借口，可以为几天不在家作辩解。他们从来不托词出外做生意……你想想这些人都是重要人物，名望高，他们想无拘无束地娱乐一番又不让别人看见。所以他们手中永远掌握着一家旅馆，如同我们去看的一家旅馆一样。这些天他们正使用着这家旅馆。他们把家里的人送往外地，自己却留在马德里，还故意抱怨说身负的责任使他们不能休息，不能好好地去乡村、海滩度假……”

然而埃伦娜却一直似信非信。

“是的，我了解这种情况，”她慢腾腾地说，“我父亲晚上就经常不回家，托词说与会员一起聚会了，他以前的同学请他了，他请外国代表了，等等。我听到过家里的仆人悄悄议论在我们的庄园里组织的打猎情况，其实除了不打猎他们什么都干。可是我不能想象阿尔瓦罗处在一种狂欢的人中……更不能想象他在一家旅馆……”她沿着一条断断续续的思路慢慢地推论着。“我又不能不相信这件事。他不在家，在所谓打猎场，几封马诺莉的信……”

他们离开了高速公路，沿着一条二级公路前进，路旁断断续续地有小客店和朴实的房舍。

“这些信……”华金低声地说，“你不明白这些信是准备好刺激你的诱饵吗？”车的速度已经大大减低了。他回头望望她说：“就象所发生的那样，你很可能把信打开。这样

谁也不可能相信阿尔瓦罗没有在那些山上追兔子、鹧鸪或别的什么。”

“为什么他把他的情人的踪迹交给我呢？”埃伦娜喃喃地说，似乎在问她自己。

汽车轮子嘎吱一声停住了。

“好象就是这儿。”华金说。

但是前面只看到一道铁栅栏和一道铁门。后边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埃伦娜和华金是无法透过漆黑的夜晚找到楼房的。由于看不见，华金便打开车灯对准铁门，照亮了上面的标志。门上边是半圆形的，只见上面写道：“维亚托马萨”。

“好！”华金喊道。

“好一个名字啊！”埃伦娜评论道。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他把车正了过来，关掉了灯，看看手表说：

“还差一点儿，我和我叔叔约好八点半准时来，还差十分钟。”

埃伦娜在座位上忐忑不安，疑虑又一次使她心绪不宁。

“这件事我看挺复杂，华金。我原想你可能带我到一家咖啡馆或一家舞厅，在那儿我可以认识马诺莉，没必要当着阿尔瓦罗的面。”

华金打着了打火机燃着一只香烟，把另一只递给了埃伦娜，但她不抽。华金抽了一口烟，语气冷冰冰、慢腾腾地说：

“你告诉过我，为了认识你的情敌你把什么东西给我都

行，不是吗？”他笑笑又说，“请你不要害怕，我不会要求什么东西作为交换……”然后又继续说，“对你来说事情进展够快的了，对不对？”

埃伦娜对朋友的话做了个明确同意的表示。

“对，对。不过没必要把这件丑事宣扬出去。你知道，我要抓到他们两人一起……”

“不会有丑事，你可以独自见到你的情敌并同她说一会儿话。”

“我要对她说的可太多了。”

“这事改天再说，很快你就认识她了……好了，现在你还来得及，要是你愿意，我们就回去，那样平安无事。”说着，他脚踩上了起动踏板。

汽车微微抖动起来，埃伦娜抓住华金的胳膊。

“不，”她急忙说，“我不后退，你说的有道理，至少我会认识她。”

“好吧，”华金关掉了发动机说，“正好，我费了好大劲儿说服了我叔叔让我单独见她。他不知道你和我一起来了。我不得不撒谎。我费了许多唇舌使他相信这事……”不等埃伦娜反驳，他又接着说，“不过请你不要忧虑，你藏在我身后，不到适当时候别出来，我给你一做手势，你就出来与她说说话。明白吗？”

埃伦娜踌躇地点点头。华金借着香烟火光又看看表，然后说：

“快，我们走吧！”

下了汽车，他们被漆黑的夜晚所包围，天空黑沉沉的，

没有一点儿星光，也没有一点儿灯光。周围的田野万籁俱寂，只是在那遥远的天际滚动着隆隆的雷声。一阵强劲的凉风摇撼着树木，吹过附近新播种的土地。埃伦娜打了个寒噤，由于恐惧不得不抓住华金的一只胳膊。华金一边用脚尖踩灭烟头，一边紧紧地握住她的那只手。

“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回去，埃伦娜。”他嘟哝道。

可是她推他向前走去。铁门虚掩着，一下子就推开了。华金语气嘲弄地说：

“总算幸运，我害怕他喝醉了，忘了给留门……”

这时候，天空中的轰隆声由远而近，在他们头顶上响起。他们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惊奇地看到空中闪烁着飞机的红绿灯，而飞机却一点儿也看不见。埃伦娜十分镇静，松开抓着华金胳膊的手。

他们走到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小路从一个粗陋的花园中穿过，花园内树木、树篱没人管理，草地和躑躅树都长疯了，树木、杂草互相争夺地盘，因此直到走到楼跟前才看到楼房。这是一个粗俗的两层楼的旅馆，前边有一个门楼，门楼就是看守人住的突出来的看守室。楼上的所有窗户似乎都是黑漆漆的，楼下的窗户反而亮着微弱的灯光。

华金和埃伦娜看到楼房，止住脚步。这时，他们似乎听到了从楼里传来的笑声、拍掌声和叫喊声。埃伦娜的血管急躁地嘭嘭跳动，喘息使她嗓子发干。一个男人的声音，紧接着一阵哈哈大笑使她浑身颤栗。

“好象是阿尔瓦罗的声音。”她声音哆嗦着咕哝道。

华金拉着她到了门廊下，在那儿他给她指指自己身后的

一个黑暗的地方，埃伦娜靠在墙上，喘着气，痛苦使她的所有器官都绷紧了。

“我看，我要晕倒了。”她有气无力地说。

“咳，就一会儿。”华金用不赞同的口气说。

华金用打火机的火光寻找着电铃的按钮，埃伦娜咬着嘴唇。华金按了一下电钮，然后熄灭了火，同时里边吵闹声小了。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他回头去看埃伦娜，看到黑乎乎的墙衬托出她那煞白的脸。人语的喧闹声又大了，灯光从门下边的缝隙里透了出来，已经不能说话了。他赶忙站到门正当中等着，这时听到门锁开动的响声。猛然间十分明亮的灯光照到站在那里的华金身上。

埃伦娜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仔细地听他们简短而快速的对话。

“喂，侄子！你可使我等得不耐烦了。”一个粘粘糊糊的声音从里边说。

“我准时到达。”

“好吧，进来，留下与我们一起吧，现在我们正在兴头上。”

“不行啊，我对您说过了，我只想跟她说几句话。您在场也没关系。”

“行，华金尼多^①。”接着那粘粘糊糊的声音向里边大声喊道：“格雷塔姑娘！”喊声压倒了狂欢的喧闹声。

几乎就在这同时，埃伦娜看到了同华金约好的暗号，向前走了几步来到他的背后，可是他却闪到一旁去了。这时埃

^①华金尼多是华金的昵称。

伦娜暴露在一个秃顶的胖男人面前。这个男人带着黑玳瑁眼镜，穿着一条女人的裙子和宽大的衬衣。这个人看见她十分惊愕，两只眼瞪得圆圆的，仿佛两个马上要爆裂的圆球。埃伦娜惊诧不已，吓得呆住了。华金向胖男人打手势让他平静下来，隔壁房间里震耳的响声越来越大。在喧闹声中，女人的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最响亮，鞋跟敲击声停了，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门口出现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头发蓬乱，气喘嘘嘘，身上裹着一件镶着黑边的薄纱红睡衣。她晃动着上身，扭动着腰肢，走路时胳膊舞动着，说：

“你们别放过她……”看到其他人持观望态度，她不说了。

埃伦娜向前迈了一步，不过华金制止了她。

“这个穿着我的红睡衣的是否就是她？”埃伦娜嘟哝道。

“镇静，这个人也是男人。”他说。

这时，里屋响起家具猛然翻倒的响声，从里边传出阿尔瓦罗不容置疑的清晰的声音：

“格雷塔！格雷蒂塔！！”

埃伦娜发出一声悲惨惊恐的喊叫，刺破了花园的黑暗。接着，她跑了出去。

华金也跑了出去，直到门口他才追上她。埃伦娜抓住铁栏杆，气喘嘘嘘地说：

“好啊，华金，你可算报复了。”

“不是，这不是报复。”他反驳道。

①格雷蒂塔是格雷塔的呢称。

“那么，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件事？你可以使我避免这种屈辱。”

“你不会相信我的，埃伦娜。”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你不相信我，必须让你自己亲眼看到这件事。”

“天啊，多么令人厌恶啊！”埃伦娜叫道，由于憎恶浑身颤栗着。“简直要气死人了！”

两人都沉默不语，汽车沿着一条狭窄漆黑的公路行驶着。不时发现熄灭了灯光的汽车停放在路旁。他们看到一对男女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消失在田野的黑暗中。

“我叔叔阿尔维托多年以来一直有这种恶习。他不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家里从来不提起他。可是我怜悯他，不时地在这一带和他见面，好把家里的事情对他讲讲。象他那一伙人的所有成员一样，发现什么熟人加入这个社团，他高兴极了。”

埃伦娜在座位上缩作一团，神情专注地听华金说话。她周围都是玻璃车窗，形成了一种冰冷的、与世隔绝的气氛。

“从圣诞节起我就没有见到他。”他继续说，“我遇到他时，他没有时间告诉我关于阿尔瓦罗的事情。看来他认识格雷塔。格雷塔住在一个叫做波尔塔尔的窄小简陋的房子里。住在那里的人多半都不是好货。”

“劳驾，我不要听这些细节！”埃伦娜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华金把头稍稍偏了偏；瞧瞧她，可是仅仅看到她难得的

高傲的侧脸。

“不过对我来说，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在报复，不希望你因此恨我。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本来我也许会主动告诉你这件事，不过那天晚上听你那样激动地讲起阿尔瓦罗时，我明白了，把你从过错中拉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事情摆到你的眼前。”埃伦娜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我给我叔叔去电话要求他安排我与这个可恶的人见一面时，他高兴地喊叫道：‘你已经信服了，嗯？’他还补充了一句，‘这是自家人的事情，好说，侄子。’我当时不得不忍受着。”

她猝然一动，仿佛谁刺了她一下，可是一句话也没说。好久，两人谁也不说话。高速公路上的灯光和迎面而来的无数小汽车的灯光把他们之间的一堵黑墙冲散了。

“你恨我吗，埃伦娜？”华金把脸转向她低声地问。

她望着他，移动的灯光完全照亮了她那煞白的脸颊，她摇摇头说：

“你没有过错。”

“你不知道你这句话从我身上去掉了多么重的压力。”

接着她说起话来了，语气苦涩，仿佛每个字都使她痛苦：

“全是我的过错。我见到所有的女人都抢着要他，所以那天晚上同你关系破裂之后就想得到他。尽管有许多不相宜的地方，我终究得到了他，这使其他人感到失望。你知道我的婚礼是很动人的。多么动人的一场婚礼啊！”她嘴动了一下想讥讽地笑笑，可是笑不出来，结果做出了一个轻蔑的表

情。“难道我爱他吗？可能不是。咳，当时我没有考虑这事，我认为自己象一个冷冰冰的女人一样。然而后来他的蔑视激怒了我，使我气得发疯。为了他也许我做什么都行。而现在……”她顿了顿，语气严厉而有力地说，“可能我们的蜜月结局也会是动人的！”

她向后退，闭上了眼睛。汽车沿着马路行驶着，华金精神专注地开着车，免得撞上别人的车或被迎面开来的车撞上。在十字路口停车的片刻间，他问埃伦娜：

“你现在怎么办？”

埃伦娜直愣愣地盯着他。华金看着她的面孔怎样变得阴沉沉的。

“在这个时候你要我怎么对你说呢？”

“好吧，不过毫无疑问应该很快分居，现在马上分居。我认为你最好到你父母家去。”

信号灯变了，汽车又向前驶去，她望着前方说：

“最起码也要这样办。”

“我认为这是首要的。”

“不！”她的声音非常生硬地说。

华金耸耸肩头，接着她稍稍放软了声音说：

“你忘了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好吧，也许他可能对你说，不过……”

“不是这件事。”

“是钱的事情吗？”

“天哪，华金！你想哪儿去了？！”

“那我就知道了。”华金噘起嘴巴。

这时候她缓慢而严肃地说：

“你忘了，我将要为阿尔瓦罗生一个儿子。”

“噢，明白了，当然……”

埃伦娜双手抚摸着肚子，结束了她的思考。

“现在是肚里的孩子支配一切。”

突然，他们被一排排手挽手的人群挡住了去路，车停了。这条马路是单行道，不能往回倒车，他们只好等着。两人下了汽车向一群好奇的人走去。

“要等很久吗？”华金问一个肩头上驮着小孩的男人。

“就要来了。”他回答道。

埃伦娜靠在离人群几米远的一棵树上。她脸色十分苍白，但是她的眼睛仍闪闪发光，她嘴上的喘息表明她内心里思绪翻腾。华金在她身旁咕哝道：

“我们做得很好。”

埃伦娜没有回答。这儿的空气里充满着槐树的浓郁芳香，甜丝丝的，令人陶醉。一些小孩跑着，几位做爸爸的想使他们耐下心来抓住他们的后背。一个老太太靠在墙边，嘴里低声祈祷着。几个姑娘笑着穿过拥挤的人的行列，掘起了春天的气息。埃伦娜对面的一棵树下，几对情侣惊讶地相互望着。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用胳膊肘开着路，恳求道：

“请让让道，我必须过去，我必须过去……”

面对这无声的顽强的反对，他声明说：

“我的妻子要生小孩了，我得过去找接生医生……”

“这是惯用的花招。”人们回答他说。

然而这个男人不知疲劳地、一个腔调地叫着，坚持要过

去。他终于穿过去了。

“我必须过去，让让道吧！……”

这时一个妇女回过头来，冲着—个青年喊道：

“回去摸你妈去吧！你愿意吗？”

“我没有摸着你哪儿。”青年人不动声色回答道，“你是在做梦吧，美人儿。”

这个女人—扭身钻进人群中，从多情的青年人面前消失了。而那个青年踮起脚尖，眼睛追逐着她。他绕了一圈朝着同一方向也钻进人群中去了。

已经听到悲壮的进行曲和挂着黑布的鼓有节奏的疾播声。出现了一队开路骑兵。接着是走在前边举着大蜡烛的人。

“要说迎神游行，还得数塞维利亚的，这里的不行……”有人说。

“住嘴！”人们生气地反对道。

“他们准给了他两个杜罗^①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塞维利亚。”

“他又没打扰你……”

神秘奇异的红色教袍引起了一阵嘘嘘的波涛，平息了吵闹声。这时候小孩们骑到父亲的肩膀上……

咚咚的凄凉鼓声颤抖着发出死亡预告。靠墙边祈祷的老太太跪下了。在这些身着教袍忏悔的人中，有赤着脚拖着铁链走的，有扛着黑色十字架的。指挥队伍的人们摆动着他们那耀眼的艳红长袍走来走去，炫耀他们那闪闪发亮的徽章和

^①杜罗是西班牙币名，合五个比塞塔。

飘带。他们所有的人都是透过面罩上的圆洞向外看，那亮晶晶的眼珠吓坏了小孩。

埃伦娜抬起眼睛看着。在一束灯光的照耀下带着镣铐的耶稣圣像出现了，随着鼓点前后晃动着。这是一幅脸变形的绝妙的圣像，它象一束光辉从人群上空经过。

“在塞维利亚人们要哭泣和唱圣歌的，可是这儿……当然，就这样走过去……”

人群已经散去了，没人反驳他了。

埃伦娜和华金上了汽车。埃伦娜说：

“赶快把我送回家，我需要尽快地独自呆着。”

散去的人流不躲开，华金无法开快车。

“我永远不能向上帝祈求我想要的东西。”她嘟哝道。

华金什么也没说，一路上两人缄默不语。分手时，他说：

“明天给你去电话，你愿意吗？”

埃伦娜已经转过身去，没有回答就从他眼前消失了。

埃伦娜失眠了，在双人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好几次把台灯打开又关上。她周围的黑暗越来越浓，重重地压在她身上，使她无法忍受，她按了一下开关，红闪闪的灯光驱散了痛苦的压抑。于是她坐起来，揉揉眼睛，开始对她周围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审视一遍。这些东西她是那样熟悉，仿佛亲人一样，它们也安静地、默默地望着她。确凿的事实暂时禁锢和限制了幻觉，可是很快这些静止的东西就一起旋转起来了，仿佛永远不会停止。她又不得不关掉灯，驱逐这些

幻影。接着她抱着枕头把脸埋进去，搜寻那不可能有的困意。

她一次又一次地起床，在屋内踱来踱去，直到疲劳为止。她想读点儿什么……甚至服了两片药，过去她曾多次用这种药片来控制怀孕引起的痉挛，然而一切都枉然。

“我必须休息，明天再思考吧。”

她使劲闭上眼睛。

“妈妈呀，你了解到我的处境了吗？我既不是结了婚，又不是寡妇，更不是处女……”

她摇摇头。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呀？”

她看着镜子说：

“你到哪儿去能不让人看到你，嘲笑你呢？人们会说：‘漂亮的埃伦娜同……结了婚……’”

她猛地扑倒在床上，关掉了灯。

“我将给我的孩子起什么名字呢？假若是个女孩，问题不大，可是假若是个男孩……”

她不声不响地叹息着。

“我将给我儿子说什么呢？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她伸开双手放到光光的肚子下，感到热乎乎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感到肚子在平静地慢慢跳动。

“我的儿子会象他那样吗？天啊！”

她更加悲叹。

她打着寒噤，精神完全垮了。她开开灯，盘着腿坐在枕头上。时间慢慢地流逝。突然一声响吓了她一跳。有人刚刚

打开楼道的门又关上了。她熄灭了灯，浑身瑟瑟颤抖，屏住呼吸，睁大了眼睛。一阵寂静，接着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埃伦娜搔搔腿……脚步声慢慢地走近，到了卧室门口犹豫了。埃伦娜身子倒向床头，手在枕头下摸索着什么。然而外间的脚步声继续向书房门口走去，砰地一声门关上了。埃伦娜晕倒了。当寒冷使她清醒过来时，早晨的光线已经透过凉台的缝隙照了进来。

15

埃伦娜非常害羞，动作迅速而紧张地下了诊查铁床，赶忙抻好了衣服。这时候，医生背冲着她正在脱橡皮手套。一盏小小的太阳灯照耀着这墙壁洁白的光亮房间，寂静中刺耳的器械碰击声听得很真切。一架玻璃橱子敞着，里边架子上放着一排排寒光闪闪的外科手术器械，散发出一股防腐剂的气味。

“请你到办公室等我好吗？我一会儿就去。”医生庄重的声音使埃伦娜一哆嗦，她向他望去。这时穿白大褂的医生打开了盥洗池上的水龙头，水哗哗流入寂静的空池，使那狭窄的水池里充满了泼溅声。

“行，先生，我很乐意等您。”

埃伦娜走出帐幔，进入办公室。那里的家具和装饰都是深色的。几个大书架占据了整个墙壁，上面摆满书籍。两个窗户之间放着一张胡桃木大桌子，桌子后边放着一个高背扶手椅，前边放着两个皮椅子。外边的光线透过窗帘射了进来，与室内淡淡的、游移不定的光亮溶为一体。埃伦娜在一个皮椅子上坐下，等待着。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医生已经脱掉白大褂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他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壮，头发灰白，目光锐利，炯炯有神。他坐到高背扶手椅上，双手放到科尔多瓦出产的皮夹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埃伦娜。他脸上的笑容使埃伦娜因悲观的预感所产生的恐惧消失了。

“很好，”他说，“暂时没什么可害怕的，你的情况正常，可以放心地等待着。要多消遣，多参加娱乐活动。不过也别粗心大意，有了不适的感觉一定要立即找我诊断。要是没有什么超出常规的不适感觉就两个月到这儿就诊一次。”他堆下一脸微笑作为谈话的结束说，“虽然我不信那一套，我们还是把化验留到适当时候做吧。别的没什么了。”

医生双手合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圆润，语气热情、温和。埃伦娜仔细地听完，稍稍有点儿结巴地说：

“医生，我懂了。现在我想求您原谅，今后我会象今天一样坚持要您诊断……”

“好，好，这没什么可说的。”医生和蔼地打断了她的话，“你得感谢我今天没有什么急诊，能够接待你。对我这种职业的人来说今天和今后任何一天都一样。”

“我本来想要解除怀疑，医生，昨天晚上我睡不着，一直怕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所以今天早上一起床就一心来看您，”她笑笑说，“最好说您看我。直到得知您到了诊所我才放下电话，您对我太好了，我深表感谢。”

医生抬起一只手，表示他为她做的一点儿事不足挂齿，他说：

“现在你可以放心地吃饭、睡觉，你说是吗？”

埃伦娜点头同意。这时医生把胳膊按到椅子扶手上想站起来，可是看埃伦娜仍然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便坐着没动。

“问个问题，医生。”埃伦娜神情严肃地说，“我还得问你一个我很不放心的问题。”

医生皱了一下眉头，把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说：

“讲吧。”

医生严峻的审视目光使埃伦娜垂下了眼睛。

“如果将来生个女孩，没什么，不过要是生个男孩……”她说。

“要是生个男孩怎么样？”他打断了她的话。

埃伦娜手中玩弄着小挎包的带子说：

“是这样，”她坚定地抬起眼睛望着医生说，“我们家有个与我很亲近的亲戚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的孩子生下来也会有这种毛病的危险吗？”

“你是想问这种变态的毛病是否遗传？”

“正是这样。”

医生噘噘嘴说：

“啊，没有遗传，夫人。告诉我，你这个亲戚经常到你

家去吗？”

埃伦娜眨眨眼睛说：

“经常去，可以说不离开我家。”

“这样的话，”医生目光灼人地重复道，“这样的话，你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无论如何要使小孩离开这个人。他的样子、动作、举止、思想，总之他本人的一举一动可能影响小孩，甚至使小孩失去理智，误入歧途。你知道，小孩总是要模仿大人的……毫无疑问，你一定得消除这种危险的影响。”

过了一会儿，埃伦娜站了起来。

“我同意，医生，您不知道我为这事多担心呢。”

在门口告别时，医生友好地笑笑说：

“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夫人，祝你成功！”

埃伦娜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象昨天一样，她独自一人坐在起居室里，一直到胡利塔和亚森松来向她告别。她们要出去游玩。

“康斯坦萨呢？”她问她们。

“您已经知道了，她在节日不愿意出去，留下来补她的白褂子。”胡利塔说。

两个姑娘走了，房子里静悄悄的，充满了傍晚的宁静。埃伦娜闭上眼睛，好一会儿一动不动地坐着。她面颊瘦削，脸色十分苍白，眼圈和眉宇间显出黑晕。尽管她平静地呼吸着，但是那颤抖的双手，绷紧的肌体显示出她神经紧张。

她站起身来，那缝着大口袋、长到脚面的宽大睡衣的前

襟开了。她站在门口听听，没有一点儿声响打破这死气沉沉的气氛。她象一个高大的白色幽灵一样，慢慢地走到书房门口，她没有停，很快果断地抓住门把手，打开了门。

坐在床边的阿尔瓦罗站了起来，神情惊骇、不安地望着她。他仍穿着睡衣，似乎没有梳头，也没有刮脸。

关上门后，埃伦娜也望着他，两人对视着，毫无掩饰地面对面地对峙着，谁也不能躲藏，谁也不能逃脱。阿尔瓦罗咬着牙关，而埃伦娜却把目光移向凉台的阳光。接着她向前走了几步倚在桌子上，从桌子旁又转过身来审视着她的丈夫。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要同我结婚。”她慢腾腾地、语气平静地说。

她等待着回答。阿尔瓦罗用手抹了一下嘴唇，眼睛闪动着强烈的光芒，声音颤抖着说：

“你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你有性生活的经验，唯独你能救我，所以我就同你结婚了。”

埃伦娜痉挛地露出一丝微笑，没有吭声，阿尔瓦罗接着说：

“我做得不对，我知道。”他摇摇头，“我知道！可是……”他向埃伦娜走近一步，但是她那冷漠的目光阻止了他，“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我是没有责任的。我尽了一切努力与这种恶习斗争过，可是它就象魔爪一样，”他恶狠狠地说，“紧紧地抓着我。”他抓着胸膛又说，“它牵着我，拖拽着我，比我的力量大得多……”他嘴唇哆哆嗦嗦地顿了顿，接着目光沮丧地又说，“我知道我是一堆渣滓，是一堆

粪土。我明白，我比谁都更厌恶自己！”

他抬起眼睛看到埃伦娜两手插在睡衣的口袋里正望着凉台。

“你卑鄙地欺骗了我，你侮辱了我，你对我残酷得简直无法形容。”埃伦娜慢慢地说着，玩味着每一个痛苦的字眼。

“你毁了我的青春，毫无怜悯地破坏了我的生活。”

她回过头来，两眼闪烁着怒火，向他喊道：

“我怎么你了？你说，我怎么你了？”

阿尔瓦罗摇摇头，胳膊无力地垂着。

“你没怎么我，这是真话。我并不求你谅解，我知道你不能原谅我。但是，如果可能，我准备尽力弥补我对你所造成的损害。”

埃伦娜发出一阵冷笑，接着，话语极其仇恨地说：

“这事已经没有办法了，也无法弥补，什么都不行了。”

一阵紧张的沉默。埃伦娜又望着阳光。于是阿尔瓦罗等待着。她又一次声音平静地问：

“我还要你告诉我，我这可恶的肚子里怀的孩子究竟妨碍了你什么？难道你仍然怀疑孩子不是你的吗？”

“不怀疑，已经不怀疑了。”

“那么……”

阿尔瓦罗抚弄着胳膊和手说：

“我认为问题很清楚，既然我不能做父亲……难道你不明白吗？”

埃伦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难道你不明白吗？”他又说。

“可是小孩会降生的，不到两小时前，医生告诉我说，不管怎样情况是绝对正常的，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不会打掉他了。”

阿尔瓦罗使劲用拳头砸了一下手掌。一阵沉默。埃伦娜盯着他，他神情激动，内心踌躇，躲开了她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又想走近他的妻子，可是她的喊叫声制止了他。

“别动，别走近我！”

阿尔瓦罗呆立不动，喉咙的血管猛烈地砰砰跳动，一股愤怒的波涛涌上心头。埃伦娜也直挺挺地站立着，她嘴唇上的皱纹和眼睛里射出的光芒，使她的话语显得很重。

“你不知道，你多让我恶心。”

阿尔瓦罗一趔趄，仿佛谁击了他一下。他攥紧拳头，身上强壮的肌肉紧缩在一起。埃伦娜也激动得瑟瑟颤抖。

猝然，阿尔瓦罗转过身去，往房间的深处走了几步，站在房间中间，说：

“你的要求是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

埃伦娜马上回答：

“现在该你决定了。”

“你愿意分居吗？我同意。你愿意解除婚约吗？我承担一切责任，你会获得自由。”

“这太不够了。”

又一阵冰封似的缄默。然后她说：

“我的儿子不能成为你这样人的儿子，你自己刚刚说过。我不希望我的儿子长成象你那样的人。”她说话的声音象抽

打鞭子一样噼啪直响。

阿尔瓦罗背冲着她又向前走了几步，说：

“我会妨碍孩子，我同意。”他声音低沉地说，“那你打死我吧。我知道你手中握着珠贝枪把的手枪，从你走进书房，我就等待着你打死我……”他顿了顿，喘口气又说，“我想要这么做，可是没能做。我打算自杀，但是我没有勇气。”他把拳头举向空中，开始喊叫道，“开枪吧！请你别胆怯，我不可救药了。我会反反复复掉到这泥潭里上千次，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开枪吧！开枪吧！”

他双拳顶着墙壁，等待着。在这痛苦的静寂中，听到了留声机轻微的沙沙声。陡然间，空气中以最大音响响起了罗坎罗尔乐曲。在震耳的乐声中枪响了。

阿尔瓦罗象触电一样转过身来，埃伦娜脸色发紫，精神失常地站在留声机旁边，手颤抖着，用手枪瞄准他。又响了一枪，没打中。于是阿尔瓦罗拍着胸脯向她走来，喊叫道：

“往这儿打！往这儿打！请你打死我，要不我打死你！”

他没走到她跟前就站不住了。眼睛圆睁，张着嘴刚喊叫半截，就倒下了。他扑倒在地上，身子抽搐一下就不动了。

埃伦娜闭上眼睛，嘴哆嗦着，开枪的胳膊慢慢垂下了，手枪掉到地上。她想回头看看留声机什么时候停住的，却看到康斯坦萨拿着留声机的音臂，她听到她说：

“旁边楼上的人打来电话说圣礼拜五^①不能放这种音乐，我进来前敲过门，可是……”

①圣礼拜五是耶稣受难日。

埃伦娜一动不动地呆立着，睁大眼睛望着女仆人，低声地说：

“我想我已经把他打死了。”

康斯坦萨把留声机的音臂放到小小的支架上。她眼睛闪亮，冷酷地抿着端庄的嘴，走近阿尔瓦罗的身体，跪在他身旁，抬起他的头瞧瞧他的眼睛。

“是的，他死了。”她说，又把阿尔瓦罗的头原样放好，然后她声音几乎听不到地嘟哝道：“这个无赖！”

尽管整个身体瑟瑟颤抖，埃伦娜还是木然呆立着。康斯坦萨站了起来，搂着她的肩膀说：

“夫人，我们离开这儿吧。”

埃伦娜靠在这个女仆身上，两人紧紧地依偎着离开了书房。

赫尔曼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每次急转身，那黑绸长衫的前襟都给掀了起来。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把长袍照得闪闪发光。一张椅子上平放着他的黑色教袍，教袍上连着尖头高帽，上面还带着面罩。屋角靠着同样是黑色的小小木制十字架。

他不时地看看表，不知道已经抽了多少支香烟了。他又站住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放到嘴上，过了一会儿才把烟燃着。他刚刚抽了两口，还没有抽出味道来，屋内的电铃就沉闷地响了。赫尔曼在烟灰碟上捻灭了香烟，然后用洁白的手帕擦干了汗津津的手，靠在桌子旁，神情严峻地等待着。

埃伦娜表情倦怠地进来了，这是一种走入迷途的人的倦怠表情，是一种没有希望找到要找的东西的人的倦怠表情。赫尔曼看到她衣着不可理解地马虎，没带挎包，头发蓬乱……在所有这些明显的细节中，意外突出的是她那怀孕的肚子凸起的曲线条。

“爸爸……”

“唉，埃伦娜！”赫尔曼嘶哑地答道，“好了，你坐下吧。”

埃伦娜用目光搜寻扶手椅，迟钝地朝椅子走去，仿佛她在漂动着。

“快告诉我是什么事。”赫尔曼又抽出一支香烟，“在电话里你不解释为什么坚持要我等你。”他燃着香烟，虚眯着眼睛，接着又说，“你知道我不能不参加迎神游行，他们一定正等着我呢。”

他又在屋内踱起步来，埃伦娜诧异地望着他。

“好了，你等什么？讲吧！”他说。

“爸爸……”

埃伦娜的古怪声音使他停下脚步望着她。

“爸爸……”她又以同样的声调叫了一声。

“什么事？”赫尔曼问，他开始不安起来。

埃伦娜咽了一口唾沫说：

“爸爸，阿尔瓦罗欺骗了我。”

“咳！”

赫尔曼撇撇嘴做了一个轻蔑的表情，转过身去，向放着黑色教袍的地方走去。他把教袍拿在手上说：“傻话，你象你妈一样，尽想当然。当然了，作为女人你们没有别的事情

可想……”

他抚摸着黑色的丝绸教袍，又责备他女儿说：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让我等你吗？就为了这个在电话里向我喊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吗？”他脸上泛出一丝微笑，摇摇头说，“埃伦娜，我的女儿，不会是你的神经由于……失常了吧？”他不好意思地指着她的肚子说，“嗯，算了吧！”

他正要套上教袍，这时埃伦娜声音、表情不变地说：

“爸爸，他不是同女人欺骗了我，而是同男人。”

赫尔曼把教袍举到头上没来得及套上，就停住了。他找不到地方放它，只好把它扔到桌子上，向女儿走去。

“你说什么？”他讷讷地问，“你肯定？”

她点点头。

“可是……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呢，孩子？”他望着她，仍然不相信，对他女儿脑子是否正常还无把握。

“爸爸，昨天晚上在一家旅馆他们扮成女人正闹得欢，我亲眼看到的。”

赫尔曼一直默默地审视着她。然后他一屁股坐到埃伦娜对面的另一张椅子上。

“阿尔瓦罗……怎么可能呢？难道是……我简直不理解。上帝啊！这是什么日子啊！”他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前额。

赫尔曼的表情已经缓和了，过了一会儿，他声音粗哑地接着说道：

“好吧……我们只有一种解决办法，不过会闹得满城风雨。然而这种办法是可靠的。我们要求解除婚约。”他的眼

睛碰到了埃伦娜的眼睛，她摇着头。

“爸爸，你不要为这事担心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给你打电话时，我刚刚把阿尔瓦罗打死了。”

赫尔曼恐惧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撞了一下他们之间的桌子。

“什么？你把他杀死了？”

“是的，已经没有问题了。”

“什么？已经没有问题了？”

“爸爸，我来是让你陪我到警察局去的。”

“天啊！”

赫尔曼闭上眼睛。他全身紧缩，仿佛突如其来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向他残酷地袭来，使他粉身碎骨。下午象死了一样，肃穆的办公室变得十分阴郁。在这死一样的静寂中，挂在虚设的电壁炉上一座十八世纪的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使人无法忍受。塞万提斯^①和戈雅^②的半身石膏塑像，总是被遗忘在房屋的僻静处，现在似乎在昏暗中复活了。

“你怎么想到干这种事情，埃伦娜？”赫尔曼象是在抱怨地说。“你可以来同我们一起住，解除宗教婚约后，你可以重新生活。可是杀人……”

“爸爸，我的儿子不能有一个同性恋的父亲，最好他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可是你……如果上帝不能补救这件事，你难道不知道等待你的是监狱，你的儿子将出生在那里吗？”

① 塞万提斯（1547—1616）是西班牙著名作家。

② 戈雅（1746—1828）是西班牙著名画家。

埃伦娜坚定不移，又重复说：

“爸爸，我的儿子不能有一个同性恋的父亲。他必须永远不知道这件事。”

“天啊！”他停了一会儿说，“今天是考验我的日子，早上我收到你哥哥从巴黎写来的一封信，他说他留在国外工作是为了偿还他欠上帝和人们的一笔债。”他发疯似地喊叫道，“什么债？他疯了，埃伦娜，他也象你一样发疯了。”

埃伦娜摇摇头说：

“爸爸，”她说话的声调毫无变化，平缓、单调，“马里奥没有疯，他做得对，我们大家是欠下了很多债，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偿还。”

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父亲和女儿惊讶地互相望望。电话铃又以命令的方式急促响起来。赫尔曼来回摇头，做出无能为力的表情，看到他这样，埃伦娜拿起听筒。

“不是。”她说，“我是埃伦娜，不过，你不要为这事担心，雷米，不，今天你别希望在迎神游行中看到他了。没有，他没有病。他明天早上给你解释。”

她没有看他父亲，慢慢地把话筒放回原处，然后站起来说：

“爸爸，您陪我去吗？”

赫尔曼看看她，非常缓慢地点点头表示同意陪她去。

埃伦娜在车上的一个角落里蜷缩着身子，表情茫然地望着外边。她那乌黑的眼睛原来是那么富于表情，现在却显得痴滞无神。她面容倦怠，一股微风吹抚着她的脸颊。

起初赫尔曼缄默不语。他进入车内，仍然显得十分沮丧。但是接触到马路上的空气，看到人们的行动，又使他感到了自己的活力，唤起了他斗争的本能。

他透过反射镜望着埃伦娜，她一直凝神沉思，无动于衷，也许她的思想远远地离开了这里。赫尔曼双手握住方向盘，稍稍抬了一下屁股在座位上坐舒服，开口说话了：

“你别失望，埃伦娜，还有你的父亲呢。我们不是随风飘落的树叶。你的丈夫是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人，我同意。你会看到……”

埃伦娜漠然地望着他父亲的后颈。赫尔曼又接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你。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我们可以证实他所做的事情，说明你的反抗是合法的。你就要生小孩，想到孩子父亲的坏样子可能给孩子带来同样的恶习，你害怕了，不是这样吗？当然了，当然，”他不得不绕过一个不留神的行人，向他吼叫一声，喊道，“蠢货！你差点儿钻进汽车轮子下边……这是最有力的，非常道义的理由。”他又从座位上抬了一下屁股说，“利用我们所有的关系，使这件事情平息下去并把它掩饰过去。我不信阿尔瓦罗家的人愿意公开出丑。肯定他们不会那样做。这样他们不会与我们为敌，而会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然后我们把这件事委托给西班牙最好的律师来办理。至于钱没有必要考虑。我们有成堆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么。不要忘了，你的儿子将是他祖父母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他又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说，“我们有成百万成百万的钱，多得谁也想象不到。为了你的状况马上就使用一大笔保证金，你不用进监狱，可以

留在家中。你前边告诉过我说，你自己亲眼在一次那类的狂欢中突然看到阿尔瓦罗，是吗？那里可能还有别的人。我想你不是独自去的吧，那么这就有很多证人。这些证人会讲话的，当然他们会讲的。首先必须很好地把阿尔瓦罗搞同性恋的情况摆出来，把他肆无忌惮的放荡情况摆出来。这是主要的啊！你就说，你就说……现在到了警察局，最好你嚎啕大哭，开始讲述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恐怖，就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你就说，阿尔瓦罗抛弃了你，而你以为他同另一个女人欺骗了你，跟踪追击，发现了……到了那里，你要放声大哭，你发现他的情人是另外一个男人。于是……你就说，当时你想，这样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可能传给你的儿子。你决定与他分居。我想事情很清楚，嗯？你听我讲了吗？”

埃伦娜点点头。赫尔曼继续说：

“你得知道怎样接下去。我忘了问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打死了他，在家吗？”

埃伦娜又默默地点点头。

“怎么打死的？用手枪吗？”

她又没吭声点点头。

“当然了，手枪是阿尔瓦罗很多支手枪中的一支……你什么时候看他同那些人一起的？”

“昨天晚上。”

“好了，你就说，你进书房要与阿尔瓦罗谈话时，他正在擦一支手枪。你谴责他的卑鄙行为，他讥笑你。你向他提出分居，他断然反对。他辱骂你，推搡你。他暴跳如雷，你

害怕他打你，使你早产，于是你抓起手枪……”他停了停，接着以胜利的口吻喊叫道，“你要保卫你高于一切的做母亲权利！”

汽车停在人行道旁边，赫尔曼使劲搬一下手制动杆，关掉了发动机。他又转过脸去，继续对他女儿说话。埃伦娜望着他，象一个梦游者一样，一直神情茫然地等待着。

赫尔曼开始敲打靠背，似乎他以为这样才能把他的想法刻到埃伦娜的脑海里。

“总之，首先你怀疑他欺骗你。记住，开头要哭，接着再讲你的怀疑。你讲你怎么突然看到那件事，你在家等着，你进他房间要与他讲话，他擦着手枪，争吵，辱骂，你处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他打你。这件事你一定要很好地反复讲！你一冲动……请你注意，孩子，这开始的声明可是你辩护的基础。依靠它，我们才能从一开始就掌握主动……”

埃伦娜再次点点头。

“鼓足勇气，我的女儿！咱们走吧。”

埃伦娜在他父亲的搀扶下刚一踏上人行道，迎面遇到华金。

“我往你家打过电话，一个女仆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了。她告诉我你已经走了，来找你父亲让他陪你去警察局。我想你们一定到这儿来。我猜对了。我在这儿，听你吩咐。现在我更要提醒你我向来对你的许诺，我等待着你，你什么时候想起我，请叫我。”

埃伦娜凄楚地微微笑笑说：“谢谢！”

赫尔曼与华金面对面地说：

“你了解阿尔瓦罗的恶习吗？”

“了解，我偶然发现的。我带着埃伦娜去那个旅馆让她亲眼看看，好使她丢掉幻想。”

“太好了！你准备说明这一切，讲讲你在那里看到的事情，不是吗？另外，你认识那些人中的某些人吗？”

“当然认识，有一个是我叔叔，我准备拿他作证据。”

“你听到了吗，埃伦娜？”

埃伦娜心不在焉地望望门口两个穿制服的警卫，没有回答她父亲的问话。

“好了，我们进去吧，埃伦娜已经得到指教了，你从你那方面详详细细地讲讲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我吗……为了一开始我们获得自首的优势……”

警卫看他们走进去有点儿奇怪。赫尔曼走在前边，华金走在最后。赫尔曼推开玻璃门三人走进去。官员们听到噔噔的脚步声都抬起头来。那里的暖气开到最大的压力，室内保持着锅炉的温度，散发出公共办公室的墨水味、纸张味和灰尘味。他们三人走向木栏杆，赫尔曼问：

“请问哪位是警长先生？”

“有什么控告吗？”一位职员汗津津地敞着衬衫领子问。

“不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时，一个透过凉台上模糊的玻璃望着大街的人转过头来。他年纪还轻，瘦高个，衣着整洁，衬衫脖领扣着，端正地系着领带。他一句话也没说，坐到中间的桌子旁，把手放在桌面上，冷淡地对赫尔曼微微笑笑，说：

“好吧，您说吧！”

赫尔曼举起一只手开始发言。

“您瞧，这位夫人是我的女儿，而且……”

埃伦娜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放下来，说：

“我讲吧，爸爸。”

警长对埃伦娜微微点点头，埃伦娜开始冒汗了。

“我在一月份结的婚，”她抓住栏杆，两眼灼灼地望着警长说，“我们仍处在蜜月中，蜜月应该正好在现在圣礼拜节结束。可是他欺骗了我。”她的声调渐渐高了，脸上泛起红晕。赫尔曼有力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话。“我与一个使女人发狂的男人结了婚。她们追逐他，跟踪他，举行婚礼的那天，就在那个教堂里公然奉承他，目不转睛地瞧他的女人很多……”

警长专心致志地听她讲，不过毫不掩饰他那讥讽的微笑。他的下属们已经停下了工作，聚精会神地听她讲。

“他是个出奇的人，是一个出奇漂亮的男人。”埃伦娜继续说，越说越激动。“他同我一起出去时，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女人们为了看他立刻停止聊天，嘟哝一些赞叹的话语，甚至我都听得见。她们的话几乎是叫喊：‘我不活着了，妒忌死我了，我想追着他。’他向我赌咒发誓说他忠实于我。可是他撒谎了。撒谎！几封信让我发现了他的一个情人，她叫马诺莉，昨天我突然看到他们两人一起。马诺莉逃跑了，我不知道她可能是谁。今天下午我们吵起来了……”

“警长先生！”赫尔曼怒气冲冲地打断埃伦娜的话。

可是埃伦娜面对着他，说：

“是这样，爸爸，我们吵了起来。”她转向警长说：“请相信我，警长先生。”

她又继续讲，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厅。

“我们在他的房间里，他讥笑我妒忌，我气得发疯。兴许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兴许他没有责任。他是一个无法抗拒的男人……可是我……”她顿了一下，她最后一句话仍在空气中振荡，接着语调放低了，声音嘶哑地说，“我有一支手枪，向他开枪了。”她耸耸肩膀，最后说，“我把他打死了，他过分漂亮，因此我打死了他。”

然后是一阵颤栗的沉默，埃伦娜冒汗了。她的面容仿佛一朵凋谢、枯萎了的花儿。激动似乎使她自己也枯竭了。

赫尔曼诧异得喉管发紧，他说不出话来。华金眼睛湿润了。警长说：

“很好，不过请您坐下，夫人。您都快站不住了。我们还得很好地谈谈。”他向下属们喊道，“喂，给她搬张椅子，莫拉莱斯，请你准备一下作记录。”

这时，埃伦娜既不看她的父亲，也不看华金，坐下等待着。她的手放在肚子上，仿佛要保护它似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爱的圈套

作者= (西班牙) 安·马·德雷拉著赵淑奇 刘建敏译

页数= 2 8 5

S S 号= 1 0 3 3 8 3 3 8

出版日期= 1 9 8 8 年 0 7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